

吳蠻琵琶行

彈破碧雲天



荆棘 著



吴蠻琵琶行

吴
蠻
琵
琶
行



目錄

第一篇 琴碎一聲震世界	001
碎琴記	002
碎琴的後面	005
第二篇 啟程	006
西子湖的女兒	008
文化大革命	011
浙江藝術學校	012
始彈琵琶	014
進入中央音樂學院	015
第三篇 進入北京	018
彝族舞曲一鳴驚人	019
中央音樂學院附中	021
酈宇忠老師	022
琵琶的淵源和演進	022
多夢的少女	025
第四篇 中央音樂學院	028
音樂家的天賦	029
陳澤民和劉海德老師	030
男生的夢中情人	032
初賞愛情	033
西方藝術進入	034
小提琴大師史特恩	035
第一次出國	037
第五篇 音樂學院研究所	039
林石城先生	040
走穴打江湖	041

目錄

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042
第一位琵琶演奏碩士	043
全國琵琶競賽第一名	044
第一張數碼唱片	046
演出電視劇	047
六四學運	048
第六篇 進入新大陸	050
神仙伴侶	051
從基層認識美國	053
紐約長風中樂團	053
走出傳統玩爵士	056
克諾斯四重奏	057
第一次到臺灣	058
第七篇 光耀昇邦	061
與藝術經紀公司	062
走遊世界	064
哈佛大學學者獎	065
格倫·古德新人獎	066
白宮演奏	068
第八篇 與中國作曲家	072
女中豪杰陳怡	073
音樂學究周龍	075
作曲明星譚盾	076
如日當空盛宗亮	078
多才多藝劉索拉	081
巴蜀作曲家郭文景	082

目錄

白馬王子葉小剛	084
秦聲華韻趙季平	086
第九篇 與西方作曲家	089
前衛音樂家哈瑞森	090
《琵琶與弦樂協奏曲》	091
極簡音樂大師格拉斯	093
室內歌劇《聲音之歌》	094
《獵人星座協奏曲》	096
音樂魔師萊利	098
《星辰相交的神奇》	099
第十篇 音樂創作	102
《中國的琵琶音樂》等唱片	103
《西北尋根》記錄片	104
紅白喜事和皮影戲	105
即興創作琵琶新語言	108
《來自遠方---琵琶行》唱片	109
《上古之舞》多媒體音樂會	112
卡內基中國音樂節	113
《光之無限》與其它唱片	115
第十一篇 與馬友友	118
斯特拉迪瓦理名琴	120
紀念南京大屠殺演奏	121
參與絲路計劃	121
平易近人的大哥	123
絲路計劃新發展	124
哈佛大學音樂會	125

目錄

林肯藝術中心演出	126
是馬友友捧你的嗎?	127
巧遇星際大戰作曲大師	128
第十二篇 美西生活	130
聖地牙哥新居	131
護兒的足球媽	132
娶妻當娶吳阿蠻	133
兒子汶森	134
本質就是品牌	136
與建筑大師貝聿銘	138
第十三篇 無限之音	141
與美西音樂界合作	142
亞利桑那樂器博物館	143
吳蠻與朋友	144
維吾爾與中亞音樂	145
臺灣原住民朋友	146
與拉丁美洲相會	148
第十四篇 瞻前顧後	150
是中國人也是美國人	151
不是琵琶演奏家	152
音樂的視野	153
回顧傳統音樂	156
美國藝術家	157
音樂年度演奏家風雲人物	159
作者荆棘簡歷	163

第一篇
琴碎一聲震世界



吳蠻2010年登在紐約時代報相

琴碎一聲舉國驚
波瀾震撼達海濱
琵琶女兒是何人
何以名聲駕雲凌

2013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美航(US Airways)從聖地牙哥到費城的高空中，一隻價值連城的琵琶被空中服務生摔在地下，琴頸折斷，碎成好幾塊。

琴碎的聲音響徹世界，這個消息馬上在網站如野火般迅速流竄，次日出現在全美各地的報紙首頁，同時登出破碎琵琶的彩色相片。這之後還餘音了了，輾轉傳播在中國，歐洲和澳洲等世界各地。中國的朋友們也在報章讀到這個琴碎事件。

這件事之如此震撼只因為這隻罕有的琵琶屬於吳蠻 ---- 西方公認首席琵琶詮釋者，2013年剛出籠的美國音樂(Music America) 年度演奏家獎得主。她當時正要在費城轉機去康州的紐海文市（耶魯大學所在市），作為特邀加入克諾斯四重奏樂團在國際藝術節 (International Arts and Ideas)的演奏，這是個約有四到五萬人觀眾參與的夏季室外大型音樂會。

吳蠻的聲名早已響徹西方音樂界，這一下更是變得家喻戶曉。中國人也讀到這個消息，看到吳蠻這個不同凡響的名字，知道她是聞名西方的琵琶大師，而且還是從中國去美國的。大家對吳蠻的音樂生涯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想要知道這個碎琴事件的始末。

碎琴記

一登上美航飛機，吳蠻馬上開始安排她的寶貝琵琶。她一向親手提帶她的琴，絕不託運，總是小心翼翼地吧琴放在頭上的行李艙，兩邊塞下輕柔的包裹，防備別人把粗重的東西擠進來。不巧的是這個小飛機的行李艙位放不下她的琵琶，她只好把琵琶放在旁邊空出的坐位。正在要用安全帶綁緊琵琶的時候，來了一位一臉不耐煩的服務員。

吳蠻琵琶行

[你別動，我給你拿到前面大衣櫃去放。] 務員沒有好氣地說，不等吳蠻同意拿起琵琶就往前走。

看到服務員滿不經心的樣子，吳蠻懇切地警告她：[請你千萬小心，這是個特別的樂器。]

話還沒說完，接著一聲巨響，吳蠻魂飛魄散，心都要跳出竅了，她馬上奔到前面，看到掉在櫃檯前的琵琶，地上的琴已經碎裂，琴頸折斷。

[你把我的琴跌碎了！你把我的琴跌碎了！你把我的琴跌碎了！] 吳蠻一再重複這句話，她跪在地上撫摩琴的碎片，全身發抖地說不出別的話來。

她意識到這碎琴是無法修理的，眼淚馬上就滴下來了。

這位服務員既沒有道歉，也沒有回答，板著一張沒有表情的臉，只是後來咕嘟了一句：[櫃檯放不下琴。]

吳蠻的心和琴一起碎成片片，她當時就把摔斷的琴照了相，留作證據，然後抱著琴下了飛機。她去機場美航辦公室去跟負責人理論。美航認為如果行李是託運的，當然航空公司會負責賠償，然而這隻琴既然不是託運行李，他們就無法確定如何來賠償。

吳蠻馬上通知了藝術節的負責人，沒有琵琶晚上如何演出？美航不負責任怎麼辦？

吳蠻把琵琶照片放在臉書的同時，克諾斯四重奏樂團也馬上把這件事發佈在臉書上：[吳蠻 珍貴的琵琶被空中服務員摔壞了，這正是所有器樂家一向最恐懼的噩夢，而這位服務員居然連一句道歉都沒說。我們且看美航如何來處理破碎的琵琶和吳蠻破碎的心吧！]

國際藝術節的工作人員也立即緊張地在紐海文附近搜索，希望找到一只可以替代的琵琶。好不容易

終於在車程一個半小時之外的一位在當地的教琵琶的老師處找到了一隻琵琶，在開演前一小時送到吳蠻手裡，得以讓吳蠻在當晚演出。轉機而到的吳蠻仍然滿懷遺憾，今晚，她與克諾斯樂團聯手為格拉斯譜曲的音樂作品將作世界首度演出，用的居然並不是她自己心愛的琵琶。

她沒有想到這個消息會在網絡如野火般竄流，報紙和收音機都在傳播這個消息，不斷有記者來電話訪問吳蠻，那張吳蠻自己拍攝的斷了頭的琵琶相片也出現在紐海文當地的主要報紙的首頁。也是機運，碰巧同年年年初也出現一件相似的事件，知名的音樂家格爾哈達(Alban Gerhardt)的大提琴被航空保安人員跌碎成兩段，最後賠償了兩萬美金，人們這才開始注意到樂器在航空中途的危險和缺乏保障。

這一次媒體大譁，執牛耳地位的紐約時報三次訪問吳蠻，作了專欄報告。《美國音樂》雜誌的律師代表吳蠻與美航談判，這樣美航才知道事情大了，積極主動要求與吳蠻商討解決賠償。很多樂器專家參與鑒定這把吳蠻琵琶的價值，因為西方專家不熟習中國傳統樂器，這件事也很費周章。經過半年焦頭爛額的協商，最後雙方才在法庭之外達成協議。

美航賠償了一把全新制做的琵琶，還送吳蠻兩次回中國與制琴的滿師傅商談，選擇木料，監視製作，又經半年的時間，吳蠻帶著新琵琶出現在舞台上。

回頭一看，吳蠻覺得美航也算盡了責任；事情雖然不幸，但是總算有個好的結果。她撫摩她的新琴說：[這個新的琵琶需要一些時間來成熟和適應。我感覺她有潛力，我們相處稱心如意，但是必得幾年的時間我才能從她那兒找到我的聲音。]

碎琴的后面

吳蠻出生中國，在這土地墊定了她彈奏琵琶的基礎，也曾得到中國第一位琵琶演奏碩士和1989年全國傳統樂器演奏比賽琵琶第一名的殊榮，她在西方世界的發展是在她1990年赴美之後。在這二十五年來，她所做所為和對西方音樂界造成的影響，還不是一般中國人所知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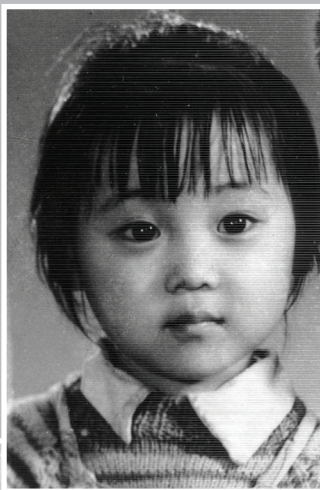
今年剛滿五十歲的吳蠻，生命的一半是活在中國的土地，而恰巧另一半是在美國奮鬥的音樂生涯。這位傑出的音樂家，她的生命是不是被東方和西方分割成兩半呢？她是生活在兩個不同文化的夾縫之中麼？或是她在這兩半裡找到了妥協和融洽？

大家也不免好奇，一個中國傳統的樂器怎麼可能進入西方音樂界？琵琶如何能夠溶合入西方的樂器？甚至影響到西方音樂的發展？改變了西方音樂的途徑？難道琵琶在中國的文化裡不會發揚得更輝煌燦爛嗎？為什麼西方音樂界如是推崇她？她到底作了些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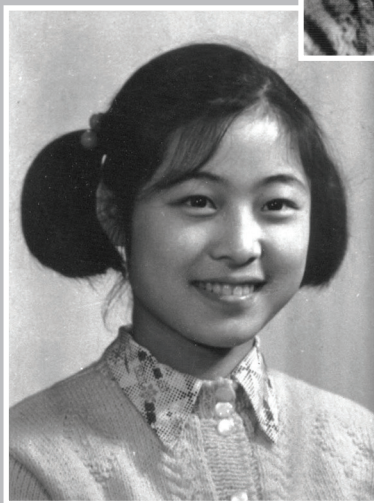
這些問題著實無法輕易回答，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我們從頭開始，跟隨吳蠻的成長經歷，來探索來思量吧！

第二篇
启程



吳蠻三歲



吳蠻十二歲

本是江南女
家在西湖柳蔭處
十三學得琵琶成
名屬教坊第一部
(借白居易：琵琶行)

文化大革命即將在中國爆發的前夕，一個女兒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畔。

她的父母欣然歡迎他們第一個孩子的到臨，費盡苦心要為她取一個稱心如意的名字；因為中國人相信孩子的名字象徵父母寄託於他們的期望，會影響孩子們的一生。這家的姓不巧是吳，取得不小心就成了吳德、吳智、吳忠、吳孝，這種惹人取笑的反效果名字。這對父母期待這個女兒將來堅強勇敢，能在這世界站穩腳步闖出自己的天地，而不屑像雲、雪、花、香之類常用在女孩子身上的美麗字眼。他們又不喜歡當時極為流行的紅、專、革命、建國、武軍之類如口號嘶喊的政治名字。他們最後看中了《菩薩蠻》中這個蠻字，覺得這個字瀟灑豪放，有一種刁蠻潑辣的俏皮勁兒，肯定不是溫柔美麗的；而一旦放在吳姓之下，卻又有一份緩和的作用。

《菩薩蠻》為唐教坊曲名，約於公元847-859年從西域傳入中國；當時女蠻國進貢奇珍異寶，個個穿戴華麗，讓人感覺宛如菩薩，他們的音樂和歌舞一時風靡中原，俗稱為菩薩蠻，成了曲調中最古老的、而且不斷被歷代詩人譜詞作曲的模式。女蠻國人其實是伊斯蘭教徒的穆斯林，菩薩蠻很可能是波斯語 Mussulman 的譯音。深通文學藝術的這對夫婦覺得在《菩薩蠻》裡總算為他們的女兒找到了一個既源頭古老，而又中西合璧的好名字。當然他們不可能想到，有一天這女兒的名字會音譯為英文的 Wu-Man，與英文中的女人(Woman)極其近似，使她中文和英文的名字都不同凡響，令人一見難忘，居然揚名天下。

這對夫婦是深愛藝術的年輕知識份子；父親出

身工人家庭，是學西洋畫、版畫和木刻的藝術家，中年後專攻花鳥國畫，精於那種中西結合的新版國畫，他在杭州浙江美術學院教書；母親出身書香門第，作醫生的外祖父母都是深通古文古詩的讀書人，她在杭州市政府附屬幼稚園作老師。頭胎女兒出生三年後，他們還添了一個男孩。

他們一家四口住在杭州下城區市政府宿舍。這是一棟60-70年代典型的居民樓，也就是北京人叫的筒子樓。一家四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內，廁所和洗漱室是公用的，廚房只是門外走廊依牆而搭的一個灶，燒的是那種圓形中間有小孔如蜂窩的煤球。煤球是配給的，還是難得的東西，沒得它用時只能燒碎煤渣，那就更難起火了；他們每天到處找尋廢棄的紙張和木屑，用來生火。起火的時候，要拿扇子猛扇，還要祈求煤不潮濕，這才起得了火。每當燒飯的時候，整個走廊烏煙瘴氣，侵入每家的小房間。一家燒菜，十家聞香；如果添了一點菜，人人都會跑來問：[你家來了稀客吧！]

那時物資極為缺乏，每家都靠配給的食物過活，憑票證每月領一塊肥皂，一包火柴，一點米和煤，糖鹽和油，一斤肉，蔬菜倒還比較充沛。偶而拿到一隻蘋果，他們全家四人分食。家家戶戶都是這個樣子，左鄰右戶過著一個板樣的日子，他們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欠缺；在父母的護衛之下，兩個孩子的生活平靜而溫馨。

西子湖的女兒

到吳蠻進小學的時候，已是70年代，浙江美術學院分給他們兩間房，就在西湖《柳浪聞鶯》公園旁邊，南山路上。三潭映月的美景近在咫尺，沿岸一

吳蠻琵琶行

桃一柳相間對應，每值春日桃花嫣紅迎人，柳葉青綠裊裊拂岸，落花和柳絮飄在湖面；大人常說些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的話，孩子聽慣了，心想天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大人也愛說十三世紀時馬可波羅曾到過此地，讚譽杭州是世界上最優越高貴的城市。兩個孩子覺得馬可波羅這名字好滑稽，像是什麼可吃的水果；他們在湖旁的柳蔭深處玩耍，在花叢中穿梭作迷藏，幻想馬可波羅也曾和他們一般在西子湖傍嬉戲。

吳蠻的父親深通古典文學，又有國畫的專長，他在吳蠻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教她畫國畫和念古文。吳蠻在不到十歲的時候就可以把白居易的《琵琶行》長詩背誦得句句朗朗上口。這些早年中國固有文化的薰陶深深地影響到她後來的音樂創作。也在這時，滿腹經書的外婆從寧波搬來與兩個孩子同住一室，常給孩子們說些古書上的故事，那間房子同時也是他們的飯廳客廳，和孩子練琴的地方 --- 因為吳蠻開始學琴，弟弟也開始吹笛子了。父母都深愛音樂，父親尤其富有音樂感，具備一付好嗓子，閒來喜歡在家高聲唱歌，唱的都是些藝術歌曲，譬如《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大板城的姑娘》，就是不愛唱當時流行的革命板樣歌。吳蠻也跟著高聲大唱這些藝術歌曲。

據父母說，當吳蠻還是十一個月大的寶寶，話還不會說呢，居然就已經唱起歌來。她兩歲多的時候，有次單位發票讓他們全家去看電影，當時的電影院沒有電影只有放記錄片，那天放的是毛澤東閱兵演講，歡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吳蠻個兒小，坐在椅子扶手上，興奮非常，看到記錄片裡的汽車出現，忍不住嘀嘀叭叭嗚嗚地大唱起來，惹得全場大笑，覺得比銀幕上的記錄片有趣多了。電影

下幕後，所有的人都來看這位會唱歌的小女孩。

吳蠻的母親還記得，有一天在幼稚院裡聽到一群孩子在集體唱歌，有一個聲音特別動聽，就問是誰。那位老師說是吳蠻，說她的歌唱得出眾的好。又有一次他們去作醫生的外婆家玩，父母發現園子裡有一堆三四年級的學生圍著當時還只有四歲的吳蠻，吳蠻又唱又表演，正在手舞足蹈地給這些陌生的大孩子說故事，一點兒也不害羞。吳蠻的母親得意地述說這些往事，指出吳蠻從小就有音樂天才，表達能力特強，喜歡在人前表演。

吳蠻自己回憶，她從小對藝術就有份莫名的感動，在美的各種表現中感到熱情和衝擊。也許受到父親的潛移默化，她的視覺和聽覺都特別敏感，這些影響到她一生音樂的發展和對於舞台設計的靈感。她用後來設計的《上古之舞》（Ancient Dances）為例，指出其中有很多父親創作的油畫的影子。她酷愛中國的古典文學，唐詩和宋詞是她作曲的源泉，也是她一再製作的曲目題材。走遍世界之後，她最嚮往的景象仍然是江南的亭台閣樓，小橋流水。杭州將永遠是她的靈魂故鄉。

在吳蠻父親就職的美術學院，人人都知道吳老師家有個小美人，作畫時常請她作模特兒，她也能乖乖地擺出姿勢，不動不鬧。直到她十四歲長期在外讀書，她都是美術學院的義務模特兒。她的畫像常出現在當地的月曆和掛曆，照片大頭像也多次呈現在杭州照相館的玻璃櫃檯裡。她的油畫肖像很可能至今還掛在杭州哪家的牆壁上。

鄰居中有個在浙江歌舞團作事的朱良楷叔叔，聽到她在公共洗滌室唱歌，跑來告訴父親：「你家女兒愛唱歌，我看她音調準確，很有音樂天才呢！你給

她學音樂吧！] 就像天下的父母一樣，這對父母早就深信他們的寶貝女兒必是天才，這一來更是樂不可支，下定決心將來要讓她學音樂。

文化大革命

天堂裡也有惡夢，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街上鬧轟轟的，總是有人在那裡揮雙手喊口號，挾著一些戴著奇怪的帽子的反革命囚犯，五花大綁地遊行。毛主席說了一句話，這些人就像打擺子一樣瘋狂地在城裡鬧起來。這對父母處處小心謹慎，什麼也不說，哪件事都不敢作。父母均是年輕人，沒有反革命的出身，父親又幸好教的是國畫，如果沾上西方的東西就遭殃了。有些學西畫和西方音樂的同事就被抄家，遭到批評和鬥爭。但是有一天，整個美術學院都收到通知，要響應知識份子下鄉的號召，到浙江鄉下去當民工，以蓋房子來勞動改造。

父親去了很久，只有過年過節才回來一下。因為孩子們還不識字，他用卡通畫把工作和生活情形畫出來給他們看，孩子們每次收到他的信都看得笑起來。他纖細秀氣拿筆畫畫的手，變得粗糙變形。有一次他在工地摔跤，把腰骨摔壞了，進了醫院；可是當時醫療條件差，沒治療好，這以後他帶著殘傷，終生為腰痛而苦。但是他從來沒有抱怨過，也不多談他在鄉下的事。孩子們不懂得周遭發生了什麼事，父母親搪護著不讓他們感到當時社會的驚恐，只是孩子們也能意識到壓抑下的緊張空氣。

吳蠻七歲時進入普通小學，同時跟隨那位早就讚揚她的歌唱的朱良楷叔叔學柳琴。朱老師是浙江歌舞團的演奏員，那是當時省府一級藝術團體。他們從來也沒有付朱老師學費，只是在來教課的那天

下午，他會留下來吃頓晚餐而已。學柳琴也是一個偶然，只因為那時倉庫剛好有那麼一把舊琴空在那兒，可以隨便拿來用罷了。那是個沒有個人選擇餘地的時代，環境給什麼就是什麼，環境能給就已經難能可貴，從沒想到這世界還有個人選擇的這麼回事。

柳琴像琵琶一樣都是彈撥樂器，只是小一些，有三弦，簡易了很多，適合小孩子學。然而這年紀的孩子一心愛玩，覺得課業完畢還要枯坐練琴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看到別的孩子在外邊玩，吳蠻心中就老大不平，恨不得也跑到外面去踢毽子，跳橡皮筋。父親逼她練琴逼得很緊，她卻一有機會就溜走。一旦不小心被父親抓到，就是一頓痛打。如果是現在，他該是個標準的虎爸。

父親打起來手下不留情，吳蠻深感委屈。外婆疼她，不願見她挨打，吳蠻在外頭玩耍，外婆就在巷口當守望；一見父親的身影，外婆就趕回來發警報，吳蠻飛快地溜回家，馬上拿起柳琴練起來，這才免了一些痛楚。其實父母都慈祥溫和，只是那時的教育崇尚體罰，父母以打孩子為教導的必要手段，人人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父親一定對曾經體罰過他們而心存歉疚，孩子成年以後，他最不愛聽人提到這一段往事。

浙江藝術學校

吳蠻在普通小學一直讀到三年級，有一天，校長帶著一批浙江省藝術學校的老師們走進教室來，他們審視學生的面貌和身材，選出一批外貌端莊、手指特長、或是腿長而直的孩子，然後再進一步考查他們在唱歌跳舞方面的才能。自從文化大革命開

吳蠻琵琶行

始，所有的大學和專科都已經停課，從高中畢業出來的年輕人必需下鄉去跟農民學習，從事長期的堅苦勞動改造。只有極少數在藝術、音樂和體育方面有才能的人，才有機會為社會主義的祖國服務，繼承神聖的無產階級奮鬥，逃脫下鄉作苦役的命運。這批被選出的孩子在特殊的學校讀書受訓練，不但不需要交學費，一切食衣住行的用費都有國家擔負，像是中了頭獎一樣，所以大家都極力爭求這個好機會。

吳蠻面目清秀，身材高而直，馬上被藝術學校的老師們從班上選出來。在校長辦公室，他們要吳蠻唱一隻歌，然後隨著音樂跳動作出舞蹈的樣子。吳蠻又順利地通過才能的考試。於是，在老師和同學充滿羨慕的眼光之下，進入浙江省藝術學校（即現在的浙江省藝術專科職業學院），住校讀書。

老師與父親談話，要父親當時就決定吳蠻一生的途徑，是要她學音樂還是舞蹈。父親毫不遲疑地選擇了音樂，他說音樂的生涯很長，比較之下舞蹈的生涯就短了一節。吳蠻就這樣走向音樂，從此離開了家，搬進學校在郊外黃龍洞的校園。學校面對一片青綠的農田，南北兩方有高聳的山峰屏障，後山還有深邃的林蔭和瀑布，環境至為安靜優美。近百個學生全部住校，有專門老師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生活和學習都十分愉快。藝術學校的課程與普通學校一樣，只是空餘的時間必需全部用於練琴和預備演奏。吳蠻這時九歲，熱愛音樂，會唱自己編的歌，有很強烈的音律感；當時在心底立志要作一個出眾的音樂家。

在她12歲時，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壓抑了十年的驚恐焦慮一下子萌發為一股新生力，社會上百事

蠢蠢欲動；就是住在與外界隔絕的藝術學校裡，大家也能感覺到空氣中這股蓬勃的氣息。就在此時，教她柳琴的姜水林老師對她說：

[你的柳琴已經學到底了，所有可學的你已經學到，該是改學琵琶的時候了。]

始彈琵琶

琵琶是個豎抱的四弦樂器，原是吳蠻父母深愛的樂器，在他們家鄉江浙一帶普遍流行，與胡琴(又稱二胡)一樣，都是自西域傳入的外來傳統樂器，經歷兩千多年來的演化，已經溶入中國的傳統文化。源自中國本身的七弦古琴，是傳統文人自娛的主要樂器，僅用以彈唱高山流水，而不加入其他樂器的演奏。琵琶就不同了，一向大眾化，是介於文人和民間音樂之間的媒介，又是中國古典音樂文化的代表之一，可獨奏可合奏，可做主角也可當配套，甚至可以在演奏中跑龍套，因之琵琶的適應性和活動性非常高。吳蠻的父母認為琵琶是中國樂器裡最豐富多彩的，而手抱琵琶的女孩顯得又美麗又優雅，所以極為贊成。

攝長江南絲竹音樂的顧俊老師開始作吳蠻的琵琶老師，系統地教導她彈奏一些曲調。琵琶的難度很高，光是輪指的技術就要學兩年，十個手指的靈活性和肌肉的控制性需要不斷的練習，於是她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學習之中，每天練習起來長達六七小時，一彈琵琶就進入一個美好的音韻世界，遨遊其間喜愛得不能釋手。吳蠻漸漸意識到他們的生命緊密相連，好像她與琵琶有一種共同而獨特的語言；琮琤音符從琴鍵流出像是從她心底發出來的聲音。

學習琵琶兩年後，顧老師對她說：[北京中央音

樂學院公開招生，要在上海招考，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學校的師生都非常興奮，這還是政府自從1949建國以來，有史第一次公開招募藝術人才，要培育一批精英。文化大革命過去了，國內的文化和教育都遭到空前未有的摧毀。鄧小平領導革新，全國大學中學校紛紛復學，失學多年的青年都踴躍報考，要回去讀書。體育和藝術的人才也將要從全國各地選拔出來，以最好的條件集中在北京訓練，在與外界隔離了十年之後，再度進軍世界。

吳蠻當然要去上海參加考試。她的父親說：[如果你兩天就從上海回來，那就是說你沒有機會了；如果你一下子回不來，那就有苗頭了。]

進入中央音樂學院

十三歲的吳蠻獨自抱著琵琶，滿懷興奮地登上火車，投奔住在上海的舅舅。那條杭州到上海的鐵路，今天的高速火車只要一個半小時，當時她卻坐了一整天。

吳蠻的表哥陪著她去報名。天哪！沒想到從各地趕來報名的人有這麼多，一字長龍密密麻麻排了好幾條街。這些都是來競賽音樂才藝的學生，光琵琶這一項目就有八百個人，報名的總人數高達數千人。再一想這不過只是上海一個考試中心而已！全國還有好幾個考點呢！那加起來不就是有幾萬個競爭者嗎？而錄取的不過一百人。大家都感到競爭的壓力，個個沉著應戰，沒有誰敢浪費時光，排在隊裡就拿出樂器來練習，或是吟詠歌唱。

這是1977年，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人們可

以不論出生背景而平等地爭取入學讀書的機會。在文化革命的十年當中，只有那些有三代無產階級背景的人才能進入學府學習，其他的人都被送到鄉下勞動去了。被文化大革命壓制了十年之後，有才藝的青年人這一下子都擠著從各地方鄉村趕來要爭取這個進入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機會，再加上像吳蠻這樣從地方音樂學校趕來的中學生，所以排隊的長龍長達數里。

好在吳蠻從來都一份能耐，被她的家人笑稱之為人來瘋，就是她每逢考試都無比的興奮，而且是越重要的考試越發是興奮激昂，但是一旦進入考場卻能完全集中精神，把這份興奮化成狂熱和專注；所以在考試中，她的表現總能比平時還要出色。次日吳蠻進入第一輪初試，在李光華老師前彈了一首《唱只山歌給黨聽》，這是首西藏民歌改成的琵琶曲；她才彈了一半，李老師就揮手叫她別再彈下去。吳蠻很納悶：[是不是我彈得不好呢？]而悶悶不樂地離開了考場。

次日在萬頭聳動之間，每個考生都緊張地在牆壁上查看榜。找不到自己號碼的人不肯放棄，一再繼續尋找，找到的人，欣喜歡呼。

吳蠻找到了自己的號碼，她倒沒有什麼特別的驚喜，心中只是想到父親的話：[兩天不回來，就有苗頭了。]

輪到第二輪復試已是半夜十二時，外面正下著傾盆大雨，在上海音樂學院校園的考場裡，主考的是王范地老師，旁邊還有十個多老師們，一字排坐在前面，好大一個陣勢。王老師要她彈一首自己喜愛的曲子，吳蠻就彈了一首《彝族舞曲》，這首複雜艱難的琵琶曲，也正是她的拿手戲，她的確是有意

吳蠻琵琶行

在老師面前炫耀。她彈完後，整個教室鴉雀無聲，老師們都不說話。

等過了一陣，王老師才說：[再彈一曲吧！] 於是她又彈了一次《唱只山歌給黨聽》，這次彈完後所有的老師一致鼓掌叫好。然後王老師叫她把手伸出來給他看，讚嘆地說：[手指還挺長的！] 又觀察她沿著教室走一圈的姿態，說：[好的，你回去靜等結果吧！]

隔日，吳蠻在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這一輪她又順利通過，繼續進入第三輪決賽音樂理論。等到為時一週的考試一結束，她就回家等候考試的結果。

一週之後的一個下午，顧老師手拿電報，手舞腳蹈地跑進他們家，喊叫著說：[全國只選了你一個琵琶考生去北京。中國文化部和中央音樂學院要你趕快去北京，參加新生彙報的演奏！]

當時吳蠻並不知道，在第二輪考試中很多坐前面的老師其實是全國重大報刊的名記者，包括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等，他們回去後大篇報導她的考試情形，說是十三歲來自西子湖傍的吳蠻彈起琵琶來使老師們忘了考試，好像在聽一場音樂會。一曲彈下來，鴉雀無聲。

吳蠻知道她要上路了；仿佛自生下地來她都在往這條路走去；去的是北京，或者更遠？遠到何處呢？會是寬闊浩瀚的未知世界嗎？

第三篇
進入北京



吳蠻年輕時



吳蠻初上琵琶弦
彈破碧雲天
分明少女豪情
都向曲中彈
(借蘇軾：琵琶女)

進入北京時天已經黑了，吳蠻的北京監護人來火車站接她。他們坐著公車沿著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巨大的毛澤東畫像掛在天安門的城樓上盯著他們望。這是吳蠻第一次到北京，當時街上很黑暗，不像現在北京燈光輝煌，但是她已經看到街道的寬闊和整齊，建築的高大和雄偉，北京豪邁的高規格與杭州的小巧玲瓏全然不同。她感到這是全國精英之所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她無比興奮，不能相信自己真的到了北京，也當下就打定了主意，這就是她未來發展之地。

她剛到北京放下行李，就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新生彙報的大演出。

彝族舞曲一鳴驚人

北京市體育館萬頭聳動，中央電視台實況全國轉播，這在當年是空前未有的大場面。全國選出的音樂才華，演奏小提琴、鋼琴、二胡、揚琴的和演唱聲樂的都聚集一堂。當今中國社會上有名有姓的音樂界中堅，都是那時一炮而紅脫穎而出的。吳蠻到演出時才知道很多重點報紙曾經大勢宣傳她在上海考試時的表現，登出她的相片，稱讚她是新發現的杭州琵琶天才，所以她是眾人矚目的焦點。好在她有個被家人說笑的人來瘋，也就是已提到過每當人越多壓力越大她也越興奮，但也能把這興奮的情愫專注入表演的特點，她於是聚精會神地演奏《彝族舞曲》，不顧舞台前萬頭轟動，眾目集中注視。一曲既罷，掌聲雷動，據說觀眾裡有不少人感動得淚下。

《彝族舞曲》如是成了吳蠻的招牌曲，也成了琵琶樂譜內最熱門最受歡迎的一曲。這以後在全國琵

琶水平的檢定中，指定一定要用此曲目。

《彝族舞曲》是王惠然在1960年依彝族民間音樂歌而寫出的琵琶調。彝族是世代居住雲南山寨的少數民族，男女自由無羈地以歌舞歌頌愛情，彼此對唱山歌來尋找另一半。曲子開始時呈現出彝族山寨迷人的夜色，在皓月當空之下男子彈著琴伴奏姑娘的舞蹈，優美抒情的旋律轉動在粗獷強悍的節奏下。接著的主題用了琵琶最有光彩的中音區，以柔美的雙音用推挽滑音的手法描繪出姑娘輕盈的舞姿。其中又穿插長挑輪指，表達姑娘激情的歌唱。男子接著也跳起了熱情的舞蹈，快速的挑輪，表示小伙子抑止不住的興奮和急迫。舞蹈更加活潑狂野，通過音區逐層翻高，拂輪把音樂推向最高潮。頃刻，象徵愛情的山鳥鳴起，夜幕下的山寨變得朦朧飄渺，對對情人隱沒在花叢下樹蔭深處，消失在遠方。泛音漸漸靜下來，月光下的景物如夢似幻。

吳蠻是個生逢其時的人，她學習音樂的機緣，正巧碰到最好的時機。這首表揚愛情的曲子在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時機演出，好像有一層特別深重的意義。大眾壓抑已久的感情，藉著《彝族舞曲》裡男女情愛的興奮，而發泄出來，成了慶祝重新獲得表達人性自由的一個象徵。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板樣音樂和對於人性的嚴酷管制厭煩之至，那時所有個人感情的表露都被當作該受懲罰的反革命，這下子大眾狂熱地歡迎題材開放的音樂，彝族男女自由地談情說愛的音樂正符合觀眾的心態。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一切要靠個人政治背景的紅根苗才能過關，這次選出的人材則全靠個人的真材實力，不含任何政治因素。這個大演出象徵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中國的藝術界開啟了新的一頁。

她成了來自西子湖傍的吳蠻，一個會彈琵琶的天

吳蠻琵琶行

才少女，杭州的人都以她為榮。在中央電視台實況轉播的時候，杭州人各處尋找電視去看她的演奏廣播；那時電視很少，沒有哪個私人家裡會有電視，她的父母也到歌舞團的電視去看她的表演，全城的人都熱情地為她助陣。

中央音樂學院附中

中央音樂學院就在長安街邊的西單，屬於西城區，離民族文化藝術宮不遠，是以前清朝恭王府故居。以往的舊房子作了教室、餐廳、辦公室和醫務室，空地和花園則蓋了樓房作為學生和教師的宿舍。吳蠻在音樂學院附中讀書，宿舍裡一間房屋住了十二個女生，睡著上下鋪的床；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廣東、上海、哈爾濱、河南等的都有。同學相處愉快，都成了今日中國音樂界的有名之士，音樂學校的教授，或是各地交響樂團的演奏家。然而只有吳蠻一人是世界性的音樂家。

當時吳蠻一進學校就是眾目所矚的明星學生；她作事認真，對人真誠，各科學習成績都很優越，琵琶專業尤其出眾。她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是模範學生，總是被老師派為班長。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的生活條件很好，除了免費食住之外，還有每月十元左右的零用錢花，這是外面一般學生可望而不可及的特殊待遇。只是她最開始的時候非常想家，因為離家太遠，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回家看看家人。

學校裡有教導老師主管政治思想、共產黨歷史和中央政策。音樂老師主管音樂教育，以蘇聯的音樂課程為教學標準。這以外，他們還與外邊普通學生一樣地學習文科課業，只有理工科可以不學。在音樂方面，鋼琴是必修的副科，還有音樂理論、外國與中國音樂史、視聽、視唱、音樂作品分析等等。

他們所有空餘的時間都花在彈琴上面。

鄺宇忠老師

全校附中有兩百多個學生，這一屆民族音樂系班上有十二個學生，學琵琶的就有6人，都富有才能，所以彼此間的競爭也很厲害。吳蠻的琵琶老師是鄺宇忠，與吳蠻的父親同年，對待學生像父親一樣，不僅教他們音樂，指導他們琵琶的技術，也像父親般教導他們的生活和為人。他嚴格中帶著慈祥，不輕易有笑顏，如果一旦對你微笑，那就是對你極大的肯定和讚許。他為人正直執著，基礎教育堅實，為人認真而內蘊，性情坦誠而平和，要作的事會全心全意地作去，一定要作到完善才為止，是個曠達豪邁的北方漢子。

新學年的第一個暑假吳蠻沒有回家去看父母，而是留在北京練琴。鄺老師主動地頂當起父親的角色，在生活上照顧她，並給她上琵琶小灶課。那時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十分深厚，是一生一世的感情，學生敬重老師，而老師也一輩子始終不歇不休地關照學生。吳蠻深深受到鄺老師的教誨，不僅學到他的琵琶技術，在性格上也受到他的影響，一生以他的為人作事為自己的榜樣。

鄺老師曾往非洲演奏，不幸得到肝炎，現已過世。吳蠻永遠懷念這位恩師。

琵琶的淵源和演進

音樂學生需要學習琵琶的淵源、歷史、演進和變化。琵琶為木製半梨形樂器，上裝四弦，原本是用絲線，現在多用鋼絲、銅絲、尼龍，因弦的質地而有不同的音色。頸與面板上設用以確定音位的相和

吳蠻琵琶行

品，演奏時是斜抱琵琶，左手按弦，右手五指彈奏，是可獨奏、伴奏、重奏、合奏的，多方適用的重要樂器。琵琶是種彈撥的樂器，琵就是向前彈時發出的聲音，而琶是向後撥進時發出的聲音，最早的著譯見於漢代劉熙《釋樂器》，說明這是騎在馬上彈奏的樂器，因彈撥的聲音而叫批把，後人改稱為琵琶。

琵琶常被稱為民樂之王，在中國國樂裡站主要位置，在秦、漢朝就開始少型地被使用，但是卻是在南北朝時經過絲綢之路才大批從西域傳來。琵琶的始祖是波斯的曲項琵琶，如古波斯的巴爾巴特琴(Barbat)，或是阿拉伯的烏特琴(Oud or Ud)，現代的琵琶就是由這種曲頸琵琶演變發展而成。在隋唐九、十部樂中，琵琶已成主要樂器，對盛唐歌舞藝術的發展有很大貢獻，從敦煌壁畫和雲崗石刻中，均可見手抱琵琶的奏樂者，尤其著名的是莫高窟伎樂圖中悠閒雍容的反彈琵琶畫面。在唐代，琵琶的發展出現一個高峰，成了盛行的樂器，也出現在詩歌之中，譬如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和其人人通曉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在清朝，琵琶又有空前未有的巨大發展。出現以文字記載的二尺譜，五音為主半音為偏，兩手十指均要撥動，所以有相當的難度。當時流行以《十面埋伏》和《霸王別姬》為代表的武曲，和以《月兒高》、《夕陽簫鼓》和《昭君怨》為代表的文曲。武曲是以寫實性描述戰場打鬥和運用右手技術為主，文曲則是以寫意性描繪景色和運用左手技巧為主。到了民國時代，日本也盛行琵琶，已經開始按照十二平均律增加琴品位，標準的琵琶已有八相十三品，琵琶的表現力和適應性大大加強，不僅可以

演奏傳統樂曲，也可以演奏西洋和現代音樂。

到了吳蠻學琵琶的時代，琵琶藝術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原來的絲質弦改成了尼龍鋼絲弦，有的甚至採用銀弦，於是加強了琵琶的音量和共鳴。在技術方面，由於左手大姆指以及和弦的運用使琵琶的表現能力再次提高，從此大批融合傳統音樂和現代音樂的優秀作品陸續出現，不僅是琵琶的獨奏，還有與各種樂器的重奏，以及與小樂隊和大交響樂團的琵琶協奏曲。

中國的琵琶在明朝時期曾有五大流派，分為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和汪派。它們各有創業的師傅和傳人、出名的戲曲、特殊的技巧和對於琵琶的表達方式。吳蠻後來與浦東派的林石城，汪派的金祖禮，崇明派的范伯焱傳人們一一深入學習這些主要的流派。

清代初葉琵琶分南北兩派，南派即浙江派，以陳牧夫為代表，用下出輪，此派攝長的樂曲有《月兒高》、《將軍令》、《海青》等；北派即直棣派，以王君錫為代表，用上出輪，此派攝長的樂曲有《十面埋伏》、《夕陽簫鼓》、《燕樂正聲》等。無錫華秋萍、華子同兩人融合南北兩派，採用工尺譜，印行我國最早的琵琶譜，遂成無錫派。

平湖派以李芳園為代表，不但技術超群且編《南北派大曲琵琶新譜》，由李氏傳授的流派稱作平湖派。其演奏有文有武，文曲細膩，擅長以舒緩動作加強餘音裊裊，而武曲講究氣勢，以出下輪為主。

浦東派傳自清朝乾隆嘉慶年間的鞠士林，他有江南琵琶第一手之美譽。浦東派的特點是：武曲氣勢雄偉，力度強烈，而文曲沉靜細膩。其富有特色的傳統指法有：夾滾、夾彈、夾掃、雙飛、滾輪四條

吳蠻琵琶行

弦、弦數變化、多種音色變化奏法、鑼鼓奏法等。

崇明派發源於上海東北角的崇明島，由蔣泰、黃秀亨等世代相傳，以秀麗的文曲聞名於世。早期的崇明派源自北派琵琶，風格受了當地風土人情的影響，指法技術要求捻法疏而勁，輪法密而清；慢而不斷，快而不亂”；雅正之樂，音不過高，節不過促，尤其以下出輪見長，故而音響文靜幽雅，其曲目多為文板小曲譬如《昭君怨》和《魚兒戲水》等。

汪派即上海派，是20世紀以來琵琶最重要的流派，也是繼唐朝、清朝而後我國琵琶發展史的第三次高潮。汪昱庭師承王惠生，後又兼收浦東派精髓，把琵琶傳統古譜根據實際演奏編寫出演奏譜。汪氏培育了一大批當代琵琶演奏者，凡是根據汪氏傳譜演奏的均被稱為汪派。汪昱庭的特色在於他創造性地運用上出輪，又不拘於傳統奏法，對古譜加以精心修改使之更為精煉，展示出更好的效果。

多夢的少女

吳蠻在音樂學院附中的生活固定而規律，像是四點一線，也就是每天跑在宿舍、琴室、教室、食堂這四點之間。一早起來，就進早餐、作早操、早息、上課，按著時鐘擺動，不差一拍。週六仍然一樣，只有週日可以休息。

那時中學生不許交朋友談戀愛，就是大學生也同樣禁止。社會對於男女之間的關係還是十分保守，男女學生之間也謹慎地保持距離，彼此不相來往，不越界線。他們唯一的娛樂是看看電影，聽聽音樂，或到美術館看畫展，那時沒有逛商場泡酒吧的事。國內的電影題材保守，內容沉悶，他們爭先去

看內參片，那是專為藝術研究所安排作為參考批評的外來電影。他們看了很多台灣來的瓊瑤製作的電影。校內的女學生本是情竇初開的少女，對愛情似懂非懂，卻是無限地嚮往；瓊瑤筆下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再加上俊男美女的情愛表演，正中她們的心懷，都看得如夢如痴。她們也崇拜鄧麗君，愛聽她的歌曲，人人拿著一個方磚式的錄音機，一再聽她的磁帶。那些靡靡之音對她們說來非常新奇，原不知歌還可以這麼唱；對於音樂的多方面形式，她們有了一個新的了解。她們也特別喜歡三毛寫的書，羨慕她自由無疆的飄蕩，渴望可以一個人跑到沙漠去流浪；這些女孩子一讀再讀三毛的《橄欖樹》，百讀不厭。

吳蠻那時是學習良好的優秀生，柔髮披肩，身材裊窈，面容嬌好，是眾多男生的夢中情人。她不時會收到一些校內或是校外，完全不認識的男生寄來的情書，她一概置之於不理，一心讀書和練琴。直到高一的時候，從外地轉進來一位男生，是個英俊瀟灑的陽光少年，專習西洋樂器吹小號。他們無形中發生了朦朧的情意，可是手也不敢拉一下，只是在一起作功課而已，就是這樣也被同學捉弄取笑成了一對情人。不久陽光少年轉了學，這段感情也就不了了之。

這個好學生也曾經被處罰要作自我檢討。這個插曲是這樣發生的：他們的生活如軍事管理般嚴格和規律，6時起床，6時半出操，7時早餐，然後上課等等，晚上9時關琴房，10時上床，那時就要集體總關燈了，然後就有保衛科(警衛)帶著手電筒來查房巡視，看大家是否乖乖睡覺。

中學部住廂房，從木頭窗戶可以看到窗外。有

吳蠻琵琶行

天晚上明月皎潔，從窗戶照進來，光亮得像大白天一般；大家都睡不著，鬧著要吳蠻說鬼故事。家鄉裡的外婆是讀古書的人，從小就被吳蠻和弟弟纏著要聽故事，常常會說些聊齋鬼故事和西湖白塔白娘子的傳說，所以吳蠻滿肚子都是妖精鬼怪故事。在同學一再慫恿之下，吳蠻繪聲繪影地說起鬼故事來，把氣氛描畫得鬼影悚悚。正當大家聽得毛骨聳然之際，有個同學調皮地拿起手電筒對著自己的臉一照，張嘴怪聲大笑，把大家嚇得驚魂失魄以為鬼真的來了，相抱一團尖聲大叫。

這一叫就震動了整個寧靜的宿舍，招來了保衛科的警衛。這些嚴肅的警衛毫無幽默感，一點也不同情這些嚇得魂飛魄散的女孩子們。

第二天，吳蠻被罰寫自白書，檢討自己說鬼故事之過錯，不好生睡覺之不是，作班長不作好規範反而要帶壞同學之大不違。這是她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作自我書面檢討。

她一邊寫自白書，一邊又看到那位同學在電筒下的鬼臉，而忍不住偷偷地笑起來。

第四篇
中央音樂學院



吳蠻年輕時

軟玉琵琶寒月膚
一般如雪映羅襦
抱來只選陽春曲
彈作盤中大小珠
(王犀登：長安春雪曲)

從附中畢業後，吳蠻直接進入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大學部。住的地方換了，上課的地方也不同，但是每天還是在恭王府的校區裡打轉，生活也跟以前一樣地固定有規律，四點一線般整天奔跑在宿舍、餐廳、課堂和琴室之間，不錯一拍地趕著上課和練琴。她每天無論再忙，也必要練琴至少三四小時，以保持十個指頭的靈活性。除了琵琶以外，她也需要學鋼琴和其他樂器。

這一切好像與中學時代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她也感覺到自己在潛移默化，對於周遭的人和事，不再像以往一樣全盤接受，而開始多了一份深思熟慮，喜歡去作分析比較，試著去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她的個性仍然沉靜安詳，對人真誠，作事認真。她的話不多，但是一說出來大家都靜下來聆聽。她又活潑風趣，偶然說一兩句笑話，往往讓滿屋的人笑得噴飯。

那些大學時代的同學現在都是社會上的中堅份子，音樂界的精英；或是在全國各地交響樂團作指揮，或是當演奏家，還有在各地音樂學院作教授和老師。出國發展成為世界級音樂家的只有吳蠻一人。

音樂家的天賦

一個過於理性的人，作人一絲不苟，凡事中規中舉，作個工程師大概會是第一流的，要教書也可能會教得四平八穩，作得成一個謹慎負責的老師；但是如果作個音樂家，必需要對音樂有一份狂熱，能感受到生活的趣味和意義，可以放得開來讓熱情爆發出火焰，如是音樂才能昇華成璀璨的虹彩。不僅是音樂家或是藝術家，任何要突破陳舊創作新的作品的人，必需要有能打破拘束脫繯而出的強烈創

造力。

這也許還需要幾分天份吧！

在吳蠻十三歲剛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讀書的時候，家裡的人給她算了命。算命的人是位某上海大學的教授，由父親的朋友介紹的。那時父母看她居然能到北京去讀書，對她寄望甚高，也好奇她的前途將如何發展。他們把吳蠻的出生年月時辰，也就是所謂生辰八字的寄去給這位教授看。

回信是寫得工整的毛筆字，如七行古詩一般排列整齊，從上到下從右到左，幾乎有兩頁。吳蠻暑假回家時，父母拿給她看，因為她看不懂古文父親就一句句地解釋。內中說的大致是如此：[此人身材高達一米六四或六五，皮膚白皙細膩，五官秀麗出眾。如果是男的話會有不得了的前途，但是因為是女的也會有富貴命到處會遇到貴人幫忙，此人有天賦才能，將來會有很大的成就，會到遠洋去發展，名揚中外。]

吳蠻的父母看得非常驚訝激動，連說實在太靈驗了。吳蠻聽得半信半疑，心想難道真的有所謂命這件事嗎？自己是否真的有天賦的才能呢？人的一生命是命中注定的還是要靠自己去創造呢？

可惜這兩張紙沒有保留下來，否則，多年後的今天再回頭看看也很有意思。

陳澤民和劉海德老師

如算命所說，吳蠻倒真的是一生到處逢貴人。在大學時代遇到兩個特別好的老師，都是她受益終身的貴人。

其一是陳澤民老師，陳老師年紀稍大，是個很安靜的上海人；聲音輕柔，像個典型的文人書生。他

吳蠻琵琶行

繼承琵琶大師曹安和的流派，特善長劉天華和阿炳的琵琶風格，對他們有獨特的見解，他的演奏謹嚴規範。

另一位個是劉海德老師，吳蠻追隨他學習，從大學二年級一直到畢業，他是中國琵琶演奏史上的重要人物，始終活躍在音樂舞台之上。他面白無鬚，性格外向，話很多，愛比手畫腳地作演奏示範，愛說笑話，愛吃也喜愛自己動手做菜，他的烹飪技術是第一流的。被他選為學生是一大幸事，因為可以吃到他親手燒的好菜。他常外出演奏不常留在北京，所以有機會上到他的課是非常榮幸，非常值得珍惜的；他住在校外，要轉兩次公車才能到他家，每次得花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時間，然而他講的課太精彩了，分分秒秒都值得這長途的奔波。往往，劉老師會說，教完了，上桌吃飯吧！一邊圍上圍裙，一邊仍然不停地講課。不到半小時，他像魔術家般變出一桌豐富的江浙菜餚，色香味俱全，好吃極了。對吳蠻這個住在宿舍裡長年吃大鍋飯的學生來說，這是天大的福氣。他作的菜和他彈的琵琶一樣，富有美麗的色彩，自成一個體系。

劉老師講究音樂要從心所欲，強調音樂的創意，一曲琵琶彈出來，每一個音色都應有無數的變化。他並要求學生講究在舞台上演奏的技術，如何使坐在最後一排觀眾也能聽到，如何控制聲音使其盡量美好。劉老師現在八十幾，仍然健壯。夫人莊老師是劉老師的同學，學鋼琴的，夫人出口如金，劉老師一切伏首聽命，要不要收學生也先得夫人同意，在音樂界是有名的“氣管炎”（即妻管嚴），被稱為男人中的模範丈夫。他們二人有兩個男孩子，很懂得生活，家庭和樂，事業有成。吳蠻非常感激劉老師的教誨，在演奏的時候常想到他教的演奏技巧，以

及與觀眾交流的重要。

男生的夢中情人

大學的同學仍然和樂相處，然而已經沒有中學時候的單純，人人都是成千上萬人中選出的音樂菁英，不久都要進入社會工作，也許有一份競爭的壓力在友誼背後膨脹發酵吧！大家都知道最好的畢業生可以留校任職，其次的就任各地樂團演奏員，再次等的必需回到原籍，不一定能教音樂，也許只是作普及教育的教學吧！要留校任職就必需要比別人高出一等才行。

吳蠻在大學裡是男生的夢中情人！只因為她學業好，人品好，長得秀麗，長髮披肩，每天拎著琵琶在校園走動，男生們只能夢想而不敢付之於行動，一些女生也不免心懷忌妒。至今，都已中年的男同學們說起吳蠻，還沉緬在當年美好的記憶中：[哦，她絕對是校花啊！我們都不敢跟她說話！高攀不上嘛！]

有一次她又收到一個男生傳來的小條子，這種事發生頻繁，她也沒有注意就把小條子丟到字紙簍去了。沒有想到，一位女生把它揀回來，交到上級打吳蠻的小報告，說吳蠻在談戀愛了，破壞學校紀律。

班主任是位思想僵化的老太太，她的職務就是要抓緊學生的政治思想，以保證他們的思想與黨中央一致。一旦被她抓到戴上思想不正確的帽子就完了，可以使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吳蠻被她叫到系辦公室去談話，被著實教訓了一番；好在經過一頓折騰之後，最後也不了了之；但是此事使她十分頹喪，消沉了好一陣子。

吳蠻想起來就深感委屈，怎麼世上會有這樣的小人？大家還都是學生怎麼就已經沾染這醜惡的世俗惡習？可是從另一角落說來，這件事也使她成熟了很

多，長大了不少。不再一個勁兒的天真幼稚。

80年代初期，中越打起仗來，鄧小平時代的《血染的風采》歌曲風迷一時；中國紅十字協會要大學生義務捐血，因為當時國家急需鮮血。雖然說是義務，其實就是強迫捐血。吳蠻在中學和大學裡一直都是班長，當時身體狀況並不好，但是班長必需帶頭，她只有硬著頭皮去捐血。一捐之後，她全身過敏腫脹起來，把所有學生都嚇壞了，再沒人肯去捐血。這事鬧得很大，學校非常頭痛，把全體學生招來開會，說吳蠻身體不好，才會如此，別的學生仍然要繼續捐血。結果學生們一邊抱怨一邊勉強地去捐血。

吳蠻身旁無家人，一人腫脹著身體躺在宿舍，十分緊張焦慮，不知得了什麼病？不知是死是活？

好在這事最後也過去了。這些事都使她變得堅強，學著去應付，得以成熟長大。她深信生活中充滿了考驗，都是給她學習的好機會。她對自己說，如果沒有這些挫折，我怎麼會成長呢？怎麼會懂事呢？

初嘗愛情

那時戀愛還是禁果，在中學時代曾有同學因為談戀愛而被勒令退學。到吳蠻進大學的時候，風氣漸漸開放，但是大家的行動還是非常保守，男女朋友連手都很少拉一下。她有位從初中時代就認識的男孩子，兩人在一起像青梅竹馬的伴侶般長大，彼此默默地照顧著對方。他在音樂學院學打擊樂器。在他們大三的時候，兩人偶而一起去看場電影，很自然地走在一起成了男女朋友，令當時很多男生心酸氣餒。這位男孩是湖南人，到了寒假或暑假的時候，他們也曾去看過彼此的家人父母。這樣一直作了五年朋友，直到他於1989年去了日本留學，那時吳蠻已在讀研究所，沒有

去日本的計劃，所以無法訂下終身。當時她希望將來去美國，總覺得中美文化的差異比中日的大一些，去美國會比去日本有更大的挑戰，她的本性是迎接挑戰和面對困難的。

這件雲淡風清的愛情，沒有漣漪波瀾，未經挫折阻礙，一切聽其自然，也就這麼輕易地結束了。雙方都沒有太多傷心和失落的感覺。

在感情這方面，吳蠻是個極為理智的人。她從來沒有經歷過失戀，也沒有愛得失魂落魄過。即使曾經有很多人追求過她，她都把握得很穩，不曾動心。是不是因為她把熱情和夢想都放入音樂之中了？

西方藝術進入

那幾年中國日益開放，有很多國外來的音樂會和畫展。美國石油大王韓默運來大批他個人收藏的名畫，其中有些印象派如雷諾阿、德加、蒙內等等的，當時人人爭先為睹，一票難求，大家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畫，看得簡直為之瘋狂。

在音樂方面，小澤徵爾(Seiji Ozawa)帶著波士頓交響樂團，歐曼狄(Eugene Ormandy)帶領費城樂團，德國的司徒加特帶來室內交響樂團(Stuttgart Chamber Orchestra)，小提琴大師艾沙克·史特恩(Issac Stern)等等，都先後來到北京演奏，並在中央音樂學院講課。這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首度有國際大音樂家到中國來交流，演奏出世界級的交響樂，這是兩年前連想像都不可能的事。北京為此而沸騰，全城人如現在人追星一般跟著這些音樂家在各處跑。當時愛音樂的北京人為了搶一張音樂會的票幾乎會不惜暴動起來。

一旦接觸到西方的音樂，吳蠻才了解到西方與中國傳統音樂各方面之不同。西方的交響樂通常沒有標

吳蠻琵琶行

題，譬如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和《第五號交響曲》；而中國的音樂總是有標題的，如《春江花月夜》和《十面埋伏。》中國學院派教學和演奏的方式一向尊循蘇俄的模式，親臨西方音樂的現場演奏，吳蠻發現到這些音樂家富有羅曼蒂克風格，重視準確性和強大有力的演奏。

80年代中，小澤徵爾在北京作了三次演出，其中一次是和吳蠻的琵琶老師劉德華一起演奏有史以來第一首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姊妹》。吳蠻欣喜地看到琵琶和西方的樂器在台上合奏，意識到中國傳統樂器也可能走到世界的舞台，也深感慶幸像小澤徵爾這樣生在中國具有東方血統的音樂家，也能夠在美國達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交響樂團表演之前，他們總是奏出中國和外國的國歌，一次在安可時，他們添加美國國旗進行曲(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吳蠻從來沒有聽過這首歌，沒有想到國歌能演奏得如此令人熱血洶湧，吳蠻的心都激動得痛起來；多少年後，她還記得當時樂團驚心動魄的演奏，和一個少女滿懷的狂熱，好像能夠碰觸到美國社會的真誠、開放和熱情。

小提琴大師史特恩

到現在網絡裡還有人掛帖記載這些音樂大師們留下的震撼，在一些人的心靈裡它們的餘波至今仍然蕩漾不息。一次在大禮堂的公演課中，史特恩聽完學生拉的一段關於春天的樂曲後，對她說：[你要相信自己的心和耳朵，想一想春天在你心裡的印象，想一想它多美。然後你要從心裡把自己感受到的美唱出來。你不是在拉琴，你是在傾訴，在說你對這個世界的愛。]

小姑娘停了停，再次拉起原來的曲子。白髮的史

特恩在琴聲中叫起來：[太美了！]

禮堂裡響起一片掌聲，上台台下一派融融。

又一次史特恩在訪問音樂學院附小，在琴房走廊看到裡面的孩子們正在拉琴，白髮老者真摯地說：[每一扇打開的窗裡都有一個天才在成長。] 那是1978的時候，他不僅是說那些孩子，也是說所有剛剛從封閉而壓抑的社會走出來的中國人。那時的中國人曾像信賴自己親人一樣信賴這個老人和他背後的國家；他的琴聲是優美的莫扎特，他的鼓勵是沒有保留的幫助和喝彩，他的信息是以個性來坦誠面對世界，他雙手扶著你站起來，像個真正獨立的人在大聲鼓勵我們表達自己。

那個昏黃褪色的北京下午，當史特恩說每一扇打開的窗裡都有一個天才在成長，其中一扇窗子後面坐著的小女就是吳蠻。吳蠻滿懷感動地在禮堂裡聽白髮蒼蒼的老人演奏，他的小兒子麥克(Michael Stern)坐在一邊翻琴譜。多年之後，時空運轉，老人已經過世，男孩也已長大成為一位美國優秀的指揮家，擔任美國和德國的交響樂團的指導。那位小女孩也長大了，到了美國，多次應麥克的邀請合作演奏琵琶協奏曲。有一次在閒聊中，吳蠻驚訝地發現當年那男孩就是他；談及當年，兩人不甚唏噓，因為過去這段往事而特感親切。麥克對中國印象深刻，頗受那次經驗的影響。他們從此成為音樂上的好朋友。

艾沙克·史特恩影響吳蠻甚大，他在北京作小提琴演奏，也指導中央音樂學院的大師班，這些都記載在《從毛澤東到莫扎特》這個記錄片內。史特恩苛求音樂技術完美的程度在音樂界是有名的，吳蠻經過史特恩的現場講座，更是注重技術的至善至美。她也發現西方的音樂家注重與觀眾的交流，彼此的情緒是往

返互動的；觀眾影響到演奏家，當然演奏家也影響到觀眾，彼此如潮汐起伏，往來不息。史特恩就特別教導他們如何與觀眾交流，使吳蠻想起劉海德老師，他還是第一個提醒她注意到這個角度的老師。這些新穎的知識給吳蠻一個醒悟，一個衝擊；她不再一心專注於自己彈琴的技術，而開始考慮到聽眾會有什麼樣的感受，琴聲會造成何種效果，在舞台上經歷到的是什麼樣的迴響，什麼樣的心靈交流。

吳蠻意識到音樂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音樂家與聽眾之間的交流與共鳴。這個重大的醒悟影響了她一生。這是課堂上學不到的體驗。

第一次出國

八十年初真是令人興奮的時代，中國開放了，外地來的新經驗新思想一再震撼衝擊著他們，連麥可·杰克遜，惠尼·休士頓，瑪多娜，這些大眾化的音樂家也都各有他們自己的韻味，他們獨特的意境。自從五十年代以來，中國音樂一向不注視演奏家個人的性格，而把重心放在曲調和技術之上。在中國傳統藝術中，個人的性格好像總是隱沒在背景之後，埋藏在曲調的技巧和傳統的風格里，受到壓抑和忽視。這外來的新鮮空氣吹醒了吳蠻，一如振奮的號角在呼喚她，使她重新思考她與琵琶的關係。這些年來琵琶和她成了一體，琵琶發出的聲音好像也就是她的聲音。現在她卻開始意識到她並不屬於中國琵琶界，也不願意停留和局限在中國傳統的音樂裡。她有她的聲音，她還有更多高昂美麗的聲音待她自己去發掘，琵琶只是一個表達她的方式，一個工具和手段。

那時的年輕人似乎比現在的年輕人有格調，有理想和抱負；他們竭力追求藝術，渴求外界來的新思

想。在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個斷層之後，隨著社會的開放和改革，西方文化迅速進入，如嚴冬之後的春風拂面，如枯槁過後的天降甘露，年輕人如飢似餓，瘋狂地擁抱新的潮流。

1985年，吳蠻被選中參加中國青年藝術團，經過中國國務院僑務辦事處的安排，由美國華人團體負責接待，到美國十二個城市作五十天的巡迴表演和參觀。這是她第一次出國，感到十分興奮；能夠代表中國年輕藝術家，更是驕傲無比。他們去的城市包括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休士頓、洛杉磯、舊金山、首都華盛頓、費城、西雅圖和明尼蘇達等；可以說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遍及美國主要城市。

那是一次政府交給他們與美國華人接觸交流的任務，具有統戰性質的文化訪問團。三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可以在海外看到這樣的中國訪問團。唯一區別是，三十年前是純義務演出，而今是商業手段。這是後話。

吳蠻從這次經驗對美國的風土人情有了一個初略的認識，覺得美國的民風誠摯溫暖，人與人之間有禮貌有次序，城市的空氣清新乾淨，美國人對中國的文化有熱情有興趣。她希望以後還有再訪美國的機會，也在心中估量美國人會不會接受中國的傳統音樂呢？是否可能在美國發展她的音樂生涯呢？

第五篇

音樂學院研究所



渾成紫檀今屑文
作得琵琶聲入雲
異鄉迢迢三萬里
那堪馬上送明君
(借孟浩然：涼州詞)

吳蠻大學四年是全優生，在1987年經文化部保送不經考試就直接送到中央音樂學院研究所，專攻琵琶碩士。那時音樂學院剛開碩士班，優秀人材保送研究所的政策才剛制定，碩士級的課程該如何計劃？與大學教學應有什麼不同？需要定立何樣的標準和水平？對於這些問題大家都無所是從，只有走一步瞧一步。研究所的老師和學生們可以說都在摸索之中。民樂系裡唯一的琵琶研究生只有吳蠻一人。

這個時期，國家政策大肆改變，從計劃經濟轉了一個大彎變成市場經濟，個體戶開始出現，一些音樂家可以到各地進行私人性的演奏，這在當時稱為走穴、跑碼頭、趕場子和走江湖。唱片業也開始出現，錄音棚各地樹立，市場賣的唱片裡有流行歌曲，相聲和地方劇。

自由市場的貿易形式如烽火般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農民紛紛把田裡的產物送到自由市場去出賣，也有人在馬路邊鋪個攤子吆喝著售賣雜貨。配給票已經停止使用了，市上的各項食物和日常用品變得充裕起來，社會日益顯示興盛的景象。到處在大興土木，學校給老師和教授在校園裡蓋樓築屋，一蓋都是兩層三層高，不再是如以往的平房；街上不僅只是自行車來往，一些男學生騎三菱牌摩托車招搖過市，頭髮在風中飛揚，顯得酷極了，頗引女孩子的注目。

林石城先生

吳蠻在研修碩士時拜師林石城先生，他在琵琶界的輩份最高，年紀也最大，是上海浦東琵琶流派的傳人；林老師是碩士的導師，也是吳蠻大學老師劉德海先生的老師，在琵琶界極受尊敬。他親手傳下第一手的浦東琵琶樂譜，教導浦東派正宗的特點，譬如氣勢雄偉的武

吳蠻琵琶行

曲，沉靜細膩的文曲，還有各種特殊的手指彈法和變化、吟奏、音色變化奏和鑼鼓奏法等等。這位爺爺級的老師，話不多，只用手示範，不另加解說，所以學生必需有悟性才能模仿學習。

除了琵琶外他也是個中醫，因為在當年，琵琶和中醫都是家傳的手藝。這位老師愛惜才能出眾的吳蠻，如果他在上課時發現她有咳嗽發燒之類的事，會為她摸頭把脈，馬上開一劑中藥給她吃。他開的方子一吃下，沒有兩天吳蠻就好了。林師母是個能說會道的老太太，在課餘休息時，師母會走過來聊天說地，好似為沉默的老師作點補償，林先生則抽著他的香菸，頂多插入兩個呵呵笑聲而已。

以往吳蠻專注琵琶的技術，這時她開始往回頭看，學習琵琶的傳統曲子，研究各種流派以及它們的歷史、演變、和語言的特質；她廣及中國琵琶四大流派，除了浦東派以外，還研究崇明派、汪派和平湖派。暑假的時候，林先生曾帶她去上海親自探訪汪派的金祖禮先生和崇明派的范佰焱先生。林石城先生曾在1959年著作《琵琶演奏法》，把上海汪昱庭列為琵琶流派之一，尊崇汪派演奏家運用琵琶上出輪的突破。各流派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十面埋伏》和《月兒高》這些名曲，每個曲子都因流派不同而有十幾個版本；吳蠻就把不同的版本拿來作對比，分析它們風格的異同，來龍去脈和淵源傳統。

走穴打江湖

研究生在校園裡可算是老資格了，看著那些大學部的學生，他們自覺高了一節。碩士生每月可拿65圓，吳蠻的爸爸作教授一輩子也只拿53圓一月，而作幼兒老師的媽媽才每月拿50圓薪水。研究生在學校有吃有住，還

有這麼多錢，像是一步登了天。家裡從來沒有為吳蠻讀書花過錢，她還不時孝敬父母，給他們買了黑白電視(那時還沒有彩色電視)和一些小電器，都是當時家家戶戶羨慕的奢侈品。

吳蠻開始在課餘走穴賺錢，參加唱片錄音。當時民歌開始盛行，也普遍流行鄧麗君的歌曲，她以琵琶伴奏民歌流行曲，錄音一次一百圓，賺得好過癮。錄音棚常打電話來找她，一進錄音棚，她馬上戴上耳機，不到一小時可以錄好幾首曲子。她看譜的速度很快，拿起曲譜可以立即彈出來，所以這些錢賺得輕鬆愉快，錄音棚特喜歡找她，而她也得到寶貴的錄音經驗。也有家長帶孩子來跟她學琵琶，那時不興收學費，家長偶而也會給個五圓或是十圓，或者請她吃頓飯。每當寒暑假，她到外地走穴，在各地的舞台參加文藝晚會或是大雜會表演。同學之間會通風報信，說某某地方有個活要不要一起去幹？然後大家就組團一起去外地打江湖，河南山東安徽等省都這麼去過。就這樣，吳蠻認識了社會上一些藝術界的朋友。

這些經驗受益匪淺，加強了她識譜的能力和速度，認識了舞台的業務情形，尤其是意識到觀眾的重要性。一個節目一旦登場，就要馬上吸引觀眾，懂得如何定位，如何在僅有的六七分鐘內把握觀眾的注意力。這些地方劇場的觀眾習慣大聲喧譁，在台上演出時台下彼此聊天吃東西，使吳蠻在最初登場的時候頹喪不已，難過得幾乎不想彈下去。她漸漸從觀察別人的表演而學到一些煽情的能力和技巧，把舞台和劇場當作實驗室，努力去學著與觀眾交流。她也不再拘泥於古典的樂曲，樂於伴奏當時的流行音樂，甚至也喜歡獨奏流行的曲調。

愛丁堡國際藝術節

在吳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她加入文化部派出的中國音樂家代表團，經英國文化部的演出邀請，與蘇格蘭BBC交響樂團合作，參加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上次去美國純粹是與民間的交流，這次他們終於與外地的音樂界有交流了。

吳蠻深切地經驗到世界各地不同的音樂韻味和演奏的方法，而悟到音樂家必要走出去看看這個世界。要深入自己傳統的音樂絕不是關在自己的家門裡可以作成功的，必需要走出去聽聽別人的音樂，見識到別人演奏的風格，才能真正了解中國的音樂，才懂得重視和珍惜自己傳統的民間音樂。

吳蠻終於了解，要發現琵琶的價值，不能僅是往後面看。她必需往前去看看到這世界之廣闊無垠，這天地之浩大無際。

第一位琵琶演奏碩士

吳蠻的碩士論文是關於《月兒高》的分析和研究。《月兒高》有幾個版本，以汪派為主要流派，之外還有民間化的浦東派版本，兩者差異巨大，有些曲調都完全不同。據說唐明皇當年特別喜愛此曲，常命宮廷樂官演奏，配合舞娘月下曼歌起舞。這是個文曲，抒情而典雅，韻味緩慢，描述金烏西墜，玉兔東昇，嫦娥弄月，銀光鋪滿大地，萬物隱約而又分明。

她的論文是近百頁手寫的書稿，內附樂譜例子，然後送到工廠用油墨打字，成為8 X 10的一本著作。論文答辯的時候，滿室的教授面對吳蠻，提出各種問題，對於教授們和學生，這都是史無前例的頭一次。吳蠻順利通過答辯，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琵琶碩士。

答辯之後還有畢業獨奏會，當時開獨奏是件稀罕的重大事件，來聽的人均是內行的人，都想看看這位碩士

生的琵琶演奏是個什麼水準。演奏中的曲目在當時是非常新穎的，除了古曲《月兒高》和《霸王御甲》之外還有新作品《泉》，這是作曲系唐建平同學特地為吳蠻畢業而作的琵琶、長笛與打擊樂三重奏。

獨奏會後，音樂學校的副校長，一位亞洲音樂的研究學者陳老師，走過來對吳蠻說：[今天是你十二年來音樂教育的總結，你跟四位大師學過，但是你今天的演奏誰也不像，是你自己的風格。]

吳蠻聽得十分感動，在眾多溢美之詞中，她特別記得這一段話，對自己說：[我終於有了自己的聲音！]

全國琵琶比賽第一名

吳蠻從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作了青年老師，開始教書，參加學校的演奏會，與學生們一起排練，但是還未正式帶學生。她有中央音樂學院的工作證，分了一間房間與另一青年老師共住，頭銜變了，薪水也增加了，但是大學裡的學生並沒有把她當作老師看，反正彼此的年齡差不多，裝束也是一個模樣。

就像音樂學院其他學生一樣，吳蠻從來不談政治；從小家裡就養成不沾政治的風氣，生怕一沾政治就麻煩了，凡是聽到政治就覺得恐懼，如豺狼猛虎般避之還來不及。這一陣子，社會和學校漸漸興起民主的潮流，吳蠻也略有所聞，但是盡量避得遠遠的，沒有去管它。

她全心全意關注的是在1989年初將於北京舉行的全國第一次傳統樂器大競賽，四川重慶一家公司贊助出資，定名山城杯。這是前所未有的首次國樂競賽，演奏的樂器包括所有傳統樂器，譬如琵琶、笛子、簫、古笙、二胡、古箏等等；專業民樂的各地大師、教授、學生和音樂家都參入競賽；十幾個評委自全國各地選出，都是有權威的音樂家；所以人材濟

濟，嘆為觀止。又在那時還剛開始流行的電視中實地演出，當場打分，由中國電視台主辦傳播到全國各地，像今日的真人秀一樣。在那年代是稀罕的大事，有電視的人都爭相收看，轟動一時。因為是全國實拍直播，在全國達到深大的影響。至今還有很多人記得這三十年前的大事。

林石城老師極力鼓勵吳蠻參加，他知道這個比賽和得獎對於吳蠻音樂生涯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吳蠻為這比賽預備了半年，林老師一直在旁小心呵護，忙著開中藥補身體，像是照顧自己的親生女兒。那時的師生關係真的是親密忠誠，一日為師一世為師，師生之間是一生一世的道義，彼此傾心為對方付出。

吳蠻預備了5-6個曲目，其中有古樂曲也有新作。在第一輪的比賽中，她把錄音帶送去給評委審核。通過這一輪以後，進入了第二輪競賽，這是在北京的現場比賽，有幾百人參加。到了最後的決賽，要在電視上直播，這時只剩下五位琵琶競選者，包括吳蠻在內。吳蠻剛得到中央音樂學院的琵琶碩士，人家都注意到她，要看看琵琶碩士是個什麼樣的水平。她又代表中央音樂學院，這是人人仰望的學府，孕育著最精英的音樂家，明日之聲，她總不能讓她的學校丟臉。在這樣大得幾乎難以支持的壓力之下，吳蠻在炎夏中日夜不停的練習，幾乎身心崩潰。林老師每天泡兩根龍鬚，給她送人蔘茶過來好生精力，生怕她耐不住會生病垮下來。

天氣炎熱難耐，競賽的人長時間等待，體力消耗量極大，好不容易到了第三輪比賽，吳蠻累得像是脫了一層皮似的。琵琶決賽中的曲目是由各人自由選擇，別的琵琶競賽者都選擇《十面埋伏》，它是武曲的代表，需要複雜而快速的指法，以表述項羽和曹操兩方敵我對峙的緊張，衝擊時的快馬加鞭，兵士的吶喊高呼，刀槍交

接的殺戮，和凱旋歸來的軍隊；是一首炫耀快速技巧的純粹曲子。而吳蠻特意選擇的《霸王卸甲》卻是文武並兼，其中有霸王項羽在戰場上的奮勇武戲，也有與嬌姬依依不捨的文曲段落，音樂的幅度很大，有激動的快速也有緩慢的抒情，音樂境界的深度就高多了。

吳蠻一上台就完全鎮靜下來。在強烈的電視燈光照耀下，她從容地彈奏起《霸王卸甲》，把戰場上的刀槍交錯和馬蹄急馳，和霸王最後戰敗卸甲的失落，內心的蒼鬱和無奈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吳蠻跟林老師學習浦東派對內心細膩的描述，長年下的工夫得以當場表達。

評委當場評分，平均分數馬上就報告出來。98分！幾近滿分（從來不興給100分的），與其他四位競選者有顯著的距離。評委顯然對於吳蠻的琵琶技巧，曲目的解譯和音樂整面體掌控極為滿意。

吳蠻再次榮登全國之首，得到全國傳統樂器大競賽的琵琶演奏第一名。

獎品是一台大彩色電視。那年頭全國沒有幾個人有彩色電視，還是早期中國自己出產的，十分昂貴。吳蠻把它運到杭州，送給雙親。街坊鄰居都趕過來看新奇，對電視居然有彩色而張口結舌驚奇不已。

吳蠻光耀門楣，父母以她為榮，杭州人也以她為譽滿全國的杭州女兒。

中央音樂學校在競賽後開表揚大會，很多同學都表現良好，給學校爭回了全國之首的面子。

第一張數碼唱片

這次山城杯全國第一次傳統樂器大賽鬧得震天價響，結束之後，中國唱片總公司決定為吳蠻錄製獨奏專輯，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為年輕演奏家錄音。稿費一次買斷，給了800元，吳蠻算是發了個大財，心中歡喜不

盡。

這唱片最初以78轉黑膠唱盤出現，名字叫《泉》，不久就以CD形式由香港百利唱片公司再版，名字改為《霸王卸甲》。內中的曲目包括：《謹奉禮》、《虛籟》、《泉》、《春雨》、《綠》、《霸王卸甲》等。百利公司和中國唱片社同時還出了一整套琵琶大全的唱片，攬括所有當時老中輕三代琵琶大師的演奏，其中收集了吳蠻演奏的古曲《陳隋》和《將軍令》。

這在音樂的歷史上佔了一頁重要的地位，這是琵琶這國樂第一次以數碼出現於唱片，而二十剛出頭的吳蠻也是第一位年輕琵琶家被中國最大的唱片公司邀請錄音，出了屬於她平生第一張個人的數碼唱片專輯。

演出電視劇

人生又進入一個新階段了。她可以看得到平坦順利的未來，自己會安穩地在音樂院教書，坐著等待地位與時間一起往上升。吳蠻覺得到這裡也可以喘口氣了。

就在這時，吳蠻受邀參加選美，這是政府國家青年聯合會首創的活動，參加的女生限於大專藝術校院的學生。無論如何選美在當時的社會還是個打破傳統的新活動，當局大概意識到一般人可能會議論紛紛，而決定只許藝術校院的學生參加，以維持一個高尚的選美的水準。吳蠻覺得選美過於皮毛，缺乏深刻的意義，而婉言拒絕了。

那年四月，大概是打穴認識的一些戲劇朋友的牽引吧，吳蠻被北京電影製片廠邀請，參加一部電視劇的製作。這片子編織在陝西鳳酒的傳說之上，分上下兩集，吳蠻演出的角色是第二女主角，一個會彈琵琶的女俠，會騎馬會武功，以彈琵琶來掩飾真實身份。

吳蠻和一個老藝人扮演父女，兩人潛伏在江湖流

浪，趁機報仇。演吳蠻父親的是京劇大師馬連良的徒弟，知道這還是她第一次演戲，很是照顧她，吳蠻也見識到傳統藝人的風度和氣質。

他們到陝西的寶雞和西安一帶實地拍攝，當地的民眾大群圍著觀看。吳蠻看劇本時還在擔心，自己不會騎馬不會武功怎麼行呢？吳蠻對拍電影一無所知，驚訝地發現騎馬和武功的戲都是假的，她不過被人牽著坐在一隻老馬上走了幾步就完成了騎馬的戲，拿個棒子耍了幾下也就完成了武功。整個電影裡的東西大多是假的，而使吳蠻對電影的真實性完全幻滅。

從這次經歷吳蠻也學到一些演戲的技巧，認識到戲裡各人員從燈光、佈景、演員、以至導演的職責；也學會如何在舞台上與人對談，即使在眾人灼灼目光注視下，熒光燈強烈照射下，仍然要從容自如地演出。

六四學運

這段時間他們埋頭在陝西拍戲，當時通訊不便，他們不知外界發生的事件。只有一次利用與北京公司通話的時機，吳蠻給好友去了個電話。對方在電話裡哭起來，說坦克車已經進城了，語氣驚懼而悲痛，吞吞吐吐地不敢多說。這以前他們只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這下才意識到北京出事了。當時沒有電視報導，當地的報紙也不提這些事，他們滿心狐疑，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從陝西回來是六月六日，火車開進天津時車上的乘客就對他們說，別再說話了；他們這才知道情勢大為不妙。開進北京的火車如鬼車般寂靜無聲，一反平時的嘈雜。火車站有很多荷槍的軍人走動，也看到機

吳蠻琵琶行

關槍和轟動的坦克車。他們的公車經過天安門，只見鐵絲網環繞，垃圾滿地，營帳被撕破在地下。在電影佈景裡過了兩個月的他們，眼前展出的情景不像是真的，倒像是戰爭過後的恐怖劇場。

回到了音樂學院，吳蠻發現執槍的軍隊在校園巡邏，學生們沉著臉悶聲不響，緊張的空氣繃在每一個角落。

不久禁音的通知從上級發下來，也就是說政府再不允許錄音、演奏、拍電影、舞台表演等等所有與演出有關的藝術活動。輿論再不敢發出聲音，藝術界是一片死寂，風聲鶴唳，沒有人敢發言說話。

中央音樂學院的年輕老師沒有事可做，就湊在一起打麻將。

吳蠻下定決心要去美國闖天下。

第六篇
進入新大陸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卧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



吳蠻演奏照



與克諾斯弦樂四重奏樂團

1990陽春，吳蠻向中央音樂學院申請去美國學習語言，學校不敢放行，送到中央文化部請示。當時“六四”剛過，造成的政治波濤仍方興未艾，可以作決定的上級都不在辦公室，人人迴避，沒有誰敢作決定。年輕人有的是精力，吳蠻就每天泡在辦公室裡等，比比看誰的能耐大可以拖得更久。到最後副部長妥協了，學校這邊才敢簽署。美國大使館的學生簽證倒是辦得十分順利，毫無問題地讓她到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城紐海文(New Haven)去讀書。

吳蠻帶了很多件中國樂器和很簡單的行李，就這麼道別親朋好友，別鄉遠行。她自己也為自己的大膽驚訝，居然就這麼兩眼一摸黑出來了。她沒有跟父母拿一分錢，自己打江湖辛苦存集下兩千圓美金，是她全部帶上的家當。她飛到紐約的JFK機場，飛機還沒下地吳蠻就驚喜地發現天空這般湛藍，下面的土地如是碧綠。下了飛機進了城，她好像從一個黑白的世界一下子進入一個燦爛多彩的童話世界，被亮麗的彩色震撼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到機場接機的是個叫王朋的青年，是中央音樂學院一位英文老師的表弟，這位英文老師看吳蠻在美國沒有親友，就說：[我的表弟在耶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可以就近照顧你，你們不妨認識一下。]

後來才知道，她是有意撮合他們。

神仙伴侶

王朋也是北京來的，家裡都是知識界的讀書人，母親是位婦產科名專家，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婦產兒童醫院作院長；父親是留美的病理醫學家，滿腔熱血一心要服務祖國，所以一學成就歸國，他不到30歲就成為新中國內最年輕的醫學院教授，著作了中

國病理教學書，用於中國各大醫學院。不幸的是，還不到四年他就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吃盡苦頭，成了個長期臥床的病人。從此至死他也沒有機會在醫學界再服務過。

王朋秉性聰明性格開朗，忠誠愛朋友，雖然學的是理工，專修的是化學，但是小時候學過鋼琴，也熱愛音樂，尤其對於歌劇情有獨鍾。他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參與1985年最早一批自費學生來美求學。他父親在美的朋友安排他在紐約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 SUNY)讀書，拿到博士後，繼而到耶魯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因為他的母親日夜忙於醫院的工作，父親又手腳不便，王朋從小就學會照顧自己，幫著作家事，還會作一手好菜。他在校內有不少閨蜜好友，只是一直沒有碰到讓他動心的人兒。現在突然天仙下凡，從天上掉下來這麼一位美麗的吳妹妹，又是全國著名的琵琶新星，王朋的天地也一下子從黑白變成彩色，他發現自己掉進一個燦爛炫目的奇妙世界。

耶魯大學是聞名世界的長春藤盟校之一，學術氣氛強烈。耶魯大學在康州中南部的紐海文市，全城只有十萬人左右，是個安靜美麗的大學城，這一帶的建築都是典型新英格蘭式紅磚老屋，古典而幽雅，很有英國風味。耶魯大學有很多中國學生，男多於女，不是學理工就是學醫的，只有吳蠻一人學音樂。校園一時出現這位才女佳人，引起男學生中相當大的轟動。看到王朋這個左右不離的護花使者，他們心裡有數，對王朋的艷福羨慕不已，不斷詢問吳蠻還有姊妹嗎？中央音樂學院裡還有女同學可以介紹的嗎？

他們倆情投意合，又有音樂這共同的語言，順

理成章地一年後在耶魯大學結了婚。婚禮簡單而溫馨，是同學們集合起來安排的。那個初夏，耶魯大學裡繁花似錦，花飛滿天，好像都是為了這對新人的結合特意添加的色彩和芬芳。

從基層認識美國

剛到美國的時候吳蠻經歷到語言困難，無法與社會人士交流，在校園也只能和中國學生說話。她意識到英語的重要，立即進入語言中心學習口語和英文寫作，也從初級班開始學習電腦和電腦鍵盤運作，從早到晚成天泡在語言學校。這兒的學生從18歲的小姑娘到80歲的老公公一概俱全，都是從世界各國來的，很多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走進課堂聽到各種口音像是進入聯合國似的。吳蠻領教到美國這個國家的多元性，也對美國建立了一份從基層開始的了解和認識。學校的老師和藹關切，盡心盡力地幫助學生，沒有一點老師的架子，也和中國老師的態度和教學法很不一樣。

在這段時間裡，吳蠻並沒有忘記她的琵琶，但是在這個無人知道琵琶是什麼的國家裡，會有人對東方的樂器發生興趣嗎？別的學生紛紛勸她改行學電腦罷了！

半年之後吳蠻的生活安頓下來，語言也能應付了，開始每個週末去一趟紐約。星期六動身，星期日回來。吳蠻還記得當時的來回火車票一張是\$22元美金，在火車上閒坐時，猛然撲面襲來的是對家鄉的渴望和對父母的眷念。

紐約長風中樂團

她留美的音樂學院同學都住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譬如作曲家譚盾、陳怡、周龍等等。他們

比吳蠻年級高，當吳蠻還在初中部他們就已是中央音樂學院大學部的學生了，所以都是吳蠻的學兄學姐。他們是在80年間赴美，當吳蠻到美國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在美國小有成就，都對這位剛到的小妹妹伸出熱情的援助之手。

每個週末，吳蠻從紐海文坐火車到了紐約中央火車總站，樂團朋友小慧和啟東夫婦來接她，然後大家一起去長風中樂團。

樂團在中國城一個很不顯眼的街邊上的樓房，樓上是個乾洗店，乾洗店的老闆是拉胡琴的，把地下室免費借給大家用，這就是樂團所在之處，也是他們排練的地方。這個非牟利的樂隊所有的成員都是中國來的第一代移民，因為音樂的共同愛好而自動參加。最初的成員大多是廣東或是香港人，平日忙他們各行各色的工作，譬如開餐館、作會計師、開服裝店或雜貨店，或是大公司的研究員，也有大學的教授，他們在業餘時間聚在這地下室演唱粵劇，有時也到社區去公開表演。當吳蠻到美國的時候，一批80-90年代有音樂專業背景的新移民也加入了樂團，他們多是廣州和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這個樂團的水準於是提高了很多，步入正規的專業水平。在學姐陳怡的介紹下，吳蠻欣喜地加入這個樂團，成了一位中堅份子。

長風中樂團主張以傳統中國樂器來演奏現代音樂，並決定每年開個新作品演奏會。他們這群人到處尋求資金，希望能到紐約莫爾金音樂廳(Merkin Concert Hall) 演出。他們幸運地得到了州政府、市政府和聯邦政府的經費，一些美國音樂作曲家聽到消息，也紛紛支持。大家的興致更是因而高漲，開始專心作曲，希望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來演奏自己的

吳蠻琵琶行

樂器，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批音樂家都窮成一堆，加起來也沒有幾文錢，可是他們富有理想和熱情。六七個人擠坐一輛大型巴士到各地演奏，各人帶著自己的便當，在旅館只訂兩個套房，男女各一間，睡床鋪也好，打地鋪也行，相濡以沫分享彼此的志向，熱烈地討論著未來的展望，寄望美好的前途。他們演奏的地方是各地大、中、小學校，和社區的音樂廳；場地雖然不大，卻開始引起音樂界的注意。這些經歷對剛到美國的吳蠻極有價值，使她從草根基層認識到這個國家，接觸到美國民間的音樂聽眾，她的英文對話同時也得到了很多實用的機會。

作為長風中樂團的成員之一，吳蠻開始有獨奏的機會，只要有場所邀請她彈琵琶，她一概接受。她去過文化慶祝節、教堂、老年人中心、中小學校等等；不論有無酬勞，她都全心全意地把她的音樂介紹給聽眾。她堅信琵琶在這個國家一定會有出路，不僅是美國，就是在世界的音樂舞台，琵琶終究會受到重視。

每當她走過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和卡內基音樂廳，她的心會撲撲地跳，她忍不住狂熱地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我會登上這些舞台！]

卡內基這個舉世聞名的音樂廳，是所有音樂家夢想能演出的場地。有個眾所周知的笑話是這麼說的，一位走在紐約曼哈頓57街的遊客問一位抱著提琴的先生：[卡內基音樂廳要如何進去？]

這位先生簡單地回答：[練習！練習！再練習！]

吳蠻就在1993年登上卡內基音樂廳的殿堂，與美國交響樂團合作首演琵琶協奏曲，並在2009年擔任這個音樂殿堂的《中國音樂節》節目委員會成員，成

功地籌劃了兩場在那兒演出的中國傳統音樂會。吳蠻也登上林肯藝術中心的舞台，數次為林肯藝術中心的夏季音樂節演奏，並被稱為音樂節的偉大藝術家之一 (Great Performers at the Lincoln Center Series。)

這些都是後話。在吳蠻剛到美國的頭幾年，未來還蒙蓋在模糊的憧憬之中。

走出傳統玩爵士

90年代早期，吳蠻開始在現代爵士音樂裡玩琵琶，試探琵琶與爵士樂配合的可能性。那時芝加哥的爵士樂界最為新進，大膽地加入南美洲的鼓和笛、還有歐洲的手風琴。一些爵士音樂手也與吳蠻合作把琵琶加入爵士樂。

各種非傳統的聲色使爵士樂一時變得五彩繽紛，光芒四射。吳蠻幸喜自己離開了中國按步就班的生活，追尋到這個充滿創意的天地，得以有此音樂生涯的轉捩點，使她如魚得水，自由自在地在此新天地裡伸展。

在與西方音樂家排練的過程中，吳蠻學到對新型作品的掌握，能解釋出不同音樂的風格，體味到西方音樂的特徵，以及一個作品從紙上的音符發展到台上的成品，其間旅程的艱困和曲折。以往在中國受音樂教育時，這些都是老師給學生教學示範的成品；現在，吳蠻得一步步親自學習它的過程和發展，用自己的心靈去理會這其中的意義。

漸漸地，吳蠻被音樂界矚目，甚至美國主流音樂界也發現了她，而常被邀請到各音樂團體演出；不僅是演奏古典和傳統的音樂的團體，還有爵士音樂的樂隊，甚至現代和實驗性的音樂團都開始邀請吳蠻合作演出。爵士音樂家杜德基爾(Henry Threadgill)就是與吳蠻一起玩爵士的夥伴之一。這位知名的前

吳蠻琵琶行

錄音樂家曾經在台下聽到吳蠻演奏，興奮地到後台來找她，表示願意合作。從此兩人開始長年合作錄製唱片。

紐約是美國文化中心，各種先進的藝術形態在此發起，同時它也是一個文化大熔爐，溶合世界各地音樂特色。吳蠻覺得自己像是塊海棉，正在吸收各種新形式的藝術，同時也在積極地追尋自己的聲音。

在這段時間裡，吳蠻也曾在李安導演的《喜宴》和《飲食男女》彈琵琶為電影配音。

克諾斯弦樂四重奏

陳怡為吳蠻量身訂作的琵琶獨奏曲《點》是吳蠻與克諾斯弦樂四重奏(Kronos Quartet)結識的媒介。克諾斯是美國演奏現代音樂的先鋒，是個現代音樂中最有權威和說服力的樂團。這樂團從歐洲傳統的形式裡跳出來，脫離樂團一向依循的歐洲演奏路線。

當這樂團於1977年在美國的西雅圖成立時，藝術總監音樂家哈靈頓 (David Harrington) 曾說：[我期望這弦樂四重奏有生命有力量，活生生而且酷，不怕踏到別人的腳，美麗也好醜惡也罷，它必需表達生命，用優雅、幽默和深度來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

克諾斯弦樂團在世界各地尋求地方音樂家，採用非洲、南美和墨西哥的民間音樂，添加爵士和探戈等不同形式的音樂，當時也正在尋找與東方音樂對話的機會。

碰巧在這個時期，吳蠻從東方走出來，也正在尋找新的途徑。她努力思考該走向何方才能把東方的琵琶介紹給西方的聽眾，使琵琶的聲音溶化於這片土壤讓更多的人欣賞，甚至還能傳達到更多的國家、說更多的語言。1991年底的一天，哈靈頓在周龍和陳怡家作客，當

他聽到《點》的演奏，還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觸到琵琶，驟然眼睛一亮，驚贊琵琶演奏的風範和藝術，直呼吳蠻的琵琶造詣一如海菲斯(Jascha Heifetz)的小提琴。

哈靈頓馬上打電話給吳蠻，自我介紹要求合作。克諾斯樂團敬佩吳蠻的藝術鑒賞能力，欣賞她的琵琶演奏風格，從此開始吳蠻與克諾斯樂團長期無間的合作，至今已達二十五年。吳蠻並且介紹譚盾給哈靈頓，使譚盾得以創作音樂劇場《鬼戲》，吳蠻與克諾斯樂團並委約周龍作曲琵琶弦樂四重奏《魂》。除了上述的《鬼戲》和《魂》之外，吳蠻與克諾斯樂團合作的作品還包括萊利的《星辰相交的神奇》，格拉斯的《獵人星座》，還有吳蠻和克諾斯共同創作的大型多媒體作品《中國之家》。就在2015年底，吳蠻還首次執筆為克諾斯寫了弦樂四重奏《四段錦》。

與克諾斯的合作是吳蠻音樂思想的轉折點。

第一次到臺灣

1992年也就是民國81年的時候，兩岸的關係還很緊張。大陸音樂家到台灣去演奏很是稀罕，大陸人要進入台灣手續也非常繁瑣。

台北市立國樂團簡稱北市國，當時的團長王正平也是個琵琶演奏名家，老家原在杭州，對同鄉的吳蠻早有所聞，他先打電話到美國與吳蠻聯絡，知道吳蠻有興趣之後即刻發出正式的邀請函件請吳蠻到台灣演奏。入境資料繁雜，把吳蠻弄得手足忙亂，急著找歷來的學位證書、報章曾經登出的報導、所有得獎的證明書、出生證明、中國護照、銀行存款證明、音樂家的推薦信等等，還要再把這些拿去公證。這些文件再加上北市國的正式擔保，一起送

到台灣政府，經過三個月的審察才拿到入境許可。

吳蠻並不再乎這些手續的繁雜，她一直對台灣充滿了好奇，早就想親自去探訪。這個難得的機會使她興奮不已。果然，她一踏上這片土地就對這兒的風土人情感到無比的親切。台北街頭巷尾瀰漫著優雅和祥和，茶室和咖啡館點綴其間，花樹茂密叢生，各地小吃鋪林立任你選擇，街上行人往來好像有一份大陸難見到的閒情逸致。小巷子裡有衣服在陽光下飄蕩，走過時你可以聽到院子裡的人正在談天說笑；一陣熟悉感潮湧而來，吳蠻好像回到幼時的杭州。

北市國排出的國樂演出叫作《四大美人》，以歷史上四大美人和四個主要的中國樂器為主題：王昭君 --- 琵琶，西施 --- 古箏，楊貴妃 --- 二胡，昭蟬 --- 笛子；吳蠻演奏琵琶，林玲演奏古箏，馬曉琿演奏二胡，曾格格演奏笛子。四位著名作曲家分別作曲，其中琵琶協奏曲《王昭君》是由顧冠仁創作；指揮家是著名的陳佐湟，他是中國第一位音樂藝術博士，曾任中國國家大劇院總監。這樣的陣容當然轟動一時，音樂廳場場爆滿；報章爭先報導，記者都來訪問。

吳蠻回來後還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大陸報紙上，記載她對台灣的觀察和內心的感觸。這次台灣之行影響她甚深，帶給她一些從未有的新觀念；她靜下來深思對於台灣的新認識，覺得需要從新為台灣的人民和地域定位。

從此，吳蠻與北市國建立了友誼，在王團長退休以後，還是繼續聯絡，與以後幾位團長和團員都十分友好。也是由於這段因緣，導致後來吳蠻與台灣原住民和台灣室內音樂界的幾度合作，這些都是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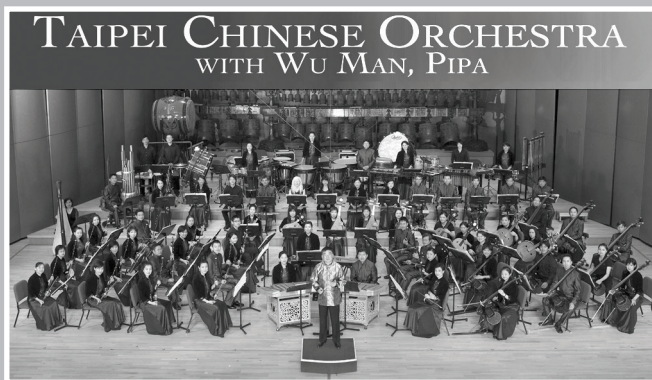
第七篇

光耀異鄉

四弦天籟平地起
飛揚異地人驚奇
首席樂師群擁戴
音繞白宮元首迷



與山西農村
道家樂班李滿山父子



與台灣國樂樂團

王朋在1995結束耶魯大學的博士後學習，開始在康橋一家醫藥公司從事生物化學研究，他們搬到麻州的波士頓，吳蠻仍繼續發展她的音樂生涯。在1997年底，他們心愛的孩子誕生；這個被父母滿心期待的男孩取名汶森，紀念他們喜愛的印象派荷蘭畫家文森·梵高。

這孩子出生時滿頭濃黑的嬰兒嫩髮如衝天炮翹起，由於白人新生嬰兒多是光頭或是淺色細髮，結果汶森在全醫院出了名，大家爭相傳播：[有位男嬰剛生下來就滿頭黑髮！]引得醫生和護士都跑來看這個亞裔新生兒。

吳蠻在懷孕七月時還在各地演奏，等寶寶兩個月大時，她又開始奔波。人生進入一個新的階層了，吳蠻為人妻為人母，還要以一位音樂家的身份在此異地擔任音樂大使的角色。生活變得繁忙緊迫，千絲萬縷都待她操作，常有手腳忙亂得不可開交的感覺。好在媽媽和婆婆輪流來美國幫她照顧兒子，王朋也是個又體諒又多能的好丈夫，他完全支持愛妻的事業，毫無怨言地把家擔當起來，使吳蠻少了不少後顧之憂。汶森也從小就乖巧懂事，聰穎好動，深得父母公婆的寵愛。

與藝術經紀公司

就在這個時候，吳蠻的名聲傳播開來了，各地音樂會的邀約越來越多，多得令她應接不暇。一些美國音樂界的朋友就建議，應該找個公司為她作整體的打理和安排才是。吳蠻也同意，可是要找一個合適的經紀公司也不是容易的事。當她在紐約市交響樂廳(Symphony Hall)開獨奏會的時候，ICM 藝術經紀公司的副總裁布萊克本先生(Earl Blackburn)也正巧在

那裡，朋友們就介紹他們認識；對她說：[他是對這方面的專家，能從他那兒得到些建議也是挺好的。]

ICM公司是世界三大藝術經紀公司之一，專經營西方古典音樂，吳蠻覺得琵琶音樂顯然不在他們經營的範圍之中，也沒有抱多少希望，何況同時還有其他的經紀人也正在與她聯絡，但是次日她還是去了這家公司。

吳蠻與貝克本談得異常投合，貝克本早就聽過吳蠻的名子，聽了吳蠻對未來音樂規劃和理想的敘述之後，竟然表示有合作的意願，說要在公司內部開會商討；ICM原本只經營古典音樂的，這下要研究研究是否可以走進世界音樂的市場。這種公司是以經濟立場作出發點，要不要代表某位音樂家在於是否有經濟利益可圖，也就是說完全因這音樂家的市場價值而定。

幾天之後電話來了，ICM 公司要和吳蠻簽約。契約正式簽定之後，這個專業古典音樂的經紀公司在他們營業的項目中特別為吳蠻添加了琵琶這一欄目。於是，吳蠻與馬友友、林昭亮、和紐約愛樂團各西方大牌音樂家同屬旗下。她是這主流公司唯一代表傳統中國的音樂家哩！後來，貝克本先生聊起這簽約之事，告訴吳蠻說，其實當時在見面之前他並沒有打算簽約，是聽了吳蠻對未來音樂理想的描述而深受感動，從她對於音樂的熱情和執著中看到了與她合作的未來價值。

直到如今近二十年以來這家公司一直代表吳蠻，只是 ICM 已改名為 OPUS3 Artists 藝術經紀公司。他們安排她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演奏行程。於是，吳蠻背著琵琶開始在世界知名的音樂廳演出，譬如英國的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皇家伊麗薩白音樂廳、

俄國莫斯科大音樂廳、德國波恩的貝多芬音樂廳、波蘭的剋夫音樂廳、奧地利維也納的金色大廳、法國巴黎的歌劇院、荷蘭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美國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林肯中心及華盛頓的肯尼迪藝術中心等等。

走向世界

在2001年，吳蠻榮獲明尼蘇達州長授予她（榮譽居民）。在2002年慶祝荷蘭王子76歲生日的盛典上，吳蠻被邀約為歐洲皇室演奏，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音樂家。吳蠻在2003年，被美國阿肯色州立大學的亞洲和中東早期音樂研究中心聘請為客座教授。在2004年她應中東王子之邀前往印度新德里參加盛典，並為印度總理和中東王子演奏。

在2005年，荷蘭舉辦世界藝術節，開幕典禮展開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吳蠻特意率領兩位美國民間音樂家，彈奏班卓琴和澳洲土族笛子與琵琶結合，展現了精彩的跨界合作。音樂會後，女王與吳蠻兩人單獨坐下來聊天；女王親切隨和，沒有一點皇家貴族的架子。女王還拿起琵琶試探彈撥，發現這把琴不大聽話，很不合作，而哈哈大笑起來。

吳蠻走遊世界各地，被邀約參加不僅是美國各州，還包括世界各地。到今天為止，她的琵琶已經響遍了英國、德國、法國、丹麥、荷蘭、芬蘭、瑞典、瑞士、盧森堡、奧地利、希臘、埃及、印度、土耳其、墨西哥、阿根廷、新西蘭、澳大利亞 以及中亞的五個回教國家：烏茲別克，愛薩拜疆，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亞洲，她也走遍日本，韓國，新加坡，並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中國音樂節和亞洲藝術節展示她的藝術風采。

她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跑世界碼頭，緊密的行程通常使她三天換一個國家兩天換個城市；晚上醒來往往不知身在何處，常出現記不得酒店房號和開錯房門的笑話。正是這樣的周遊列國的經歷使得吳蠻看到了琵琶以外的、更大更豐富的音樂世界。

由於和吳蠻成功合作的前例，這家藝術經紀公司決定擴大經營項目，開始吸納其他國家的傳統音樂家為其旗下成員，音樂家團體也因之變得豐富多元。

哈佛大學學者獎

常春藤哈佛大學的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 的班亭學者獎(Bunting Scholar Award)，一年獎賞四萬美元，是為支持美國科學、人文、藝術、政治、社會學等各領域優秀而有成就的學者而立。這不是個人可申請的獎項，而是經過無記名推薦，再由評委會嚴格評審，挑選出多名學者要求他們提供工作上的成就和研究的計劃等等，再從中評選出50位，給予一年的研究獎金。

吳蠻有幸在1998-1999 年成為第一位獲這榮譽的世界傳統音樂家。

班亭學者們在哈佛校區有一棟專屬於自己的小樓，得以有個聚會和交流的清靜環境。這是棟典型英格蘭風格的三層樓紅磚洋房，內有學者們的工作室和會議室，樓下還有餐廳和休息室，樓外是大片的綠色草坪。在這一年裡吳蠻仿佛回到了學校，每天與世界各領域的精英交流學習，極力去認識音樂之外的世界，不願錯過任何講座的機會。同時吳蠻也集中精力與作曲家合作，為擴大琵琶現代作品

而不辭辛勞，產生了多首琵琶曲，包括林品晶的《輪》和《驚雷》，陳士惠的《伏I》和《伏II》，伊萬的《Current Rate》等等。哈佛大學的一年對於吳蠻說來獲益極大！

除了上述與林品晶、陳士惠、伊萬的合作之外，吳蠻也與其他中國作曲家合作。在第八篇中，我們將敘述吳蠻與八位中國作曲家的合作經過。

在得到哈佛的班亭學者獎的同時，吳蠻也擔任班亭研究院音樂評估委員，並成為全美作曲基金會評審委員。這時她已加入全美室內樂協會，是全美作曲家學會的成員。

格倫·古德新人獎

1999年，經由獲得當年加拿大著名鋼琴大師格倫·古德大獎的前輩馬友友推薦，吳蠻獲得了格倫·古德的音樂新人大獎(Glenn Gould Protégé Prize)，以表彰她在音樂交流方面的貢獻。她是第一位女性演奏家獲此榮耀，也是第一位以非西方樂器演奏獲此殊榮的演奏家。

以演奏約翰·巴哈樂曲聞名於世的格倫·古德(Glenn Gould, 1932--1982)，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他的外祖父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Grieg)的表親，童年時跟從母親學鋼琴、管風琴和音樂理論。1946年古德以14的幼年在多倫多交響樂團伴奏下演奏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1955年他第一次在美國華盛頓演出，演奏巴哈的《哥德堡變奏曲》。經由這次的演奏機會，古德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簽約，在同年六月錄制同一首曲目。1957年古德前往蘇聯演出，成為第二次戰後第一個到蘇聯演出的北美音樂家。1964年古德在洛杉磯舉

吳蠻琵琶行

行最後一次公開演出，這以後他專心於廣播和記錄片的製作，也從事寫作，偶有作曲。他在1982年因中風而在多倫多逝世，葬於多倫多安樂山公墓。多倫多CBC公司總部門前有古德的坐像。

格倫·古德演奏得最著名的曲目，莫過於巴哈的《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關於這部作品，古德最早的完整錄音是在1954年6月21日由加拿大廣播公司（CBC）錄音完成。1955年他自美國返回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重新再度錄制此曲；當時，古德才22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主管認為，像《哥德堡變奏曲》這樣的曲子，該是已成名的鋼琴家的曲目，不適宜初出茅廬的新手。但是古德十分自信，最後還是錄了音。這張唱片使他一舉成名。在他生命中最後一年，他重錄了《哥德堡變奏曲》。這次錄製的作品與他早期的錄音迥然不同，但是都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古德早年的錄音富有活力，速度較快；晚年的錄音則是內省的，速度也慢了很多。如今，市面上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的唱片，依然是以古德演奏版最為經典。

古德大獎頒發給對現代社會有特殊貢獻的傳達家和音樂家。同時每位古德大獎得主還選擇一個優秀的年輕人，作為古德新人獎得主。歷屆獲獎者包括英國小提琴教育家梅紐因，加拿大的爵士鋼琴家奧斯卡·彼得森，日本已故作曲名家武滿徹，以及上述1999年獲得第六屆古德大獎的美國大提琴家馬友友。

就在1999那年，加拿大國家廣播電視台為馬友友和吳蠻舉行了頒獎典禮，並轉播他們的大提琴與琵琶音樂會。吳蠻在典禮中面對觀眾用英文發表獲獎感言，那還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大眾前用英

文演講呢！

時隔15年，古德基金會在2015年邀請吳蠻加入第十一屆的評審委會。除了吳蠻之外，評委包括英國老牌歌手及演員帕圖拉.克拉克，美國男高音傑伊.亨特.莫里斯，盧森堡藝術慈善家朱莉公主，加拿大電影及電視學院主席馬丁.卡茨，加拿大布克獎得主小說家及詩人邁克爾.翁達杰，加拿大著名演員，導演和作家莎拉.波莉，和美國著名的女高音德博拉.沃伊特。

這2015年第十一屆古德大獎頒發的嶄新得主，是吳蠻的老朋友美國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 (Phillip Glass)。他尚未推薦出新人獎得主。他曾與吳蠻多次合作，這些將在第九篇中敘述。

白宮演奏

1999年四月初，中國總理朱鎔基來美國訪問，這是自“六四”以來雙方關係冷凍後第一次外交升格，當時中美雙方都有意改善國家關係，在作小心翼翼的試探。朱鎔基一反歷來中國首領的嚴肅態度，在訪問途中幽默風趣，給美國民眾留下良好的印象。在出席美方歡迎儀式時，朱鎔基表述了自己對中美關係的態度：[在中美兩國之間，沒有任何問題不能通過友好協商得到解決。我們之間會有不同意見，只有能說不同意見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只有諍友，才是摯友。] 這一席話，也受到美國政界的認可。

在這以前幾個月的時候，吳蠻突然收到一通電話，對方自稱是白宮打來的，吳蠻心想這是哪個無聊的傢伙在開玩笑，話也沒有說就砰咚一聲給他掛了。次日吳蠻的經紀人和馬友友都先後來電話，說

吳蠻琵琶行

是白宮請求他們幫忙，這並非玩笑，白宮的確想邀請吳蠻和馬友友為八日晚間克林頓總統夫婦為朱鎔基總理作東的國宴上演奏。

吳蠻是第一個進入白宮演奏的中國音樂家。1999四月七日的下午，吳蠻坐飛機到首都華盛頓，有位顯然從事安全工作的人員來機場接機，他衣著整齊，態度必恭必敬，開一輛黑色驕車，掛著白宮特殊的車牌，儘管吳蠻試作和他寒暄，他也只是禮貌地應幾聲，之外噤若寒蟬，好像生怕泄露什麼機密。他把吳蠻送到著名的水門酒店，這是前尼克森總統水門事件發生的大樓。

次日下午，吳蠻和馬友友在白宮的宴會廳小舞台排練。走進白宮，才發現它好似一座美國歷史博物館，到處都陳列了歷史相片和收藏品。白宮右翼是總統辦公室，不對外開放。左翼是宴會廳，盜器收藏廳和廚房等區域。工作人員告訴吳蠻，當天上午當朱總理和克林頓總統會面的時候，總統告訴朱總理晚上可以聽到琵琶音樂，朱總理很是驚訝，回答說他非常期待。

晚上，吳蠻一身淺黃色旗袍，外罩黑絲絨短外套，提著琵琶坐上接她的白宮驕車，直進白宮大鐵門。從車子下來就是長條的紅地毯，一直鋪蓋到白宮的正門入口，兩邊的記者團不停地對著她咖嚓閃耀手裡的鎂光相機，這還是吳蠻第一次嘗試到走在紅地毯上被記者不斷搶照的滋味。她和穿著黑色燕尾服的馬友友都被引入一間房間稍作休息，等待他們節目到來。這間休息室擺滿了世界各地的盜器古董，包括中

國明代的青花瓷。

他們演奏的曲子是中國作曲家盛宗亮為他們倆量身定作的琵琶與大提琴合奏曲《中國民歌三首》。演奏完畢，克林頓夫婦和朱鎔基夫婦首先上來恭賀。克林頓總統風度翩翩，親切和善，散佈個人魅力；他從吳蠻手上接過琵琶，愛不釋手地左右上下看過不停，還說：[只有四弦，倒像是有百多根弦似的，真是神奇。]

克林頓自己會吹薩克管，也懂音樂，說的是音樂人的內行話。他的夫人希拉莉有高貴的風度，也笑容可掬，對吳蠻讚美不絕。朱鎔基說：[我一聽西洋歌劇就要睡覺，幸好今晚有中國音樂，很高興在白宮能聽到琵琶演奏，見到年輕的音樂家。]

他問吳蠻老家在哪兒，聽到吳蠻的老家在杭州，他忙說他是江蘇人，見到半個老鄉備感親切。他的夫人搭訕了幾句，不斷地點頭微笑。

這以後，聽眾都雲集過來招呼馬友友和吳蠻，說一些稱讚的話。吳蠻知道這兩百位貴賓都是政府的達官要人，各國重要的使節和社會名流，她忙著點頭答謝，但是並不認識這些人，也弄不清他們的名字。有位頭上沒剩幾根稀疏白髮的老先生，戴著一付很特別的眼鏡，一直想要跟她寒暄，想問一些關於琵琶的事，但是不時有人來打岔。吳蠻心想這麼老的人怎麼還在政府作事，不知他還能作什麼事。

過了幾天，吳蠻回到家裡正在看電視新聞，那位老頭突然出現在鏡頭的焦點，被一群記者爭相訪問。吳蠻對王朋說：[就是這老頭，他一直想要跟我說話，不斷被人打岔，別人都想要

吳蠻琵琶行

問他什麼事似的。]王朋大笑起來：[你真是有眼無珠哦！連美國聯邦積儲主席格林斯潘你都不認得！人家別說是美國，就是全世界也是最有威力的人，比克林頓總統的影響力還要大得多。他如果打一個噴嚏，股票市場就要跌上三四百點。他手上老是提著的舊公事包一旦換了個新的，就會引起國際財經界的猜測，很可能導致一場世界金融風暴。]

第八篇
與中國作曲家



與女中豪傑陳怡合影

華彩精髓當代傑
大華音韻舉世諧
聯手合心把琴譜
織成錦緞是響絕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壓抑多年的陰影終於掀開，1977年政策開放，人才的觀念首次出現，科技和藝術都從新受到社會的青睞。高考恢復了，全國的學術氣氛乍然振奮起來，一些鬱悶多年潛伏鄉野的精英紛紛回到大學讀書，很多音樂人才趁機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這下子為國家造就了不少出色的音樂家。這些精英後來都成了國家社會的音樂棟樑，甚至揚名國際。這中間大部分的作曲家曾與吳蠻合作，在此，我們來述說八位作曲家。

女中豪傑陳怡

周龍和陳怡這對夫婦，都是哥倫比亞大學作曲系教授周文中在80年代中從中國挖掘出來的第一批最優秀的音樂才子才女。他們是吳蠻中央音樂學院的師兄師姐，當吳蠻還在中央音樂學院中學部時，他們已經在大學部就讀。吳蠻當年敬佩這對出色的作曲搭檔，看著他們在校園同出同進，形影不離。吳蠻到美國後，與住在紐約的陳怡和周龍連絡上，陳怡介紹她到長風中樂團，多方鼓勵吳蠻在美國發展音樂。那個時代，中國剛開放，西方對東方的音樂沒有接觸，雖有好奇但缺乏了解。陳怡通過她的琵琶獨奏作品把吳蠻的琵琶演奏帶進美國音樂社會之中；一方幫助吳蠻，另一方面與吳蠻合作，成就了她自己音樂的發展。

[哎呀，吳蠻呀！你要把你的相片再拍好一點呀！職業音樂家的宣傳照是有講究的，要黑白相片，都有標準尺寸的哦！這是好重要的事呀！哈哈！]到現在吳蠻還看得見像大姊姊一樣嘮叨的陳怡。陳怡是個心腸善良的爽快人，聲音很大，又愛

說愛笑，人還未到笑聲就已經到了。她性格豪爽愛幫助人，是個女中豪傑。

[呵呵！呵呵！] 周龍只是笑兩聲，彈一下手中的菸斗。他的菸斗是永不離手的，像個老學究一樣。他曾說過他不抽菸斗就沒有作曲的靈感。

[很棒，不錯。] 周龍話不多，頂多這麼恭維吳蠻一下。菸斗還是抽著不停。

這一對作曲家夫婦，在創作上兩人心靈密切配合，有一份外人進不去的默契；如果他們缺少了對方，當然也不會有今天各自的成就。在生活上也配合得巧妙，只是不同於一般家庭。陳怡是絕不做家事的；燒飯作菜，洗衣清潔之類細碎家事都是周龍一手包辦。吳蠻每次去他們家，總能享受到周龍的北方菜手藝。

他們在紐約的家是最熱鬧的了。紐約125街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他們租賃的公寓，成了中國學生來來往往的中轉站。在美國的同學互相之間如果失去連繫，往往在他們家可以得到信息傳遞，從而了解大家的近況。所以落腳美國東岸的音樂學生，沒有誰未曾借住過他們的家。吳蠻也是其中之一，到了紐約後她與他們夫婦常聚會來往，商議著怎樣在西方音樂界打拚，交流著音樂新的走向，吳蠻也是他們家打過地鋪的成員。

1991年夏季，陳怡申請到到資助，到上紐約州雅都夏季藝術家居住營(Yado Summer Artists Residency)住宿作曲，她把吳蠻也偷渡進營內，在優美清靜的環境下住了幾天，倆人共同作曲，合作密切。陳怡為吳蠻量身訂作琵琶獨奏曲《點》；這個獨奏曲改變了琵琶傳統的定弦，增添了琵琶演奏的難度。

為了使其他琵琶同行及年輕學子方便學習，吳

吳蠻琵琶行

蠻花了大量時間親自為《點》制定琵琶指法。還為此寫了一篇關於《點》演奏法的文章發表在美國〈長風月刊〉；這之後，這篇文章被中央音樂院學報轉載，也收錄在吳蠻1993年獨奏專輯裡。九十年初的中國音樂界對新音樂還是一片空白，傳統音樂界處於保守狀態，固步自封，不願去接觸新的鄰域。吳蠻極力向學院派演奏家們推薦《點》，但是無人問津，認為它太艱難而不敢去碰。今天，新生代琵琶家的情況完全改變了，《點》成了現代琵琶獨奏曲的代表作，是衡量琵琶演奏者對新作品和新技術掌握的標準量尺。吳蠻非常欣慰，她與陳怡的合作終於得到了成果。

《點》既體現了琵琶點的彈撥演奏特點，又表現了中國書法永字八法多種點的形態。它使用了陝西民間戲曲秦腔音調，其特殊的音律為琵琶增添了一個新穎的風格。這是現代琵琶獨奏曲的代表作，成了現今琵琶演奏者必須學習的一曲。

另一方面，這獨奏曲《點》也成為吳蠻與克諾斯樂團 (Kronos Quartet) 結識的一個媒介。

音樂學究周龍

克諾斯弦樂四重奏樂團的總監哈靈頓(David Harrington)有一次應邀在陳怡和周龍家作客，偶然聽到這琵琶獨奏曲《點》錄音帶，大為震撼，馬上打電話給吳蠻，自我介紹是克諾斯弦樂四重奏樂團的藝術總監和第一小提琴手，要求合作。於是吳蠻與克諾斯委約周龍作曲琵琶弦樂四重奏《魂》。

這首琵琶與弦樂四重奏的組合形式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也是周龍的第一個專門為克諾斯和吳蠻創

作的五重奏曲。它以京劇唱腔的形式表達，用弦樂器仿效京劇中的唱腔和鑼鼓點，以琵琶代表女聲青衣唱腔韻律貫穿全曲，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以這種嶄新面貌出現的中西合作。在首演的前一天經過六小時多的排練，《魂》在1992年匹茲堡現代音樂節首度演出，觀眾反應熱情；接著克諾斯樂團和吳蠻帶著《魂》到全美和英國各地巡迴演出，為時一年多。

這是吳蠻第一次與西方音樂家和音樂團體合作演出。克諾斯樂團敬佩吳蠻的藝術能力，欣賞她的琵琶演奏和職業精神。在五重奏合作中，吳蠻深深會到五件樂器是互相合作輔助的友伴，在音樂的表現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樂曲才是演奏的靈魂，每件樂器均擔任重要的角色，要共同把這靈魂活顯出來。與克諾斯樂團合作是吳蠻音樂生涯的轉捩點，而周龍的《魂》是其中的媒介。

作曲明星譚盾

克諾斯四重奏樂團與吳蠻合作成功之後，繼續談論下個理想作曲家該是誰，吳蠻便想到學校另一位才子譚盾。當時在紐約的中國藝術家很多，都活躍在東村，譬如艾未未、陳丹青、劉丹等等，譚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都正在尋找自己的定位。就在那時候，譚盾多次打電話來要求吳蠻把他引薦給克諾斯四重奏樂團，吳蠻就安排了一次三人聚會，克魯諾四重奏樂團的藝術總監哈靈頓代表樂團全權參加。三人談得十分順利，決定要譚盾寫個有特殊風格的音樂劇場作品。那一陣譚盾心情高漲，對吳蠻熱情有加，不時來個電話，常請她過去吃飯；譚太太靜潔也是吳蠻的好友，熱情好客。譚盾精湛廚

吳蠻琵琶行

藝，喜愛茗茶，是個深懂生活品味的丈夫和兩個男孩的好父親，在他家吃飯是一大樂事。

有一天，他在電話裡問吳蠻：[你可以唱嗎？]

吳蠻以前在中央音樂學院學過各地民歌，就在電話裡唱起她喜愛的河北民歌《小白菜》來，並把從中國帶來的民歌集借給譚盾。

譚盾花了半年時間精心為琵琶和弦樂四重奏而作的音樂劇場 (Musical Theater) 《鬼戲》 (Ghost Opera) 如是問世，《小白菜》這個中國民歌就貫穿全曲，以吳蠻的嗓音定音調，也由吳蠻親自演唱。《鬼戲》用音樂劇場形式走出了傳統音樂會的模式，採用中國傳統巫術文化元素譬如：人聲、石頭、水、紙和銅器打擊樂。演奏家們除了琵琶和弦樂器的演奏之外，還得要根據音樂帶著表情，用肢體來表演人生戲劇故事，從多方面的角度來突破傳統舞台的限制，使舞台的演奏與音樂的表演合成一氣，優雅、幽默而又有深度地說出一個完整的音樂故事。吳蠻那些年正在尋找一種新的音樂思想和審美觀，《鬼戲》正符合她創新音樂語言的目標。這是譚盾第一次的突破嘗試，也是他最成功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鬼戲》在1994年紐約下一波音樂節 (New York Next Wave Music Festival) 首度演出，得到音樂界和媒體一致認同，觀眾的反應熱烈。同年經華納兄弟唱片公司 (Warren Bros. Records) 旗下的龍沙其公司 (Nonesuch Records Co.) 錄音出版，隨後德國國家電台也錄製出版DVD。吳蠻與克諾斯弦樂四重奏樂團帶著這個作品走遍世界，在三年時間中到處演出，除了非洲之外遍及四大洲。至今這部音樂劇場還在繼續演出。這是吳蠻、譚盾與克諾斯合作的里程碑。譚盾以後創作的音樂多少帶有《鬼戲》的影子。吳蠻也從此與

克諾斯樂團在這二十多年來一直合作無間。

譚盾現在是聞名世界的作曲家，一顆耀眼的作曲明星。吳蠻和周龍、陳怡、譚盾，他們這批都是傑出的中國音樂家，把中國音樂帶到西方。他們來到美國共闖天下，是創業的先鋒人物，在這新世界茁壯成長，成了今天世界音樂界的頂端的人物。在吳蠻初入美國期間，他們相予協助，彼此密切合作。今天他們幾個中央音樂學院的老同學聚在一起時，還會談起當年在美國打天下的經歷，那段艱苦的生活，那份年輕的豪情壯志，種種回憶潮湧而來，而忍不住相對哄堂大笑。

如日當空盛宗亮

盛宗亮的英文名子是Bright，即明亮的意思；一聽這名字到就可感到他的音樂光環。他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屆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主修作曲；在1982年移居美國，得到皇后區紐約市立大學音樂碩士學位，又進修哥倫比亞大學，受教倫納德·佰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George Perle, Hugo Weisgall 和周文中，獲得作曲博士學位。

他的作品在中國、歐洲和美國頻頻獲獎，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01年11月獲得高達五十萬美金的麥卡瑟天才大獎，這是專門給予有發展前途的年輕人的高額獎金。麥卡瑟天才大獎的委員稱他為“具有創造力的作曲家”，這麼介紹他：[他的音樂既融合不同文化於一體，又超越創統美學的範疇。他的音樂是跨越文化的新音。他是傳統和現代音樂之間的橋樑和能量，是這個運動中重要的領袖人物。]

《銀河》(Silver River)是他第一部室內歌劇，他從1996年開始構思這部取材於中國牛郎織女神話之多

吳蠻琵琶行

元文化音樂劇。他想與吳蠻合作，特別請吳蠻來擔任琵琶演奏作為主角織女，但是他再三思考如何為織女定位，不能決定是否需要織女在歌劇中擔任演唱。吳蠻建議用琵琶的演奏表達織女的演唱，並以琵琶與男中音歌唱家牛郎對話。盛宗亮非常贊同這個建議，在電話中他們就達到協議，於是盛宗亮為吳蠻創作的織女角色因而誕生。吳蠻穿著古典的服裝上台加入表演，不僅要事先背下整場樂譜，要與台下樂隊和指揮配合，還要與台上唱歌和跳舞的演員一起表演。工作沉重，壓力相當大。這個織女的腳色是盛宗亮專門為吳蠻創作的。盛宗亮對音樂要求十全十美，對演奏家的要求苛刻也是出名的。

《銀河》由著名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編劇，新加坡導演王景生(Ong Keng Sen)執導，第一次雛形版於1996年聖塔菲夏季音樂會演出。當時吳蠻懷孕五個月，穿著臃腫的戲服以掩遮鼓出的身胎，熱得幾乎受不了。接著2000年炎夏於美國斯波來多(Spoleto)音樂節正式首演，兩年後繼而在費城和新加坡演出，並於2002年七月作為林肯中心藝術節重點曲目公演。受到觀眾熱烈的歡迎。

這以後，盛宗亮的其他作品只要有琵琶都經吳蠻之手。1999年四月有個插曲，盛宗亮受白宮委約為馬友友和吳蠻寫一首新作《民歌三首：為大提琴和琵琶而作》，特地在歡迎來美訪問的朱熔基國宴上首演出來。從此之後，這首二重奏也多次安排在吳蠻各音樂會中。

大型作品《南京啊！南京》是盛宗亮第一部琵琶協奏曲。2000年正當全世界都在慶祝千禧年時，德國著名的北方廣播交響樂團(The North Germ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NDR)的指揮大名家，鋼琴

家 Christopher Eschenbach 與樂隊也在籌劃在德國漢堡推出一場長達7小時的跨世紀多元風格的千禧音樂會，並且將由德國廣播電台實況轉播。琵琶協奏曲《南京啊！南京》由是誕生。吳蠻精緻的演奏藝術和知名度，加上與盛宗亮之前的愉快合作，使邀請吳蠻來首演勢在必然。通常西方樂團由於音樂家工會制度，樂團排練時間嚴格控制。如果是新的作品首演，通常會安排一個小時排練，這已是非常客氣的了。NDR樂隊這次是大手筆製作，委託多首新作品，邀請的都是大牌獨奏家，新作品量大，參與的演奏家也多，排練時間變得十分緊湊。吳蠻記得《南京啊！南京》只排練了50分鐘，音樂會前幾小時從頭到尾練一遍，就這麼晚上上台與觀眾見面了。

《南京啊！南京》用陝西民歌作為主題曲，旋律非常美麗，銅管和弦樂發揮得淋漓盡致，相對之下琵琶音樂部分顯得單純些，反倒像是琵琶領奏的交響樂曲。音樂會從晚上八點持續到次晨清早，場地爆滿，無人離席，人人都沉醉在歡樂的喜慶氣氛之中。

[其實我當時很是緊張，也充滿了興奮]，吳蠻回憶起來這麼說：[因為2000年是我移居西方十年之時；慶祝千禧年的音樂會，也正好是我作為職業演奏家的十年週年紀念。]

2003年三月，紐約愛樂樂團委託盛宗亮製作新作《歌·舞·淚》(The Song and Dance of Tears) 四重奏協奏曲，當年吳蠻與大提琴家馬友友、鋼琴家艾克斯(Emanul Ax)，和笙家吳彤在大指揮齊門(David Zimman)的指揮下與紐約愛樂樂團演出。此四重協奏曲引用大提琴、鋼琴、笙和琵琶，把東方與西方的樂器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相互結合創作，頗受聽眾的好

吳蠻琵琶行

評：吳蠻的藝術表達能力再次受到評論家和音樂同行的高度鑒賞。

盛宗亮的音樂風格近年來多偏向採用中國傳統民間音樂素材，在調性變化中玩得遊刃有餘，頗有自己的風格。自1995年以來，他在密西根大學作曲系任終身正教授。

多才多藝劉索拉

劉索拉也來自中央音樂學院那著名的作曲系77班。當她在大學部讀書時，吳蠻還是個附中學生，所以只有耳聞而並無來往。她是與譚盾他們同一個時代的出色音樂家。

劉索拉是個才華洋溢的女子，寫作小說，能唱能作曲，在80年代是位活躍的中國流行音樂前輩。她世代北京人，家世顯赫紅二代。她的個性鮮明而強烈，快人快語，眾所周知。她從中國到英國，後來又到了美國，曾經住在紐約。

1994--1995之際，劉索拉在美國要錄製一張爵士音樂唱片，她希望用琵琶作為領銜樂器，唱片公司因而來找吳蠻，她們倆才這樣結緣。她們在紐約見面，一拍即合開始工作。吳蠻對這位大姊十分尊敬，喜歡她直率沒有掩飾的性格，她們倆都是那種一頭鑽進工作就不要命地日夜苦幹的人，所以相處愉快。《東方藍調》(Blues in the East)這唱片就在1995年出版並進入《Bill Board》的排行榜。

這之後她們再度合作，錄製製作《中國拼貼》(China Collage) --- 琵琶與人聲專輯。為了能專注於創作，吳蠻從康州坐火車到紐約，住在劉索拉的公寓一個星期，兩人關門合作，吃喝拉撒和工作都在一起。劉索拉唱吟，吳蠻彈琵琶，人聲與琵琶交織是

此唱片的特徵。《中國拼貼》是劉索拉的創意，吳蠻提供琵琶音樂素材和演奏法，倆人合作創作，一唱一彈默契有加。唱片出版發行後，她們以〈索拉和吳蠻〉(Sola and Wu Man)二人組合形式在紐約多個演出場所表演，譬如紐約下城專演試驗性音樂的〈廚房〉(Kitchen)，又應邀在紐約現代音樂〈敲敲打打音樂節〉(Bang on a Can All-Stars)演出。

她們又合作出了一張琵琶獨奏《六月雪》(Snow in June)唱片，是由劉索拉作曲，吳蠻演奏；十多年前她們倆人還一起回到北京和上海參加爵士音樂節的演出，轟動一時。

劉索拉近年回到北京定居，與吳蠻的聯繫也就淡下來。

巴蜀作曲家郭文景

當年中央音樂學院的作曲系內有四大才子，轟動全校，無人不知。他們就是郭文景、葉小鋼、譚盾和瞿小松四人。這些精英後來都成了具有影響的音樂家。如今葉小鋼是國內的作曲大師，中央音樂學院的作曲教授，譚盾如前所述已經揚名國際，郭文景則高任中央音樂學院的作曲系主任，他們都是抵柱中流的音樂家。

《紐約時報》曾稱讚郭文景為唯一未曾在海外長期居住，而擁有國際聲望的中國作曲家。

而生在四川重慶的郭文景卻自認是一名永遠與大山、大地、大江在一起的巴蜀作曲家。

與盛宗亮一樣，郭文景也邀請吳蠻合作製作一部室內歌劇。這個音樂合作緣份來自郭文景與中國劇作家鄒靜在1997年原作的《夜宴》。1998年郭文景應英國倫敦藝術節委託，和荷蘭新音樂團聯合運作，

吳蠻琵琶行

其中所有的音樂家、主唱、指揮、及幕後人員均由歐美人擔任。劇中的琵琶部分擔當很重，是劇裡貫串全劇的說書人腳色。由於吳蠻當時在國際音樂界的聲望，所以音樂節特邀吳蠻從美國飛往英國擔任琵琶獨奏。

《夜宴》這室內歌劇是根據南唐宮廷畫家顧闳中的名畫《韓熙載夜宴圖》創作的，講述韓熙載因不願接受皇帝欽點出頭作宰相，而整日花天酒地的故事。劇中將意大利歌劇優美抒情的音調融合在中國古代精練典雅的旋律之中。全劇以琵琶獨白(獨奏)形式開場，只見舞台燈光漸漸拉開，韓熙載獨自坐在床上，只顯出他的背影。主題部分採用琵琶古典爾雅平穩的文曲音樂，然而隨著劇中人物的心情起伏，琵琶領奏也逐漸有大段落的戲劇化節奏跳躍。琵琶與西洋樂器和打擊樂器時而融合，時而對話，觀眾也可以感受到中西音樂風格巧妙的對比和交替。在排練中吳蠻一如往常慷慨地給予琵琶部分的再度創作，提供給郭文景許多合理的建議和修改。

1998年在英國倫敦藝術節《夜宴》推出世界首演。接著2001年又在法國巴黎秋季藝術節作第二輪由法國製作團體和華裔歌唱家們合作的法國版演出，由美籍華裔舞台劇導演陳士爭執導。接著在德國、荷蘭和比利時等歐洲國際巡演。2002年回到美國後，紐約林肯中心藝術節也把《夜宴》重排演出，連演數場，受到熱烈歡迎。

對《夜宴》的排演和演出，吳蠻記憶尤新。1998年她去倫敦參與初版演出時，正是兒子生下不久的時候，想念兒子至深；而2001年在法國演出時，在排練中突然傳來震驚全世界的紐約911事件。那天，吳蠻心情非常壓抑低沉。雖然在巴黎的演出，得到當地報刊和媒體的高度評價，譬如：法國世界報《La

Monde》破例地首次以讚美吳蠻的琵琶演奏作為評論歌劇的標題，但是她的心仍然牽掛在這個慘劇上，擔心到紐約人的傷亡，痛心於美國的犧牲。

郭文景有四川人的豪放，性格火辣，一如川菜裡的辣椒。和周龍一樣，他也是個老煙槍，只是抽的是香菸。他手從不離煙，滿身散發煙氣，沒有香菸就無法創作。他的性格爽快直接，沒有遮掩，說話是大嗓門，一口四川腔的普通話，笑起來聲如雷鳴，好像也帶有辣椒味。

郭文景的作品有令人出其不意的光彩，淋漓盡致的氣魄。他是個多產的作曲家，他的作品眾多，包括：《詩人李白》、《峽》、《古磁》、《巴》、《狂人日記》、《山海經》、《穆桂英》、《花木蘭》等等，並為40多部影視劇寫過音樂。他帶著學生創造潮流，是中國作曲界的領軍人物。

白馬王子葉小鋼

葉小鋼是生在上海的廣東人，出生音樂世家，他的父親是音樂評論家葉純之，他四歲時就隨父親學鋼琴，但是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中學畢業就下放到農場勞動，後來又進入工廠當鉚工六年。文革之後，他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是公認的四大才子，而且風度翩翩，俊朗瀟灑，是校園裡令人矚目的白馬王子。他的身邊不斷有美女擁簇，把吳蠻這些中學小女生看得又羨慕又嫉妒。

2000年在千禧年音樂會上吳蠻與德國北部NDR交響樂團首演聲宗亮的《南京啊！南京》之後，德國國家南方廣播交響樂團(The Saarbrücke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總監，由於與吳蠻合作印象極好，專程到後台找到吳蠻要求再度合作，請吳提出個當代

出色的中國作曲家名單。吳蠻提的名單中就有葉小鋼的名字；吳蠻信任葉小鋼的音樂，極力推薦他的才華，加之樂隊也積極與葉在歐洲的出版社聯繫，從而促成了葉小鋼《琵琶協奏曲》的誕生。

那個時代電郵剛出現，還不很普遍。吳和葉就試著以電郵往返聯絡，交換作品的意見。但是那時中國的電網郵件還非常不發達，發去一封信要等好幾天才能回信。吳蠻收到樂譜後就把問題和建議寫在紙上用傳真發給葉小鋼，所以他們也只不過是斷斷續續地以書信聯繫著。他們第一次對面坐下來討論樂譜，還是2002年在德國薩爾布呂肯的世界首演前兩天。這是他們離開學校後第一次見面，沒想到居然是在歐洲，更沒有意料到他們的合作是如此的順利和愉快。

葉小鋼是個典型的上海男人，細膩而雅致，深懂生活品味，說話富有幽默感；這麼多年來，還是那麼英俊瀟灑，一表人才。

這曲《琵琶協奏曲》可以說是葉小鋼為吳蠻而寫，曲目光滑亮麗，既有新疆地方的音樂，又有中國北方戲曲節奏的特點；除了旋律動人的歌唱，還有民間舞蹈熱烈的動感。中間有段精彩的琵琶華彩段，依照西方傳統協奏曲的形式分成三樂章。作品經過吳蠻之手再次詮釋後，與樂隊配合得天衣無縫，演出十分轟動，很多德國媒體給予很高的評價。這之後，德國廣播樂團要求制唱片，吳蠻又再次飛到德國，與德國老牌指揮家Günther Herbig再次合作錄製唱片；樂曲收錄在葉小鋼專輯中，由德國的維歌(Weigo)唱片公司出版。

葉小鋼曾著作三部大型舞劇：《紅雲》、《三選》、《地平面》、《最後的樂團》、《大地之歌》；

交響樂《釋迦之沉默》、《一個中國人在紐約》和《西藏之光》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加拿大、美國、日本、台灣、新西蘭、英國、德國、芬蘭、挪威、和瑞士等地演出。他現任中國音樂協會主席，上海交響樂團住團作曲家，及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帶出一批批年青有為的中國作曲家。

秦聲華韻趙季平

趙季平在1970年畢業於西安音樂學院作曲系，又於1978年進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進修。趙季平在西安城南文化路上的戲劇研究所工作了整整21年，現任西安音樂學院院長。他的作品豐富，譬如管弦樂《秦川抒懷》，女聲獨唱《春江花月夜》和《錦繡秦山》，舞劇《秦俑魂》，以及《夢迴大地》交響民樂等等。曾為很多電影和電視劇配樂，一再獲得獎牌；譬如為《紅高粱》電影的作曲得到第八屆[金雞獎]最佳作曲獎，為《孔繁森》電影作曲得到第十六屆[金雞獎]最佳作曲獎，為《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電影得到法國[南特]國際電影節最佳音樂作曲獎。他被推崇為中國音樂的掌門人，是位活躍在世界樂壇的陝西籍音樂家。他在百劇之王的秦腔裡翻騰衝浪，呈現出一代音樂弄潮兒的風流雄姿。

吳蠻小的時候就聽到他為《紅高粱》、《黃土地》、《大紅燈籠高高掛》和《大宅門》影視的音樂配樂創作，把《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中的《顛橋曲》唱得純熟，覺得他把中國傳統的音樂操縱得十分自然，原汁原味的憨厚中充滿了衝激的創造力，而喜愛不已。

趙季平是吳蠻極為尊敬和愛戴的中國作曲家。要提到吳蠻與趙大師的結緣經過，還得回到2002年美國

著名的探戈塢夏季音樂節。

那時吳蠻還是住在波士頓，日本的電視電台NHK公司，決定與吳蠻所在的美國絲路樂團合作，要把喜多郎20年前第一次拍攝的《絲綢之路》紀錄片再度製作，出版《重訪絲路》電視紀錄片。絲路樂團經多次考慮，決定邀請趙季平和趙麟父子檔來擔任作曲。於是趙季平帶著夫人及兒子全家前來上紐約的探戈塢夏季音樂營參與創作合作。

探戈塢的夏天美麗而幽靜，附近林木濃密，草坪綠茸，野花遍野，到處瀰漫鳥語花香，真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高度集中的兩個多星期裡，樂團和趙家父子每天作曲、排練、彼此討論；音樂寫成之後，再遷軍移師到紐約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正式錄音。日本NHK的負責人葉也是全程跟隨，滿意的笑容整天掛在臉上。

趙季平個性謙和仁厚，是個典型的爽朗西北漢子。他與吳蠻相處得特別融洽，兩人的音樂理念相似，談得也投機，異地他鄉有緣相聚，一見如故，合作得非常愉快。吳蠻以西北人的習慣叫他趙叔叔，與他的兒子趙麟稱姐道弟。

[趙叔叔，你能為我寫一首琵琶協奏曲嗎？我會安排讓西方樂團出資委約。]

趙季平當時毫不遲疑一口答應。他欣賞吳蠻的才華，樂意為她作曲。當然如果有西方樂團支持，等於是西方音樂界的認可，也是一份榮耀。

吳蠻從各方面尋找機會，也不斷與趙季平保持連繫。一直到2013年，澳洲悉尼交響樂團提出要和吳蠻合作，他們願作為主要委約樂團，並邀六個美國樂團一併委約資助；如是，作品可以得到廣大的支持，也有在多處演出的機會。

趙季平為吳蠻量身訂作寫出這首《第二號琵琶協奏曲》，他看重吳蠻家鄉杭州的小橋流水，江南柔美而婉轉的吳濃軟語，創作出來的旋律準確地把握了琵琶的語言特色，使傳統的曲調和西方音樂的色彩配合得天衣無縫，沒有一點澀味，只有醇厚和甜美。吳蠻喜愛趙季平的音樂一如喜愛其人，誠樸開朗，撼動人心，沒有噱頭，不用誇張。令人想到他曾經說過的話：[我一直在民間追求作品的人民性。音樂作品不僅要進入音樂史，更要進入人心，這樣才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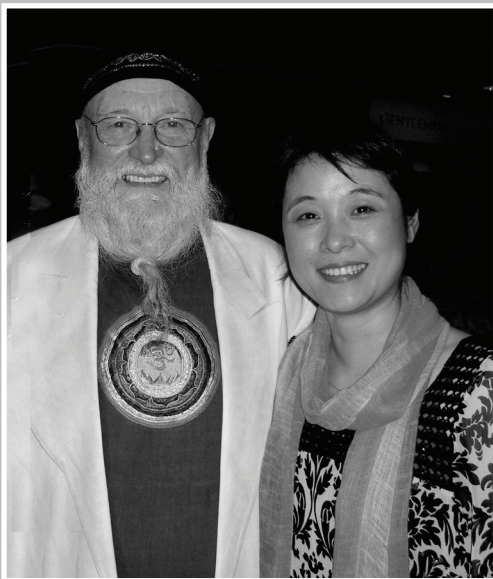
2013年吳蠻從美國聖地牙哥飛到北京，趙季平也從西安趕到北京，兩人在一起交流切磋，工作了一個下午。2013年十月底吳蠻帶著這首琵琶協奏曲來到澳洲悉尼，廳頂如帆船起伏的著名悉尼歌劇院第一次飄揚著琵琶與交響樂交融的聲音。遺憾的是趙季平生病了，不能參加首演盛典。但是他後來聽了現場的錄音，頻頻稱讚演奏得真好。

趙季平後來親自參加了這首琵琶協奏曲的中國首演，這是2014年五月在北京中國大劇院，吳蠻與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演出，由陳佐湟指揮。次年五月，北京國家交響樂團推出趙季平作品音樂會，系統地發表了趙季平近年的作品，也包括了這琵琶協奏曲，由年輕代活躍的指導家李新草擔任指導。中央電視台當晚在晚間新聞中，報導並播放了一節琵琶協奏曲。

此外吳蠻還攜帶《第二琵琶協奏曲》在美國聖地牙哥、聖塔若莎、聖路易斯、水牛城、歐洲的盧森堡等十個樂團和城市演出。每場演奏吳蠻都受到觀眾熱烈的歡呼。

第九篇

與西方作曲家



與音樂魔術師賴利合影

前衛大師尋新音
靈感來至東方琴
雲下巧有仙女降
東西合璧譜雲裳

自1970年以來，美國開始出現一些前衛藝術家，在文學、繪畫、舞蹈和音樂各方面立圖掙脫歐洲傳統的窠臼以發展個人的新風格。一些成長在美國60到79年代的音樂家，經過嬉皮時代的社會潮流洗禮，積極尋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們反戰爭，接受東方佛教的哲學，也鍾情於印度音樂，常常旅行到印度，受印度音樂影響至深。

早期中國還沒對外開放，導致這些音樂家紛紛前往印度去尋找東方音律。吳蠻恰巧在90年代出現在美國，正是這些音樂家渴求中國音樂的時候。吳蠻先後和這些音樂家結識，一起合作製作音樂，覺得自己像是個音樂大使，用音樂作媒介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習俗傳播到他們的曲譜中。

吳蠻曾與許多老中輕代作曲家合作；在這裡我們來談三位：哈瑞森、格拉斯和萊利。

前衛音樂家哈瑞森

魯·哈瑞森(Lou Harrison, 1917-2003) 是音樂界的一位代表人物，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現代音樂作曲家。他熟練好幾種語言，包括手語、中文和Esperanto，一種可泛用於世界各地的實驗性語言。他的音樂特色是大量採用非西方的樂器，尤其是他的打擊樂音樂創作之中。他終身不息不休地撞擊關閉之門，要達到社會上對不同性向之人權平等，對不同文化的普遍尊敬，對自然環境的保育，和對不同地域旋律的欣賞。他是個公開出櫥櫃的同志，他的終身伴侶比爾·衛格(Bill Colvig)製造樂器，一對老夫老妻長期住在舊金山外的郊外小鎮，埋首作曲及共同經營他們的打擊樂團。

魯·哈瑞森在1960年間大陸還沒開放的時候遍遊亞洲，去過日本、韓國和台灣，並在台灣學習中文。他喜愛東方的音樂，也偏愛爪哇的加美朗(Javanese Gamelan)音樂。加美朗運用一套很特別的樂器，其中包括打擊、吹奏和弦樂器，少則數人，多則幾十人穿著當地蠟染的絢麗衣服在一起合奏；樂器發出鍾鑼青銅激昂或是管弦木竹婉轉的旋律，複雜而精巧，引人遐思。印度文化是瓜哇文化的源泉，印度史詩是瓜哇藝術的基礎，當伊斯蘭教傳入印尼之後，又帶入蘇丹宮庭的華麗旋律，再融合瓜哇地方性的歌謠，而出現加美藍這個異彩，的確是多種文化的結晶。而最重要的是，加美藍是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有活生生的欣喜和悲傷，夢想和眼淚。哈瑞森在1982-83創作雙奏曲(Double Concerto)，勇敢而前衛地把爪哇的樂器加在小提琴和中提琴之中一起合奏，引起音樂界強烈的反應。他一生中創作四個交響曲，其中使用了不同地域的樂器和語言，包括東方的各種音樂。

在哈瑞森過世前一年，他獲得2002年美國音樂頒發的年度作曲家(Musical America Composer of the Year)的最高榮耀。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十一年後，吳蠻也同樣獲得美國音樂頒發的2013年度演奏家(Musical America Instrumentalist of the Year)的最高榮耀。

《琵琶與弦樂協奏曲》

哈瑞森熟習中國作曲家劉天華(1895--1932)的作品。劉天華是中國早期1920-30時代的民族樂器作曲家，著名文學家劉半農之弟，他曾向江南的民間音樂家學習二胡和琵琶，並隨外籍音樂家學

習小提琴及西洋作曲理論。他的作品有十首二胡獨奏曲，三首琵琶獨奏曲和兩首絲竹合奏曲。哈瑞森如是早就知曉中國傳統樂器，他與吳蠻認識之後，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和德國斯圖加特弦樂團共同委約他為吳蠻量身定作寫出《琵琶與弦樂協奏曲》(Concerto for Pipa and String Orchestra)，在他80生日專門慶祝他音樂生涯60週年時上演，這同時也是1997年度林肯中心藝術節的核心節目，由美國指揮家戴維斯(Dennis Russell Davis) 帶領的德國斯圖加特樂團與吳蠻一起，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的愛麗舍杜麗音樂廳(Alice Tully Hall)首演。那還是吳蠻剛生完兒子的兩月後的事。

這首琵琶與弦樂協奏曲用單旋律，沒有琵琶傳統慣例的複雜多變演奏手法，而是採用簡潔的單音符，很是單純清亮，甜美一如加州的陽光；但是用簡單的音符來表達音樂的層次往往使演奏的難度提到極高度，因為曲譜中沒寫指法，演奏者必需用自己的想像力去發展指法和風格以便詮釋樂曲。這又是一個對吳蠻的挑戰，她在演奏此曲中必需建立獨立見解，發展二度創作；也就是說，再度創造作曲者的作品，用自己的創造力來詮釋原作曲家的創造意境。

哈瑞森和這批新衛音樂家有個共同點，就是極端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能夠容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特色，對人對事都絕不劃地為牢，這和他喜愛世界各地不同地域音樂一樣，來自一個寬容豁達的胸懷，沒有虛偽和成見，充滿對世上一切美麗事物的喜愛。哈瑞森和吳蠻合作愉快融洽，在寫這首琵琶協奏曲的過程中，他多次虛心請教吳蠻有關琵琶和中國音樂的問題，並且他也鼓勵吳蠻發揮創造性，給她一個完全自由的再創作空

間。1996到1997還是電話和傳真的年代，吳蠻和哈瑞森探討音樂多是經過無數的電話和傳真交流。

哈瑞森是為吳蠻作曲的第一位西方音樂家，也是第一位西方人為琵琶寫出的重要音樂作品。這首協奏曲從1997年發表至今，吳蠻一人在世界各地與不同的樂隊合作，已不下三四十場。吳蠻在二度創作裡浸透許多自己的思想和演奏法，此曲好像已成為吳蠻的專利，目前還沒有其他人去嘗試。這也是近十幾年來她在舞台上公開演奏得最多的一個琵琶與弦樂協奏曲。

極簡音樂大師格拉斯

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 1937---) 是當今極有影響力，著作等身的美國作曲家。他受佛教影響深遠，是個奉行西藏喇嘛、長期吃素祈禱的佛教徒。他自稱是個佛教、印度教、猶太教、道教等等混合的教徒，尊敬不同信仰，能從所有的宗教裡吸取智慧。他愛好印度音樂，和西塔琴大師印度音樂家拉維. 香卡 (Ravi Shankar) 是好朋友。他是個尊崇極簡主義(minimalism) 的作曲音樂家，因為他的曲調深受印度Raga音樂的影響，曲調常有旋律一再重復出現的特徵，一聽就知道是他的作品。在1990至2000之間，格拉斯的旋律以羅曼蒂克的形式出現，達到盛產的高峰，他寫出很多歌劇、舞台劇、一連五部協奏曲和三個交響樂。他也為電影作曲，幾部成功的電影錄音，受到廣大聽眾的喝彩和音樂評論界的獎牌。他寫的歌劇引用文學的源頭，譬如著名的《流放殖民地》(Penal Colony, 2000) 是根據文學大師卡夫卡的原著。

吳蠻對格拉斯早有所聞，也熟悉他的作品，

第一次見到他本人還是1998年兩人同台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的時候。當時維也納廣播交響樂團(ORF)演出格拉斯的新作《第四交響樂》，同時也推出琵琶協奏曲《驚雷》的歐洲首演，這是來自澳門的美國作曲家林品晶專門為吳蠻創作的琵琶協奏曲，由活躍在歐洲的美國指揮家戴維斯(Dennis Russell Davis)指揮。

在排練、共餐和休閒之中，吳蠻和格拉斯有很多接觸和交流的機會。在這到處蕩漾著羅曼蒂克氣息的音樂之都維也納，他們閒來在優雅的咖啡店喝下午茶，隨意談天說地；咖啡和紅茶的香氣滿溢一屋，明媚的陽光從花樹間斜射進來。吳蠻發現格拉斯對中國音樂非常感興趣，頻頻詢問中國的文化和習俗。吳蠻也聽到格拉斯講述美國音樂的發展趨勢，隨他的介紹進入一個新的音樂天地。吳蠻好奇地問他為何如是熱衷印度音樂，而形成他自己獨特的風格。格拉斯侃侃而談，回憶起他年輕時在法國學習音樂的時代，在那時結識到西塔琴大師香卡，而開始學習印度音樂。他嚮往東方文化；吃素，信佛，是西藏佛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忠實隨者；他家裡收藏很多從印度來的古董菩薩像，東方文化顯然是他心靈中的認可。

格拉斯還是第一次聽到吳蠻的演奏，由衷地喜愛她的演奏風格，當時就說要為吳蠻作曲。

室內歌劇《聲音之歌》

就像所有的藝術品一樣，作曲是需要一段時間的沉澱才能成熟的，同時也不能沒有一個適當的時機。這個機會一直到2002才出現。這年格拉

吳蠻琵琶行

斯應具影響力的美國話劇團(American Repertory Theater)之委約，創作室內歌劇《聲音之歌》(The Sound of a Voice)，格拉斯決定以室內樂的形式著手，其中的樂器應以琵琶為主，貫穿全曲，是主要的棟梁。此外還有兩男兩女四位聲樂家，由舞台劇大導演伍德若夫(Robert Woodruff) 導演。美國華裔劇作家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寫劇本，以一個日本民間的鬼故事為根據，從日本的聊齋改寫。黃哲倫住在紐約市中央公園附近，吳蠻和格拉斯親自到黃家專誠討論這次合作的細節。

黃哲倫是美國出生的著名華裔劇作家，他的百老匯劇《蝴蝶君》(M. Butterfly) 曾獲東尼大獎。在典型紐約的三室一廳豪華居所，吳蠻、格拉斯和黃哲倫坐在現代家居風格的客廳裡，從故事選擇、樂器組合、歌唱家和導演人選都一一仔細熱烈討論。格拉斯考慮到這是一部以琵琶為主奏樂器的室內歌劇，在樂器組合上特意選擇了長笛、大提琴和一組打擊樂來配合琵琶。這個歌劇有上下兩部，第一部就是《聲音之歌》，第二部是《夢的旅舍》(Hotel of Dreams)。

《聲音之歌》於2003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波士頓的美國話劇團首演。演出後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場場爆滿，連續演出一個月之久。吳蠻全時間參入演奏，在這歌劇之中琵琶的演奏是連結整個戲劇故事的線索，份量極重。當舞台上一位武士獨自練習劍術時，吳蠻還獨奏一段極富格拉斯風格的琵琶作為陪伴，每次都讓全場觀眾聽得熱情沸騰，喝彩不絕。

格拉斯的音樂獨具霞光電掣，結構豐富而變化無窮；他的音樂受印度的影響，也採用佛教音樂的傳統，喜歡採用重複的旋律，一小節音調可以

重複30次，但是並不是每次都一樣的，在重複之中漸漸有微妙輕巧的變化，並有其他的樂器逐漸參入，令觀眾聽來心靈受到撼動和撞擊。在演奏這種看來簡單而實則極端複雜的音調之中，音樂家不能不高度集中精神，千萬不能走神，一走神就回不來了；必需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以便與周遭的樂器和指揮配合。所以一場演奏下來，大家滿頭大汗，都說格拉斯的音樂極具挑戰性。

這是吳蠻第一次和格拉斯合作演出，在這一個月裡見識了很多，與格拉斯熟了，對彼此的音樂了解更深，又跨入一個新的音樂戲劇領域。吳蠻也受到舞台演員工會的嚴格規範考驗；譬如排練不能隨便加時，超時加班都要加工資，開演前何時到劇場，何時可以離場，音樂家該穿什麼顏色演出服裝之類，都有一定的規律；吳蠻也見識了一次演員工會的厲害。

《獵人星座協奏曲》

2004年世界奧運會在希臘的首府雅典展開，古希臘是奧林匹克競賽的發源處，所以這次大會特別盛大。格拉斯受奧運大會委託，譜曲《獵人星座》(Orion)在體育競賽前的藝術節中首演，這大型組曲由七首迷你協奏曲組成，分別代表七個國家涵蓋世界五大洲。吳蠻再度與格拉斯合作，這次她不僅擔任琵琶的獨奏，也參入琵琶的寫作。

格拉斯在紐約的家是一棟紅磚三層小樓，座落在藝術家雲集的東村(East Village)，屋內散佈曲譜、書籍和古董菩薩像，周圍充滿了紐約氣氛，街道旁都是酒吧、書店、畫廊、還有各國風味的餐館，到了晚上尤其熱鬧非凡。格拉斯把他正在

吳蠻琵琶行

寫的琵琶曲調用鋼琴試彈，吳蠻同時也在琵琶上試彈，再進行共同討論，彼此交換意見。當吳蠻指出某些曲調的處理不適合琵琶的時候，格拉斯也完全信賴吳蠻而依她的意見修改。格拉斯看重吳蠻在琵琶方面的造詣和對音樂的詮釋，再三對她說：[你認為怎麼彈得舒服如意，就怎麼去彈吧！我把曲子交給你，你自己把它二度創作成琵琶曲吧！]

《獵人星座 -- 中國》協奏曲的引子是吳蠻寫的，主體曲是格拉斯以吳蠻的十分鐘即興獨奏為基礎而創作出來的，到了中間華彩段又是吳蠻的自由即興發揮。即興即意味當下自由演奏，吳蠻在華彩段的演奏會根據現場不同的心靈感受而盡情表達，每次都不盡相同。因為她加入作曲，吳蠻後來拿到的不僅是演奏的薪酬還有作曲的稿費。

在這次世界奧運會的音樂演奏之中，除了吳蠻以琵琶代表中國之外，還有來自印度的西塔琴，非洲的彈撥琴，南美的巴西打擊樂組，澳洲的原住民迪吉里杜長管，北美加拿大民間小提琴，和希臘本地歌手，一共有七位國際音樂家參入與美國格拉斯電聲樂隊合作。演奏展開在古希臘遺留下的的狄俄尼索斯露天劇場(Dionysus Theater)，這古劇場古跡斑駁，周圍的殘岩破壁仍然不斷地叨念古希臘過去的光耀，大理石柱舉臂往天空聳立，擁抱希臘千年不變的燦爛晴空。《獵人星座》的音樂從廢墟升起，七個地區的旋律如獵人星座中七個星辰先後甦醒發光燃燒，一圈又一圈地在露天劇場重複迴響，喚醒了古希臘沉睡的靈魂。

中國的琵琶有史第一次響徹在古希臘的神殿

上，像是兩個古文化在擁抱舞蹈！吳蠻仿佛置身在於三千多年前古希臘歷史之中，忘情忘我地隨著琵琶的旋律即興飄蕩，曲終時全場不斷呼喊「吳蠻！吳蠻！」這才把她喚回。這次震撼人心的演出，使觀眾和參與的音樂家都終身難忘。

從此以後，吳蠻與格拉斯合作無間，直到今天。

加拿大格林·古德基金會在2015年頒獎給格拉斯，推崇他對音樂的貢獻。吳蠻是評審團中唯一的音樂器樂評審委員，對格拉斯的音樂推舉和介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曾經在前面提過，吳蠻也曾在1999年獲得過古德音樂新人大獎。他們這兩個音樂上合作密切的好友，先後得到這個榮耀。

音樂魔師萊利

特理·萊利 (Terry Riley, 1935--) 是極簡音樂主義的前衛級作曲家，在美國音樂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古典、爵士、電子樂、印地安人音樂、藍調、到世界綜合音樂，他無所不精，他創造出來的曲調如夢似幻，所以音樂界稱他為神祐的魔師(Blissful Wizard)。萊利這批音樂家成長在美國60年的嬉皮時代，他們反戰爭，接受東方佛教的哲學，積極尋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也鍾情於印度音樂，常常旅行到印度，受印度音樂影響至深。他信奉極簡主義，舞台的佈置、演員的表演、歌劇的旋律、舞台的台詞，都極端簡單樸實。他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是1968年寫的《In C》。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民族音樂團曾經演奏過，萊利還曾很得意地給吳蠻聽過那個錄音。

在美國，主流的音樂圈子其實很小，志同道合的音樂家常在各種場合碰面。由於和克諾斯四重奏樂團的合作，吳蠻在音樂節和音樂場合認識到萊利，當時萊利還沒有接觸過中國音樂，吳蠻像一個音樂大使，利用這些機緣向他介紹了中國音樂。早期中國還沒對外開放，導致這些音樂家紛紛前往印度去尋找東方音律，現在機會到了，正是要傳播中國音樂到世界上的時候。吳蠻覺得自己像是在講故事，用音樂作媒介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習俗講給萊利聽。

有一次，吳蠻應邀出席德國德累斯頓(Dresden)的音樂節，在排練的空隙中聽了一場精彩的音樂會，那就是萊利的即興鋼琴演奏會。萊利的音樂的確有神奇的魔力，既有西方音樂的結構又有東方音樂的神韻，兩者相交如奇跡出現，給吳蠻留下深刻的印象。

《星辰相交的神奇》

順理成章地，吳蠻和克諾斯弦樂四重奏委約托萊為他們寫作，於是《星辰相交的神奇》(The Cusp of Magic, 2008)有幸誕生。這首長達43分鐘，琵琶與弦樂四重奏的室內音樂，是萊利為慶祝他自己七十歲生日而作。其中的琵琶演奏技術相當複雜，吳蠻不僅獨擔重任，還有幾段她要開口歌唱。

這是萊利第一次為琵琶寫作，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琵琶音樂，只要有吳蠻的音樂會，萊利會特地趕到，坐在觀眾席裡聆聽。有一次吳蠻在紐約與一些爵士音樂家玩了一場音樂會，萊利和他也是爵士吉它演奏家的兒子都趕去捧場。他與吳蠻合

作一年多，他們不用電子版曲譜，還是依賴郵件傳遞原版曲譜，每當萊利寄來一段，吳蠻就試作在琵琶上彈奏，然後再由電話討論改寫。在這部音樂裡，萊利特別註明吳蠻在創作上的貢獻。

《星辰相交的神奇》包括六個部分：《引子》、《佛室》、《育嬰室》、《婚禮》、《愛密麗和愛莉絲》、和曲終的《祈禱圈。》 這個室內音樂的名字來自每年一次雙子星與巨蟹星交會的弧線，這個瞬時發生的奇跡，也正是夏令的開始。在西方古老的傳說中，夏令是平淡無奇的白日世界的終結，幻夢無稽的黑夜世界的開始；正如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所表達的，人們放肆無憂地載歌載舞以儀式慶祝這個特別季節的來臨。萊利這個魔師用此主題把他的音樂帶入超自然的境界，好像印第安人吃了有魔幻性的仙人掌，整夜不眠不休地圍在野火邊祈禱，哼唧唧唱歌不絕，在現實和虛幻之間漂遊浮沉。

萊利自己說：[在這部作品中，琵琶和西方弦樂的音色和共鳴象徵兩個文化的邊際，他們的相交使西方的音樂得以有東方的口音，東方的音樂也得以有西方的腔調。我希望能把這個地區融合得無縫無痕，以致聽眾在兩個世界中遊蕩，而在曲終的時刻不知他們如何身達此境.....。]

這部音樂作品包攬弦樂、打擊樂器、爵士音樂混合琵琶、人聲和兒童玩具發出的聲音，以眾聲的重奏來影射人世的多相多貌。曲調精采動人卻又極端簡單，導致樂器相互之間的配合和演奏極為艱難；節奏又變化多端，緊湊地一環扣著一環，演奏家絕不能分神，只要其中有一人稍微走神就會破壞全曲。

吳蠻琵琶行

在《佛室》和《育嬰室》的兩段中吳蠻還表演獨唱。《育嬰室》的中國搖籃曲歌調是萊利作的，中文的詞句是吳蠻自己填的。吳蠻想到她的幼兒，自己長期在外演奏無法在家看顧他，心裡滿溢思念之情，滿懷柔情地唱著：[楊柳輕輕飄，月亮高高掛，媽媽回來了，寶寶快睡吧！] 母愛纏綿，聽眾的心扉無不為之顫動。

這部作品的唱片已由龍薩奇公司(Nonesuch Records Company)在2008出版發行。吳蠻和克諾斯弦樂四重奏帶著《星辰相交的神奇》走遍美國各大音樂廳和歐洲音樂節。由於這是萊利為吳蠻和克諾斯量身定做的，其中許多音樂演奏的細節都有一定的高難度和精緻的要求，除了吳蠻和克諾斯之外，至今還沒有其他音樂組合能演奏這部作品。

2015年六月在萊利80生日的慶典音樂會上，吳蠻與克諾斯四重奏以及一大批音樂界朋友，在加州舊金山灣的爵士音樂廳再度演出這個作品，與熱情的觀眾盡情地分享了45分鐘《星辰相交的神奇》全曲。



與墨西哥音樂家

第十篇
音樂創作



千餘年的靜寂 在佛光無限中蘇醒
敦煌彩壁飛天 反身而彈琵琶天韻

吳蠻雖是琵琶演奏家，但是琵琶並沒有限制住她，反之，她改變了琵琶，給予新的聲音，新的觀念；她不斷地挑戰既成的音樂，創作新的語言，為傳統音樂家發展出一條新的路徑。她善用時機，創造可能，開闢出中國琵琶在國際世界的一片天空。她一直帶領潮流，走在音樂創造的前沿；在過去25年，吳蠻的音樂不斷地帶給聽眾驚喜，她的音樂思想影響了年輕的一代音樂家們。

《中國的琵琶音樂》等唱片

寧巴斯(Nimbus)是著名的英國唱片公司，專門錄製有價值的世界音樂和歐洲早期音樂。吳蠻還在中國時寧巴斯就對她有所聞，已經開始注意到她的動向和發展。

吳蠻到了美國後，寧巴斯就在1993年邀請她到英國，在古雅的伊麗莎白大殿開獨奏會，會後在倫敦郊外的公司錄音。這個地區位於起伏的小丘之中，環境優美幽靜，有大片綠茸茸的草坪，令人心逸神往，音樂靈感油然而生。吳蠻第一張完成的唱片叫做《中國的琵琶音樂》(Chinese Music for the Pipa)，集多首傳統琵琶獨奏曲，效果極佳，被英國廣播公司評為四顆星。

1996年吳蠻再度受邀赴英國，參加英國廣播公司主辦有百年歷史的的逍遙音樂節(BBC Proms)。這是個大眾化的音樂節，除了交響曲和室內音樂之外，也有個人的歌唱和演奏，大部分節目舉行在有百年多歷史的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Albert Hall)；廳裡不僅坐滿了人，聽眾還可以在舞台前席地而坐，親密地接近台上的演奏家。吳蠻還是歷史上第一個被邀請的中國傳統音樂家，她帶領了幾位居

住美國的中國傳統樂器演奏家，一起來參加這個音樂節；其中有拉二胡的黃天佐，彈古箏的楊藝，還有吹笛子和鎖吶的劉啟超。那真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中國傳統音樂第一次響徹倫敦皇家阿爾伯廳，飄揚在上千人面前。

吳蠻和中國音樂家這次演奏也被錄製成唱片，叫做《吳蠻和樂隊：中國傳統和現代音樂》(Wu Man and Ensemble: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Music)。這張唱片得到英國廣播公司的五星評估，被法國音樂雜誌評為世界最佳唱片前三名。

當時國際音樂界對中國音樂還是一片空白，這些演出和唱片填補了一些國際的渴求，吳蠻的名字在英國的音樂界造成影響，早在她的聲名流傳在美國之前。

《西北尋根》紀錄片

2006年五月，吳蠻參加一群采風者，從美國到中國西北地區---山西和陝西的北部黃土高原一帶。除了她是演奏家外，其他的采風同行均是中國音樂理論家和研究者。

很久以來吳蠻就嚮往在這些貧鄉瘠土的中國傳統音樂，覺得中國農村的音樂形式異常豐富，深受道家的宗教影響，與人民生活緊結在一起；譬如結婚紅事和喪葬白事的儀式音樂，皮影子戲曲伴同說唱音樂，還有當地的民歌、器樂等等，這些均與傳統音樂息息相關。在城市人的生活之中，音樂是娛樂，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這些鄉下農民來說，這些音樂就是他們的生活。在當時2005-2007年之際，沿海地區大肆發展，而偏僻的西北農村仍然窮困敝塞，村民居住環境很差，生活各方面都匱乏

不堪。在這情形之下，音樂的功能更為重要。

另外一方面，在此黃河流域中國文化發源的古老小村落，上千年的文化正在慢慢消失零落；年輕人都到大城市去打工了，老一代的音樂傳不到子女，家庭代代相承的手藝已經面臨失傳。這些音樂後繼無人，很有斷層之憂，如不再鼓勵提倡，可能不久會從這土地消聲匿跡。

吳蠻與這些音樂學者去了一次西北後，目睹這些音樂的沒落，深深感到如果不把這些鄉土音樂記錄下來，將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於是在2006到2008連續三年，吳蠻毅然決然深入西北鄉村，自掏腰包來拍攝和製作一部紀錄片。城裡的人根本不知道這種音樂，當年在音樂學院時吳蠻自己也未見識到這種真實的民間音樂。

朋友們聽說吳蠻要去西北鄉下紀錄鄉音，個個驚呼：[蠻子，你去那樣的地方幹嗎？瘋了嗎？]

紅白喜事和皮影戲

吳蠻一到北京，當天下午就與攝影師安德列接洽。安德列是個意大利人，八十年代到北京來生活，說得一口京片子，有個東北太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住在北京十分自在，像個道地的北京人，大家都叫他老安。老安是個職業攝影師，曾為意大利及歐洲很多電台製作節目，也像典型的意大利人般爽朗熱情，快言快語，而且說起話來手舞腳蹈，象意大利人一樣滿身都是表情。

老安與吳蠻一拍即合，談得志同道合，滿腔熱情，都有興趣去農村為民間音樂作紀錄片。還有一個叫做小武的年輕助手，是個在廣告業作事的北京人，願意作他們的義工。他們開著老安的一部本田

越野車，吳蠻負責汽油錢，車上堆滿攝影器材，三人就這麼往西北鄉下開去。

老安到底是從出產法拉利的意大利來的，車子開得飛快，又學到了中國的開車習慣，不屑遵守駕駛規律和交通規則。一路他話說不完，雙手忙著加重語氣，難得放在駕駛盤上；不到五個小時，他們就從北京飛車到了西安的陽高縣。

他們到的鄉鎮相當封閉，根本不對外開放。小武和吳蠻都自稱是從北京來的，也就混過去了。老安這個高鼻子綠眼睛的人是個難題。吳蠻建議他冒充是新疆的回族，老安知道她成心戲謔他，鼓着綠眼睛大聲說：[如是新疆人就完了。]

於是派出所的人把老安帶走了，說是要請他住政府招待所。這堂堂的政府招待所連私人洗浴室也沒有，條件惡劣之至，還要每晚收60元。吳蠻和小武這兩個北京人住的縣鎮旅館也好不了多少，只是還有個骯髒陰暗的私人廁所，可是連被單都是黑污污的；他們穿着衣服倒頭就睡，什麼都不敢碰。好在他們在旅館只是睡覺而已，早上六時就進村子工作一直到天黑。每天在和農民一起吃點白飯泡白菜湯。鄉下的艱辛落後不是親身體驗真是不能想像。老安開玩笑戲說這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農家條件。

吳蠻是與北京中國音樂研究所的教授朋友聯絡好的，她直接與村莊裡的藝人接洽，省去了與當地官方部門糾纏不清的繁雜手續。在鄉下，五月份是辦喪事的吉日，冬天死去的屍體都還留著室內，因為天氣一直很冷，土地也都還結凍，到五月才出葬辦白事。道教儀式很複雜，有成套的音樂儀式，不同時辰會採用不同的音樂；他們又講究風水，出葬

吳蠻琵琶行

的日子、時辰、方向、都有其慎重的研究。白事是鄉村的大事，全村的人都趕到，喪家發煙和糖給大家，還供七天飯，這叫白事飯--- 大盆的白米飯和大木桶的湯，湯裡有些白菜，上面浮幾片肥肉。吳蠻為了體驗當地生活，與村民打成一片，每天都與村民蹲在地上一起吃白事飯聊家常，村民把她當作自己人。

村里送葬的行列裡，吹喇叭敲鑼打鼓，孝子喪服，還有紙扎的童男童女、冰箱、汽車、電視等；村莊裡的活人還沒有享受到這些摩登玩藝呢！白事的音樂最豐富，紅事的音樂沒有道家的儀式參與就簡單多了。他們三人跟蹤拍攝山西道教陰陽樂隊的活動十天之久，陪著他們在各村落走街竄巷作儀式看風水。班主是李氏家族，曾在文革中停演，後來才恢復。

陝西華陽的皮影老腔戲主要是由一個張姓家族傳流，文革以後，外姓也開始進入。戲班由五個人組合，一邊唱說故事，一邊操作皮影，後面的人合唱或演奏。故事都是些忠臣良將或孝心感天那種勸人為善的老故事，很有些潛移默化的功能。

農村衛生條件很差，大家住的是上百年的泥土房，大都是破垣殘壁，有的村民還住在窯洞裡。路上狗和貓成群結隊，村民告訴他們這些狗貓都是有人家的，但是養的人不興喂貓狗，所以它們得自生自滅，各自去找吃的，都是瘦骨嶙峋一副可憐相。村里滿地垃圾泛濫，蒼蠅轟然。當地人說以往垃圾可作肥料，村民會拿去用，現在垃圾裡都是塑膠品，不能作肥料，就沒人管了。村里還有丹頂鶴，在往北方迴遊的時候它們在此停留休息，當地人把它們當作吉利的兆頭，不傷害它們。

吳蠻把在西北農村拍攝的片子剪接製成30分鐘的DVD紀錄片《吳蠻：音樂尋根之旅》，在亞馬遜出版。她在美國音樂節和藝術節以及各大學演出時把這部紀錄片放映給聽眾看，讓聽眾以參加討論的方式認識中國文化。觀眾興趣高漲，從民俗、音樂、生活、傳統文化的傳承等等不同的角度熱烈發表言論。

2013年吳蠻在西安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系講課，放了一段張家班的皮影老腔戲，邀請吳蠻去的喬建中教授說：[其實這些東西就在我們家門口，我們怎麼沒有想到要去搜集？]

即興創作琵琶新語言

吳蠻常常捉摸即興演奏與創作之間的關係，恍然悟到中國的民間音樂其實最初都來自即興創作；譬如江南的絲竹小曲、廣東的粵曲、少數民族的民謠和西北農村的吹打樂。在我們熟習的《春江花月夜》和《十面埋伏》等等正宗琵琶樂曲，它們均有即興的根源；在樂曲形成的初期，並沒有樂譜，只是音樂家們自己即興自娛的。

進一步來說，就是在西方音樂界，巴哈和蕭邦之類的大音樂家當初也並無樂譜，都是在靈感潮湧時把心中的感受即興發揮，是旁邊的人把他們演奏的曲譜記錄下來，以便可以傳遍開來讓別人重複演奏。所以說，即興演奏是人類創作音樂的最基本方式，是民間音樂的典型發展過程，是靈感泉湧之中的自由奔放。

只有僅僅20餘首古典曲目的琵琶，能否在現代的世界裡依賴其傳統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如何為琵琶找一種新的語言？如何開創一條新的途徑？如何

打開固有的傳統而尋找琵琶的新生命？

即興演奏雖是創作的一個基本方式，而創作的方向更需要深刻的哲理和意境。吳蠻的反思使她悟到伸出手去接觸我們的鄰居和外在的聲音是必要的，何況是通過音樂這個美妙的媒介。當她從周遊列國再回到自己傳統的琵琶疆土的時候，她發現了很多新的音樂感受，能從古曲中聽到許多以往未曾聽到的聲音；好像她的音樂倉庫裡新添了豐盛的食物，可以讓她慢慢地採用、消化和取得養分；好像她的音樂觸角變得更靈敏，能接觸到一個新的空間，能感受到創作的自由和無限。

她的音樂也因而變得更厚實而有立體感。

《來自遠方---琵琶行》唱片

自從90年後開始，吳蠻即與格拉斯、賴利等音樂大師合作即興創作，也經歷過與來自非洲、南美、中東、東亞等地方的世界音樂家一起即興創作爵士、藍調和其他音樂。在2003年她發行了第一張她自己製作的即興創作，把琵琶帶進了一個新的領域。在這張被翻譯為《來自遠方---琵琶行》(From a Distance, Naxos World) 的唱片裡，她這麼說：

我喜歡不斷地挑戰自己，並認為琵琶的豐富表現力與任何樂器可以媲美，它不僅源於中國古典音樂，同時亦屬於世界的範圍。居住在西方後，我曾與許多優秀的音樂家和作曲家合作。與他們一起，我把琵琶帶到了不同的音樂領域中。這些工作給予我極大的音樂經歷。在這張即興演奏唱片中，我想看到琵琶到底能走多遠？我的音樂風格又能有多大的變化？這就是我做這張唱片的原因。當然，我仍然喜愛傳統曲目及新作品的演奏，但我最好奇的境

域是 --- 即興演奏。即興能給予音樂家許多表達自己的空間和自由…。

在製作這唱片中，吳蠻和幾個音樂家在紐約的錄音棚裡工作了三天整。吳蠻邀請的音樂家包括一位彈班卓琴(banjo)的美國人，吹迪吉里杜管(dijeradoo)的澳洲原住民藝人，和一個磁盤騎士(dish jockey)。演奏家們彈奏吉它和玩具小鋼琴、腳踏車的喇叭、打擊樂器、玩具聲音等等好不熱鬧！每演奏一曲子，吳蠻先把曲子的意境和氣氛描畫給大家，然後吳蠻首先錄琵琶軌道，接著每位演奏人就把自己的音樂想像融入琵琶的音調上，如是一再重複，層層增添修改，一直到大家都對音樂豐富的層次感到滿意的地步，最後才做剪接和混音。這與傳統音樂錄音的方法完全不同，卻是搖滾流行音樂通常錄音與創作同時進行的程序。三天下來，他們辛苦非常，卻在錄音棚成功地完成了九首曲子；最後一首與唱片同名《遠方》(From a Distance)的琵琶獨奏曲，是夜深人靜時吳蠻在家自己即興獨奏錄下的；琵琶琴聲委婉如真珠滾落，傳統的琵琶韻味淋漓盡致，從近而遠慢慢在唱片裡消失。

吳蠻的確把琵琶帶到完全不同的音樂領域。譬如在《遠古的影子》(Ancient Shadows)一曲中，吳蠻試採用弦來拉琵琶。琵琶本是彈撥的樂器，弦與琴之間很低平，不像提琴或二胡一樣有拱起的弦碼子。吳蠻嘗試著用弓在琵琶上拉，創造出古老蒼勁的沙啞聲音；她自己說像是躺在大草原的無際藍天之下，被這音樂帶到一個古老的時代，一個像內蒙古般遙遠的地方。在《杭州藍調》(Hangzhou Blues)中，吳蠻從藍調大師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處得到靈感，把琵琶電化，彈出清脆明朗的曲調，紀念她魂牽夢縈的家鄉杭州。《汶森的調子》

吳蠻琵琶行

(Vincent's Tune)來自吳蠻兒子汶森在家常哼唱的調子；在這唱片裡，四歲的汶森即興歌唱，配合玩具琴的叮咚，腳踏車喇叭的呼嚕，迪吉里杜管發出的低沉聲音，和打擊樂器韻律的節奏。

吳蠻的東方根源也明顯地流露在這張唱片裡，在《祈禱》(Invocation)一曲裡，吳蠻借用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新疆民謠情歌《康定情歌》製作出特殊的音效。《跳吧！》(Dancing!)來自中國北方秧歌舞。《旅程》(Journey)用音樂敘述吳蠻從中國走到西方的漫長途徑。《新月在山頭》(Crescent Moon Over the Mountain)來自一首唐詩，在這兒吳蠻想到月亮在她家鄉的山頭升起的情景。《吶喊》(Ambushed Again)的靈感來自熟習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但特意加入電聲的噪音(distortion)效果，聽起來有特別的震撼感。

這張唱片推出來後在市場上排名十分好，很多銷售網站給予五星的評價；亞馬遜全球網 (Amazon.com) 給予世界音樂類排名前六名。這是個非常成功的試驗作，又即興又流行，進入了時尚音樂的領域。

樂迷在網上評論時驚呼：[近十年來，最傑出的世界音樂終於問世了！]

有個聽眾告訴吳蠻她的孩子一聽這唱片就要跳起舞來。

有的人說：[我把這唱片放在車上，開車時我一定要聽它。]

佳評雲湧，登在各音樂評論裡。可是吳蠻最高興的還是想到那個一聽到這唱片就要跳舞的孩子。

這唱片把琵琶帶進了一個新的領域，闖出了傳統，打開了天穹。還沒有別人作過這樣的嘗試。吳

蠻第一次嘗試作曲後，對自己的作曲有了信心。

《上古之舞》多媒體音樂會

音樂、詩詞、繪畫和書法是中國文化的四大寶萃。吳蠻思考良久，是否可以通過音樂會的形式來表達這些特點，以便讓觀眾可以進入多姿多彩的中國文化呢？2006年沃爾瑪(Walmart)家族的華頓藝術中心委約吳蠻首創推出一台琵琶與打擊樂《上古之舞》(Ancient Dances)的多媒體音樂會，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一時轟動藝術界，爭相採訪報導。

這個音樂會集唐詩、書法、繪畫、音樂為一體，結合視覺與聽覺的藝術。吳蠻邀請她的作曲家朋友陳怡合作，採用三首唐詩《靜夜思》、《朝發白帝城》和《望廬山瀑布》。

吳蠻覺得陳怡的作曲顯示了一種意味，但是她還想再表達另一種意境---一種安寧幽靜而又能使用吳儂軟語的江南語調。《朝發白帝城》和《望廬山瀑布》都快速進行，譬如其中的“疑似銀河上九天”或“千里江陵一日還”。可是吳蠻認為這首《靜夜思》必須表達沉思靜謐。

吳蠻把九世紀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描述得委婉徘徊，餘音裊裊；月光凝固在地，心思沉寂深遠。銀幕設計是三個分別來自英國、日本和阿根廷的媒體藝術家合制；當李白的詩句以書法形式出現在銀幕，琵琶音樂娓娓道來，並具有繪畫的動態效果，觀眾既聽又看，有耳目一新之感，賞心悅目之餘無不感到內心的震撼。

卡內基中國音樂節

2009年，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決定舉辦中國音樂節，吳蠻應邀籌劃兩場中國傳統音樂會。西方聽眾對中國音樂的理解非常有限，在海外的中國音樂或是國內輸出的節目大多是城市音樂，例如江浙絲竹樂、廣東粵音、京劇折子戲、或晚會式的大雜燴表演，多以二胡琵琶古箏笛子揚琴樂器為主。

接到卡內基的邀請後，吳蠻決定要推出兩台節目，取名為《中國體驗》(Taste of China)和《中國古韻》(Ancient Spirit of China)，讓美國聽眾接觸到地道的另類中國傳統音樂，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更感性的認識，同時也讓中國北方和南方的民間藝人得以進入世界的音樂殿堂。她邀請了三十多位傳統民間音樂家來美，代表五項中國傳統音樂；其中包括代表道家音樂和儀式的山西李家，代表皮影戲老腔說唱的陝西張家，代表少數民族的廣西侗族大歌，北京學院派出來的五位傳統打擊樂名家團〈八大槌〉，還有中央音樂學院古琴名家，同時也是吳蠻好朋友的趙家珍教授，表演古琴並介紹中國古代文人音樂。

吳蠻用了一年的時間籌劃節目，聯繫人員，安排具體行程。她的經紀人和助理也全力以赴地協助配合。這兩場傳統中國音樂會的計劃一經公佈，立刻成為藝術節的重頭節目，門票一搶而空。

吳蠻作為音樂節顧問委員肩負多項責任，譬如音樂會籌劃、藝術總監、節目指導和演奏家兼領隊。她帶領三十多位中國音樂家在美國東西兩岸的音樂聖殿作了四場演出，包括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和加州的橘縣表演藝術中心(Orange County Performing Arts Center)。這之外，他們還在華人社區為學生和老人介紹中國傳統音樂。

吳蠻本來還擔心西方的觀眾不習慣中國民間鄉土音樂，會嫌鑼鼓喧天聲音太吵，結果在演出中觀眾情緒熱烈，在演奏結束時觀眾起立鼓掌叫好，掌聲不絕於耳。之後還反應說：「一點都不吵，聲音還可以再大一點。」

BBC和紐約時報都發表新聞和評論，認為：「吳蠻籌劃的音樂會體現了真正的中國鄉土風情和純粹的傳統音樂。」

鄉村的民間藝人從未去過北京或上海大城市，也沒坐過飛機，這次初出國門，在美國鬧出不少笑話。在紐約卡內基表演的那一陣，大家都住在時代廣場街區的酒店。李家班和張家班的農民藝人不懂英語，未見過美式電梯，不知如何開熱水洗澡，或是用卡片打開自己的房門，也不知要怎樣與櫃台連絡。他們不喝冷水，一再要熱開水，又不習慣室內不可抽菸。這下到了車水馬龍繁華擁擠的時代廣場，他們晚上都蹲在路邊，長長一排人一徑兒在那兒抽菸，像是看新奇把戲一般看著金髮碧眼的怪人來來往往，看得眼睛圓睜，張口結舌，身體不彈不動，就是不要回房睡覺。路過的人看到這不知哪裡來的一排人，像外星人般蹲在路邊，也看得目瞪口呆。兩方目目相對，夠逗了。

他們本來就沒有什麼時間觀念，又被時差弄得混亂不堪，紐約的清晨2-3時大概他們村里起床幹活的時間吧！吳蠻香甜的好夢常會被這樣的電話驚醒：「吳老師，怎麼沒有熱開水呢？咱們要泡茶喝。」

民間藝人在美走洋穴一場後，回到村里變成當地縣城名人。皮影戲老腔張家班多次上了北京中國電視台，又應邀到台灣和香港訪問，然後經過吳蠻

的介紹還到澳洲的悉尼藝術節演出。他們出訪北京數次，受到高級政府的接待，這樣一來也受到鄉鎮地方政府的重視，把皮影戲作為當地重要保護的民間文化之一。道教笙管樂李家班從美國回去一年後，受到歐洲的邀請，在比利時、英國、意大利、和荷蘭等地演出。處處造成熱烈的高潮。

三十多人的大團體從中國飛往美國，再加上簽證、食宿、和在美國境內的交通，是一筆巨大的開銷。藝術節給予的製作節目經費不足以支付全部開銷，吳蠻傾囊而出，把自己的演奏費幾乎全部補貼下去。吳蠻覺得她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讓這些民間藝人在國際的舞台上露面，如果因此而引起當地政府對於這些傳統藝術的重視，使它們受到保護，造成它們的復興，一切付出都值得，她就感到無比的安慰了。

《光之無限》與其它唱片

在搬到加州的十年裡，吳蠻製作出版不少唱片，風格多種而產量豐富。《吳蠻與朋友們》、《光之無限》和《邊疆--- 吳蠻與來自絲路音樂大師》得到美國獨立唱片最佳專輯提名。她與克諾斯弦樂四重奏團共同制出的《星辰的神奇》(The Cusp of Magic) 和《你偷我之心》(You've Stolen My Heart) 在2005年榮獲美國葛萊美(Grammy) 最佳跨界世界音樂專輯提名；她的《傳統與轉變》(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在2008年榮獲美國葛萊美 (Grammy) 最佳獨奏演奏獎提名。此外，她首度與台灣音樂家合作的中國語版專輯，攬括琵琶的經典古曲《琵琶蠻》(台灣風潮唱片)榮獲台灣金曲獎為2014最佳傳統專輯提名。

吳蠻在2003年被美國阿肯色大學亞洲和中東早期音樂研究中心特聘為客座教授，開始和東亞系的沃爾培特教授(Rembrandt Wolpert)長期合作，把他研究的琵琶早期曲調從紙上的音符變成活生生的音樂。吳蠻經八年之久才在2010年製作成早期佛教音樂唱片《光之無限》(Immeasurable Light)；這裡搜集了八世紀到十二世紀由印度經西域到長安，然後再流傳到日本的一些手抄唐朝琵琶曲譜，包括最早的佛曲《南無阿彌陀》(Namu Amida)。

在《光之無限》中，吳蠻又進一步以新的註釋把這些古曲的內涵表達出來，強調琵琶獨特的聲音和色彩頻繁的變化。琵琶早期曲調受到中亞音樂的影響，瀟灑佛教的誦經聲。受到這些的啟發，吳蠻自己創作的曲子也受到影響，在曲中大量使用了左手推拉吟揉的韻味，在構思的框架下設計即興演奏。從這方面看來，《光之無限》跟所有既有的琵琶曲目都不一樣，因為它既有遠古的聲韻而又有現代的音樂語言。

吳蠻寄望，希望將來的音樂家可以了解這些曲目的構思，領悟到它們的用心，而用自己的方法來表達。

八世紀到十二世紀是音樂歷史上的奇跡，在沉寂了一千多年以後，遠古琵琶的聲音終於從湮沒西域故城的浩瀚沙漠再度響起，我們也終於可以聽到敦煌壁上飛天反彈琵琶的璀璨仙樂。吳蠻從琵琶現代的聲音追尋到千年前琵琶的源頭，並發揮出新的色彩和光輝，作出對歷史的一個重大貢獻。《光之無限》得到〈紐約時報〉專文特別推薦，並以巨大篇幅介紹此唱片，是非常難得的殊榮。

吳蠻琵琶行

紐約時報說：

就像考古學家從斷瓦殘垣重新組合出一個完整的過去，研究古代音樂的學者把已經消失了的音樂語言竭力翻譯成現代的曲調。早期的佛教音樂譜沒有註明音調，只備有手指的運作和調音的說明，這些是唯一可以解析這些旋律的密碼。吳蠻把這些古代的腔調加入她富有想力的曲調，使寂靜了一千多年的聲音重新響起。

除此之外，《光之無限》還包括五首吳蠻從早期琵琶音樂得到靈感而創作的獨奏曲，包括《靜夜思》《夕陽鐘樓》和《東山煙雨》等。其中《楊花九月飛》便是採用傳統琵琶的音樂素材，而展露出琵琶另一種語言的特色。這首曲子的構思早開始在當年與劉索拉合作《中國拼貼》之際，吳蠻當時就在思考如何從傳統樂曲中取出創作的音樂素材；這個曲子以多次反覆變化展現身段，用快速連續轉折的風格來表達楊花在空中飛舞的意象，既有琵琶急速跳躍的武曲特色，又有現代搖滾樂的節奏。

《楊花九月飛》在Youtube可以聽到。有聽眾網上發貼：[聽了吳蠻演奏這首曲子，吉他演奏家都該自嘆不如！]

第十一篇
與馬友友

絲路同行長相伴
亦兄亦師亦知己
提琴琵琶各有韻
獨奏合鳴均相宜



與馬友友，後面是部份絲路樂團成員

吳巒琵琶行

馬友友(1955--)當然不需過多的介紹，他是位聞名世界的美國華裔大提琴家，文化音樂教育的提倡者，在西方古典音樂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出身音樂世家，父親是中國音樂教育家馬孝駿，母親是出生香港而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的聲樂家盧雅文，他們倆都在風雨飄搖中離開戰亂的中國，而後寄居歐洲。他們在巴黎邂逅而結婚，生下馬友友和他的姊姊馬友乘，全家生活全靠馬孝駿教琴為生，相當拮据。在馬友友童年時代，他們搬到美國紐約，馬友友就在那個城市長大。

馬友友是個天才兒童，在五歲時就開始演奏，七歲的時候被邀到白宮在總統肯尼迪面前演出，在八歲時與彈鋼琴的姊姊一起在伯恩斯坦音樂大師主持下表演。他曾經在美國首席茱麗亞音樂學院學習，但是沒有得到文憑就離開了；當時少年的馬友友極力尋求獨立的自我，經過了一段桀驁不馴的反叛時代；後來他轉學哈佛大學，開始專心向學，以考古人類學的學士畢業。

他與妻子吉兒·荷諾 (Jill Hornor) 長期居住波士頓，生育兒子尼可拉和女兒愛蜜莉。吉兒是哈佛大學的德國文學教授，全家都熱愛音樂，一家人生活和樂融洽。

馬友友的大提琴造詣是全世界公認的第一把，除了他弦下發出的天籟之音之外，他出自心底的坦誠和友善，常戴在臉上的微笑，和對人的慷慨和愛心，造成他獨有的形象，這就是馬友友的商標。他被譽為古典音樂的票房保證，是當今最受人歡迎的藝術家，他集多種品質於一身：豐富的才華，音樂的創意，藝術的眼光，多元的創作，和人格的魅力。

在馬友友已經獲得古典音樂界的尊崇之際，他的音樂出現變化，超越了古典音樂的範圍，開始試探新

的天地；他製作民間音樂，藍調，阿根廷的探戈音樂，爵士音樂和巴西音樂等等；他也為電影配樂，譬如大家熟悉的《臥龍藏虎》和《西藏七年》。這些越界和民間化的嘗試最初受到主流音樂界強烈的排斥和批評，馬友友為這些重大打擊感到無比的頹喪；但是他堅定不移，最終這些多元性的突破還是被音樂界和聽眾所接受。

斯特拉迪瓦理名琴

自從吳蠻到了美國，她與馬友友彼此都有所聞；其實美國的主流音樂圈子並不大，何況雙方都有東方的根源，而且還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在音樂圈子裡早就流傳這麼一句話：吳蠻之於琵琶一如馬友友之於大提琴。他們倆對於這兩個樂器之造詣深厚實在無人可望其項背。和馬友友一樣，吳蠻當時也住在波士頓；有次吳蠻去聽他的大提琴演奏會，會後到後台去看望他，兩人談起來，彼此對於東西文化融合的概念十分契合。

有一天，馬友友帶著那把著名的斯特拉迪瓦理 (Stradivarius 1712年製造)大提琴，開著他的賓士車來到吳蠻家。兒子剛一歲，牙牙學語，在家裡地板上到處爬，看見友友叔叔進門，纏著他要玩。為了躲開兒子的糾纏，吳蠻趕快把馬友友請到樓下練琴室。他打開琴盒，拿出那把價值二百多萬美元名琴，二話沒說即開始和吳蠻排練，那已是17年前的事了。

也就是在那17年前，1999年的四月，吳蠻與馬友友一起被邀請到白宮，為中國總理朱鎔基來美國訪問作了場小型音樂會，演奏了盛宗亮寫作的《琵琶與大提琴二重奏：民歌三首》。這件吳蠻與馬友友在白宮合作演奏的事已經描述在本書第七篇裡。

紀念南京大屠殺演奏

在2002年，明尼蘇達州室內樂協會舉辦了一次音樂會，專門記念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時刻，吳蠻與馬友友，還聯合美籍韓裔小提琴教授金永南三人共同演奏；曲目是陳怡根據江蘇民歌《茉莉花》旋律主線，特為他們三人而寫的《寧：琵琶、大提琴和小提琴三重奏》。這三件樂器的音色有很大的差別，無論在力度、節奏和配合上都有相當的難度。三位演奏家花了好幾個小時在馬友友的家裡排練磨合，從三件樂器力度的調整到樂調的安排，互相仔細地研討；其中有兩大段的琵琶華彩獨奏段，二位大師也給吳蠻提出了精確合理的建議，力求樂曲能達到完美的音樂感染力。

這場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音樂會非常轟動，明尼蘇達州長特別出席參加那次音樂會，當地的電台和媒體也對音樂會好評如潮。明尼蘇達州室內樂協會彙集了中、日、韓和美國四國的音樂家，演奏了他們創作的曲子，大家同台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時刻，從各方面來說它的歷史意義已超出了音樂演奏的本身。

參與絲路計劃

在絲路計劃還未成型之前，吳蠻和馬友友就已在華盛頓和紐約的亞洲博物館作了多次示範講座，顯示傳統音樂在音樂作品中重要的地位。吳蠻本是這些博物館的常客，聽眾早已熟習她的音樂，馬友友當然更不用說，他是世界聞名的大提琴家，在哪裡都受到聽眾的歡迎和仰慕。他們倆的音樂講座每次都是爆滿，博物館外排著長龍，有不少向隅的觀眾。聽眾對於他們提出的絲路音樂概念熱烈地支

持，遠在馬友友和吳蠻最高的期望之外。

這以後幾次見面他們再繼續聊起來，馬友友告訴吳蠻他有個想法，絲路計劃的雛形(Silk Road Project) 於是誕生。

絲路計劃是個連接東方和西方音樂的意想，要把當年絲路上各民族的音樂都再度發掘出來加以推廣。在2000年，絲路公司的經營系統正式建立，以一個非商業牟利的體制來尋找音樂的根源，由此而創造新的音樂語言。

在各界熱烈的鼓勵之下，2000年的夏天，在麻省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夏季大本營探戈伍德(Tanglewood)音樂營，一個新穎的音樂模式 --- 絲路樂團(The Silk Road Ensemble)宣佈成立，它是連接東西音樂的橋樑，同時也是執行這個理想的管道。世界各地的演奏家和作曲家紛紛來自美國、中國、蒙古、伊朗、印度、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吉爾吉斯斯坦和薩克斯坦等國家，大家聚集在音樂營長達十天之久，一邊排練各種樂器組合的新作品，一邊又不斷修改樂譜，是個正在進行中的初步工作步驟。音樂的確是沒有國界的語言，即使大家的語言都不同，這些音樂家仍然順利自如地用音樂交流。

絲路樂團每年與索尼唱片公司發行一張專輯，並安排二個大型的美國巡演，以及歐洲或亞洲國際巡演。樂團的基本骨幹演奏家有十五位，因節目的特色而不時再邀約些地方性的演奏家。絲路計劃當時只有做三年的打算，卻一直發展到今天，現在已有相當規模的知名音樂文化機構，並常駐哈佛大學，擔任提倡文化藝術教育的重任，為學校提供推行世界音樂活動的資源。馬友友是藝術總監，吳蠻是樂團元老成員，樂團中的樑柱人物。

絲路是古代東方和西方相互往來的通道，由很多細碎分歧的足跡集合而成，這是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在荒僻的沙漠裡的連結。吳蠻與馬友友以及樂團成員共同開發的也是一條現代的絲路，他們使用這一帶固有的樂器，搜集居住在這一帶民族的聲音，創作出新的東方和西方相交的音樂。吳蠻與馬友友均是絲路計劃的開創者，他們的絲路樂團一直不斷地在世界各地的演出合作。這個計劃提供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給予來自絲路各國的音樂家，也把不同元素和風格的民間音樂提升到世界的舞台。他們希望能代表各地各形式的文化，與藝術家們一起創作新音樂和新潮流。

平易近人的大哥

說起來也是天時地利人和，西方的演奏家以往只是向前望，並沒有人要回頭去看過往，連馬友友在1990時代也意想不到將要回絲路尋根的事。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夕，這一批美國前衛音樂家不約而同地要回頭尋找蘊藏在各地的民族聲音，正巧一個會彈琵琶的中國才女出現在美國東部的文化中心，可說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因為有共同的音樂理想和目標，吳蠻在音樂成長的路徑上也受到馬友友極大的影響，把他當作師長和大哥看待，兩人多年來一直合作無間。

馬友友是個寬宏大量、爽朗開闊、擁抱多元的藝術家，與他合作的人都有充分表達個人風格的空間。台下的馬友友謙和熱誠，沒有一點大音樂家的架子，衣著隨便，平易近人，與大家打成一片。馬友友從吳蠻那兒學習了解中國傳統音樂，對中國文化更感熟習和親切，漢語也說得進步多了。

馬友友喜愛江浙菜，與吳蠻的中國食物口味很相似，兩人聊天時常聊到乾絲、肉鬆、梅乾菜和稀飯之類。他們在歐洲演奏的時候，吃的老是乾而乏味的三明治。馬友友就跟吳蠻開玩笑說：「是不是在想豆腐乾絲了？」

有次吳蠻私下沒有時間提前看樂譜就來參加排演，馬友友一聽就明白了，一臉認真地說：「你沒有看過樂譜吧？」說了也就算了，只是吳蠻很不好意思，為自己對音樂作品的怠慢和不負責感到慚愧。之後，再忙也要事先準備。

可是也有幾次，馬友友一走進排演場就連呼：「糟糕了！糟糕了！我沒有時間看譜子，對不起！」

大家為他的坦誠感動，一起會心一笑。

絲路計劃新發展

近十五年來，絲路的工作日益蒸蒸日上。吳蠻擔當起樂團的領導組成員，從樂團的藝術方針到經營的途徑都有參與權，她除了參加樂團到各地巡迴演出之外，並主持製作唱片曲目、委約新作品、和具體安排音樂教育的社區義務活動等等，工作繁瑣且責任重大。

絲路計劃與索尼公司連續錄製發行了《超越地平線》(Beyond the Horizon, 2005)，《新的可能》(New Possibilities, 2007)，和《沒有邊界的音樂表》(A Playlist Without Borders, Live from Tanglewood, 2013)等唱片；她與絲路計劃合作製成的《地圖之外》(Out off Map)榮獲美國葛萊美(Grammy)最佳2009現代音樂唱片提名。

吳蠻在這些唱片裡都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她的一些重量級獨奏和創作曲都收入其中。在這段時間

吳蠻琵琶行

中，絲路樂團的音樂逐漸改變，由單一的新作品而走向多元化的風格，從道地的傳統曲到改編的傳統曲，以至即興的演奏作品。絲路樂團有一些固定的成員，並隨音樂的特色添加特別的地方音樂家。音樂會節目的安排以多風格的搭配為基本原則，有絲路組曲集、獨奏、重奏和合奏等多元化的體現。任何一個音樂作品的排練和創作過程都大致相同，除了演奏的音符之外，能否掌握作品的風格才是音樂演出最重要的關鍵。音樂會採用的一貫方式是請各隊友們輪流介紹其音樂作品和它的文化背景，與聽眾一起經歷既熟悉又陌生的音樂夜晚。

當演習中國作品時，吳蠻自然而然地負起重任，在排練時介紹給隊友樂器的語言特點，指示出作品的內容特徵，唱一段曲子作示範，探討音樂的處理方法，以便與隊友用最好的模式來詮釋作品的風格。其他團員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指導大家該如何演奏他們的作品。排練是大家相互學習的最好機會，有時為了爭取詮釋作品最好的方式，隊友們也會發生爭執，再三反覆討論不息，一定要找出最適當的方法把音樂呈現給聽眾。

哈佛大學音樂會

在每年一次的哈佛大學音樂會裡，絲路計劃推出包括中國、伊朗、印度、黎巴嫩的音樂，並混合阿拉伯爵士及歐洲古典音樂。除了吳蠻的琵琶和馬友友的大提琴之外，小提琴、印度和中東鼓、日本尺八、伊朗胡琴和桑特琴等紛紛顯出聲色，繽紛多彩，富麗堂皇，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

這些年來他們安排的曲目還有吉普賽、伊朗和印度的音樂。《呂斯泰姆》(Rustem)是吉普賽民間

曲，吉普賽人是源於印度中北部的古老民族，因受到壓迫而一再遷移，從中亞、波斯、東歐一直散佈到整個歐洲，甚至出現在西歐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各國的社會邊際流浪。這個民族本來就善歌善舞，有圍在野火傍聞歌起舞狂野不拘的傳統，他們在漂流的途中不斷吸收當地的音樂和舞蹈，一如採取各地的花粉，結成了他們獨特而富饒的音樂果實。吳蠻用琵琶模仿吉普賽的揚琴演奏風格，熱烈奔放，節奏快速，大跳音符混搭小提琴和低音貝司。

音樂對中國人來說是神聖的，它不僅是為了娛樂，而有寄託人生情懷的意義；自古以來的文人對音樂負以詩意和內涵，這些傳統文化在吳蠻的心頭如根深蒂固般深沉，如夢魂縈繞般環繞在她的音樂創作。吳蠻總是在追求更深的內涵，更多的層面，而不僅是表面的熱鬧。所以吳蠻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在音樂曲目的安排上，如果前頭是熱情奔放的南美動感韻律，她會特意地選擇東方淡雅深沉的音樂放在其後。她每次都期望觀眾和絲路團友們對自己的琵琶表現有新的感動，而避免千篇一律的重複。

林肯藝術中心演出

為了慶祝絲路計劃成立十二週年，歷經三年的籌劃和研究，絲路樂團在2009年六月在林肯藝術中心的杜利廳盛大演出，連接演出三場，並同時電台直播；這之外還包括一場在丹若夏公園(Damrosch Park)為大眾免費演出的音樂會。

其實，在一年以前這音樂會就已經在聯合國的節日展出，並巡迴演出在北美各地。藝術家來自十一

個國家，陣容浩大，特地為這次慶祝而來。在林肯藝術中心三次的演出之中，吳蠻選擇19世紀輕盈明朗的琵琶獨奏曲《陽春白雪》，成為當晚的亮點之一。電視台特意把吳蠻這段演奏放在網絡上播放。

接著2011年的國家公眾播音台(NPR)的名牌網絡節目《小書桌音樂會》(Tiny Desk Concert)的名製作人邀請吳蠻做嘉賓。節目不是在節目棚裡而在製作人的辦公室書桌前演奏，身後的背景是放滿書籍和唱片的書架，攝影機就放在桌前錄製，周圍都是電台的辦公人員，時間是在中午休息中，工作人員們充為聽眾，邊喝咖啡邊欣賞美麗的音樂，氣氛至為輕鬆和諧。吳蠻為聽眾講解並演奏了《十面埋伏》、《靜夜思》和《陽春白雪》，從緊湊的戰場武打到幽靜的鄉思情懷，以至輕盈明朗的早春白雪在陽光下閃耀，充分表達了中國古樂煥然一新的現代風格。網上的點擊率幾個月中達幾萬次之高。

絲路計劃的宗旨始終是在尋找音樂的共同根源，和開創新的音樂語言。美國不久即將是一個多民族多元化的國家，白人只佔少數，歐洲文化的根源也只是多元文化之一份。如何讓下一代認識世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絲路樂團的目標之一。吳蠻的角色已經不僅限於音樂家，而已是個文化使者。

是馬友友捧你的嗎？

國內朋友有時候會有誤解，以為絲路計劃或絲路樂團是馬友友個人獨創，或是馬友友一人主持的。他們並不明白，在美國創建一個音樂機構必需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共同合作才能實現。

他們也會問吳蠻：[是馬友友捧你的嗎？]

面對這樣的問題，吳蠻實在感到哭笑不得。她也曾開玩笑地告訴馬大哥：[坊間傳說是你捧紅我的。]馬友友一頭霧水，不得其解地反問：[是嗎？你需要我捧你嗎？你比我更學霸哦！]兩人於是開懷地大笑起來。

吳蠻認為她有今天的音樂思想和成績，和曾經與很多中外大師密切合作，受到他們人格和音樂的熏陶有莫大的關係，但是並不是被他們捧紅，也並不需要靠誰來捧她。東方和西方在文化習俗方面有根深蒂固的間隔，國內音樂家必須師承某某大師，繼承大師的風格和傳統，新人的出人頭地也要靠已成名的大師來捧擁提拔；而在西方國家並沒有這個習俗，新人也可以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不需大師捧而自己發展。另外一方面，國內的人難以了解音樂界本是一門平等合作的行業，尤其是在音樂思想開闊的西方國家，音樂人之間沒有地位高低之別。音樂的意念由大家合作創作，樂隊依靠所有音樂家平等的貢獻，大家不分彼此不比高低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國內不熟悉吳蠻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成就，中文媒體對她的報導不多，她回國演奏的機會有限，對自己的音樂成績也並不炫耀，她被中文媒體認為很是低調。然而國外的音樂界和媒體對吳蠻可並不低調，他們報導是吳蠻用她個人的力量把中國傳統樂器介紹到西方，她有可歌可泣的堅強毅力，認為絲路樂團如果少了吳蠻，就會失去色彩和光輝。

在本書附錄的（媒體報導）中，可以看到西方媒體對吳蠻的看法。

巧遇星際大戰作曲大師

吳蠻琵琶行

有次在絲路樂團波士頓音樂會出了這麼個插曲。

一位白髮老人站在邊上，看來只是個很普通的老先生。

音樂會表演完畢後，他走過來對吳蠻大肆稱讚，說她的琵琶音感精緻而敏感，是令人不可置信的演奏 (incredible performance)。說的完全是音樂界的內行話，但是吳蠻聽慣了讚美，也只是禮貌性地表示感謝。

沒想到老先生臨走時還加了一句：[對了，我是約翰·維廉姆斯 (By the way, I am John Williams)。] 吳蠻張口結舌地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站在後台的門口眼見這位音樂大師緩緩走出去。

維廉姆斯是有名的波士頓管弦樂團 (Boston POPS) 指揮，也是多產的作曲家。他為許多電影配樂，譬如星球大戰、大白鯊、哈利波特、奪寶奇兵等等，也為幾次奧林匹克世遠製作交響樂；由於這些影片的賣座，他的音樂也變得家喻戶曉。他作的曲目不僅添增了影片的成功和票房價值，也有它們本身的音樂地位。他的電影配樂曾經獲得50次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五次正式得獎；又獲得四次金球獎，七次英國金像獎，和22次格蘭美音樂獎。目前沒有哪位大眾化的作曲家能望其項背。

後來維廉姆斯也多次到洛杉磯來聽絲路樂團的演奏，當然這時吳蠻也認得出他了。他見到吳蠻會特別過來與她交談，有次還帶了他的女兒和太太介紹給吳蠻。他們倆幾次交談中，維廉姆斯說過將來如他的作品需要琵琶，當然非吳蠻不可，一定要來找她。

只是這個將來吳蠻還在等待中。

第十二篇
美西生活

音樂是...
有翅膀的彩虹
魂縈夢繞的故鄉
兒童嬉戲中的純真
情侶相對輕微的嘆息
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流浪



吳蠻全家福

吳蠻的先生王朋在2004年換了工作，要到一家位於加州西南端聖地牙哥的生化公司從事藥物研究。正當吳蠻的音樂生涯已在世界起飛之際，他們卻要遷居到寂靜的美國西南部，於是生活出現了一個轉捩點，他們離開住十年之久的波士頓而搬到環境優美的聖地牙哥北郡小城，住進了一棟全新的獨立房屋。這社區離海濱不遠，有很好的學校，剛好適合開始讀小學一年級的汶森。

聖地牙哥新居

從波士頓長途跋山涉水到聖地牙哥，是從美國的東北角到西南角，如果是中國就像從哈爾濱到西藏，如果是歐洲，那就等於從中亞到了法國，路途遙遠得令人吃驚，而搬家的繁忙瑣碎更是難以言喻。他們把一些在溫暖的南加州用不到的東西送給鄰居，譬如推雪機和鏟雪車，又丟了一堆無法搬動的東西，譬如割草機吹葉車和一些心愛的盆花。王朋對這些私底下並不心痛，冬天再不要一早起來鏟雪，以後不必為割草掃落葉而費事，真是一大快事，足以抵消搬家的麻煩而有餘。就這樣他們還是有很多雜物，塞滿了一個大運貨車讓運輸公司轉運，他們則自己兩手空空地開車告別波士頓，心裡有份惶恐和失落感。

東部的一些朋友說聖地牙哥是個文化沒有，歷史也缺的蔽塞地方，有的只是退休老人和軍事基地。吳蠻發跡在東部，不知到了新地方還有沒有發展音樂事業的機會，心裡不免有些七上八下。但是對中國人來說，美國已經夠遙遠的了，到美國的哪個地方都差不多，沒有什麼大不同。

說來這中間還有個故事：早在吳蠻初到美國

的2001年，她被邀請在拉荷雅夏季音樂節(La Jolla Summerfest) 演出，那還是在台灣來的小提琴家林昭亮主持這音樂節以前，當時所有參加演出的音樂家都住在董事們的家裡。拉荷雅的西班牙名字本來就是珠寶，位於海濱的拉荷雅亮麗一如璀璨的明珠，風光的旖旎舉世聞名，給吳蠻留下極端美好的印象；而她住的董事家後院種了很多水果樹，結了嫣紅的桃子、黃色的檸檬和金色果汁欲滴的橘子，讓愛吃水果的吳蠻驚喜得幾乎昏厥。回去後和王朋說這個地方簡直是世外桃源，連水果都可以長得這麼好，如果哪天能住在這氣候適人風景優美的地方，那將是多麼理想！

看來，吳蠻是被聖地牙哥的水果引誘來的。

護兒的足球媽

對於吳蠻來說，天下沒有不能對付的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到時候慎重應對就是了，反正生活中的問題都是讓我們去學習該如何應對的好機會。

他們就這樣搬來了，一旦住定後，生活開始了新的一頁；吳蠻變成了一個足球媽(soccer mom)，這是美國人稱呼那些整天為孩子東奔西跑的媽媽們的俚語。她每天忙著接送汶森去打球，學琴和各種校外活動，認識了一批媽媽朋友，社交來往的都是媽媽和小孩的圈子。

到了汶森進中學之後，媽媽的角色更是吃重，東部的音樂活動方興未艾，而西部的音樂活動也急速增加。沿太平洋的西海岸有很多亞洲人，富有東方的文化，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離鄉背井的生疏感。吳蠻參加的音樂會從洛杉磯、舊金山、西雅

圖、溫哥華、鳳凰城一直到新墨西哥州的聖達菲古城。另外一方面，吳蠻也接觸到拉丁美洲的文化，與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音樂界開始合作。十年後回過頭來看，她的音樂天地不但沒有因為遷居西部而受到障礙，反而擴大了一倍而有餘。

娶妻當娶吳阿蠻

在外巡迴演奏的音樂家以男性為主，少有女性；而女性音樂家除非是單身，如果有家有室的話則必然有丈夫在後撐腰，否則不可能成功，因為又要對內持家又要在外長期奔波實在是難以平衡的事。像吳蠻這樣事業成功而家庭也美滿的女音樂家固然如鳳毛麟角，而像王朋這樣自己有一番事業還能全力支持妻子的男人更是希罕。吳蠻常為了安排家庭和工作的日程而焦頭爛額。演出季往往在一年前甚至兩年前就開始安排好了，每年演出季的日程一排出，倆口子都要拿著自己的時間表對照，花很多時間來仔細研究和討論對策。吳蠻的外出演奏和王朋的工作出差免不了有衝突，有時他們在飛機場匆忙見個面，交代幾件事就各走各的路；有時她把汽車停在飛機場就走了，匆忙發個依媚兒告訴對方車位號，等他從外地飛回來再到停車場去找車自己開回家。

從外人的眼光看來，這個常年不在一起的家庭能夠如此和諧幾乎是奇跡。這一家三個人卻異口同聲地回答：[這並不難，因為我們三個人都非常的獨立，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尊重對方的生活空間。]

他們三人每天各作自己的早餐，在外吃飯時如

果意見不同，也各自點自己要吃的菜。出外旅遊時也分別選擇自己想要看的景點；譬如在他們剛去過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兒子要去看皇宮，先生想參觀著名的金色歌劇院，吳蠻曾在那兒演奏過所以寧可自己一人去逛街，和參觀莫扎特曾經住過的房屋；三人各走各的，每人都自得其樂。

吳蠻和王朋也會吵架，倆人性格都很強，意見不同時你來我往幾句口角是免不了的；可是吵過了也就算了，倆人個性都很爽朗，不屑計較。王朋認為這些爭執也是交談和商議中正常的過程。他認為夫婦之中最重要的是有共同的價值感，擁抱同樣的信念，和相近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對世界和人類有相似的看法。

這倆口子並不信教，（雖然吳蠻偏向佛家思想），也不屬於哪一方政黨，可是兩人都有豁達開放的社會立場，憐憫那些受到壓迫和歧視的人，沒有偏見地接受不同的國家、種族、性向和膚色；他們對物質和金錢看得淡泊，著重的是人本的思想 and 心靈上的追求。

王朋笑著說：[娶妻當娶吳阿蠻。我是上輩子欠了她的賬，這輩子不得不為她打長工。]

顯然為娶了這位嬌妻而驕傲，並不在乎她長期在外丟給他的家庭負擔。

兒子汶森

這家的三個人平等相處，以朋友相待，彼此可以開玩笑似的談天說地。汶森說他小時候媽媽挺囉嗦的，會逼他練習鋼琴和作功課，就像個典型的中國媽媽。汶森笑起來，頑皮地稱媽媽為[虎媽]，成心要說給坐他旁邊的媽媽聽。現在他進了高中可

吳蠻琵琶行

以自動自發地練琴和讀書，媽媽可以完全不要管他了；這顯然也是說給媽媽聽的。

這個英俊的小伙子長得高大出色，舉止之中呈顯出一份這年紀的孩子少有的自信和自持。他覺得他們家與別的家庭沒有什麼不同，除了一份濃重的音樂氣息之外；他的媽媽也只是個很普通的媽媽，既不懂數學和科學(中央音樂學院不教這些)，開起車來也缺乏方向感，絕非全能。

只有當他參加媽媽的音樂會時，看到觀眾的狂熱喝彩，驚訝得如大夢初醒，這才覺得媽媽好像有點不同凡響似的。有時吳蠻在家待久了，汶森嫌她管多了，還會逗著她說：[嘿！媽媽，我看你是否該要出去演奏了？]

汶森在學校的成績出眾，各學科都平均發展，但是他傾向人文科，喜愛歷史和文藝，鋼琴彈得很好，目前在聖地牙哥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作志工。他開年就要進高三了，像同班的孩子一樣，忙著準備考試，申請大學。這年紀的孩子變化很大，前年本來說是要學歷史的，去年說要學建築，最新的趨向是要讀人文，作將來進研究院深造的基礎。

吳蠻笑著說：[學什麼都好，只怕他還要變換幾次呢！]

汶森會說流利的國語，也能用中文簡單地創作，他的中文和英文寫作都曾經得到獎賞和表揚。在2014年的三月，他與同校五位同學一起獲得長春藤哥倫比亞大學的沙利文獎(Edmund J. Sullivan Award)，這是獎勵全美及國際高中學生追求真理而在報章發表言論的獎狀，同時他們也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高中多樣出版物金冠冕大獎，獎勵他們在學校編輯雜誌長期出色的表現。同年九月，他得到《

華人新一代》雜誌優秀小記者獎。

看到吳蠻和樂的家庭，覺得她事業和家庭雙方俱全，是這般幸福。筆者問她，生活中還有什麼遺憾嗎？

她毫不考慮地回答：[我遺憾沒生一個女兒。我忙於事業，錯過了生育的時機，也只有算了罷！]

筆者眼前立刻出現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就像當年在西子湖旁又唱又跳的那個女兒，筆者也感到遺憾，同時意識到這位音樂家內心濃厚的母性。

本質就是品牌

進入中年的吳蠻成熟而美麗，風姿優雅，身材窈窕，只是頭髮比以往短了一節，摻雜幾根銀絲。她固定作瑜伽術，以保持身體的健康和精神的寧靜；她每天練琴至少三小時，所以手指可以繼續靈活地飛躍在琵琶弦上。她樸素無華不事化妝打扮，在台上和居家的穿著都同樣地簡單樸實。

他們家並沒有請傭人幫忙，大家自己動手作家事；吳蠻往往從外演奏回來，行李一放下地，衣服都沒換就開始吸塵洗廁所，因為她嫌家裡兩個男人太髒了。她不喜歡購物買東西，從無珠寶手飾，未擁有任何名牌的衣服和皮包，連結婚戒指也不戴，因為會影響到彈琵琶的手指。只有當她出現在正式的演奏場所，經舞台經理的安排，她才會穿著富有中國色彩的衣服，略微打扮，或是戴個項鍊之類。

她說：[我自己就是品牌，不需名牌衣物來配襯。]

他們家有個笑話：汶森小時去聽媽媽的演奏會，呆頭呆腦地盯著台上演奏的人，卻堅持那不是他的媽媽，因為媽媽沒有塗過口紅。

吳蠻琵琶行

如果你參加她的演奏會，你可以看到她衣著樸素頭髮隨便髻成一束地在台上合奏；在眾多的影像帶裡，你也能看到她也是以這種形相與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親切相處，不論這些音樂家是著名一如馬友友和格拉斯之流，或是謙遜一如陝西鄉下的古樂手，或是中亞的民歌手和來自南美的吹笛手。她像是同村的老鄰居般可近可親，也像是與你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般熟習而自在。這份親和力就是吳蠻的本質，她精神的延長，和她個人的魅力。在很短暫的時間裡，吳蠻可以使對方感到安然自如，連不懂彼此語言的陌生音樂家也能與她相通相連，一起合作創作新曲調；台下的聽眾也並不覺得是在台下聽演奏，倒像是與吳蠻同聚一室並肩而坐，談心說故事。

吳蠻說：[聽眾就是我的客人，我通過音樂與他們交流，我在說故事，觀眾給我迴響，我們彼此需要了解對方。只有在親近無間的氣氛下，我們才能接觸到對方，讓音樂的對話在我們之間流轉。我希望觀眾能感到一些心靈的震動，把它帶回去，長留心裡。]

寫到這兒的時候，吳蠻剛從蘇格蘭的愛丁堡國際音樂節演奏回來。這個世界聞名的藝術節日期為一週，有電影、爵士樂、戲劇、演唱和樂器演奏等各種節目，參會者踴躍赴會，把古堡連綿的皇宮一里路(Royal Mile)擠得水泄不通。吳蠻原本要與三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音樂家合作，其中兩人臨時沒有得到出國簽證，已經安排好的節目必需全部取消。

吳蠻與其他一位維吾爾音樂家賽努拜爾(Sanubar Tursun)在演出前一天緊急地創作新二重奏節目，次日的演出居然極為成功，當藝術節總監人宣

佈這是臨時創編出的節目時，滿場觀眾起初不可置信，隨即歡呼得幾乎沸騰起來。

吳蠻說：[外人會以為這種臨機應變的功夫來自音樂家的素質和經驗，我知道比這些更重要的是音樂家在霎間內彼此建立的信任和共契，以及演出時與觀眾立即達到的共鳴。]

這種能夠與音樂家和聽眾在霎間建立的共鳴和共契就是吳蠻的魅力。

與貝聿銘大師

吳蠻有在一次在巴黎香榭麗舍劇院演出，後台工作人員告訴她有位名人觀眾要見她。吳蠻跑到貴賓室，驚訝地發現聞名世界的建築設計師貝聿銘先生站在那兒。這位當時已有80多歲的老人，風度優雅面容和藹，他笑咪咪地帶著吳儂軟語的口音對吳蠻說：[我是你的粉絲哦！] 並介紹了身旁的另一位法國老人：[這位是盧浮宮博物館長，我們是一起來聽你的音樂會的。]

貝先生非常直接地告訴吳蠻：[你的演奏有種魅力，能讓觀眾的眼睛無法離開你。]

2005年，貝先生花了七年的時間，完成了他在蘇州老家新建的藝術博物館。在竣工開幕式上，他特別邀請了吳蠻作為嘉賓出席。貝先生的私人秘書一手操辦吳蠻所有的安排，包括機票，酒店，接機和參加在當地官方政府的開幕式。隨即第二天，貝先生又舉辦了他的私人宴會，來賓除了一些親戚朋友之外，都是世界級博物館的貴賓和藝術鑒賞專家，紛紛來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巴黎盧浮宮等處。

那天晚上，在蘇州博物館的庭院裡，中秋月亮

吳蠻琵琶行

特別晶瑩渾圓，反映在院子裡的湖心正中；只見吳蠻在眾目睽睽下拿著琵琶一如仙女下凡，輕盈地走到九曲橋亭台上穩穩坐下，一曲古典《夕陽簫鼓》讓在坐的聽者屏住呼吸，沉醉在鼓樓鐘聲，望月東山的詩情畫意之中。

貝先生激動不已，像個小孩似的拉著吳蠻的手。貝太太在一旁悄悄地告訴她：[他很喜歡你！你剛才的演奏對他是最好的開幕禮物！] 吳蠻看著這倆位已達九十歲高齡的老人，如是可親可敬，心裡感動不已，也非常喜愛他們。

吳蠻當然記得，從美國飛到蘇州的那天，貝先生設計事務所的學生林兵先生到飛機來接待，林兵當時就對吳蠻說：[貝先生在設計博物館中間的九曲橋和湖心亭時，就說過你就是他的靈感。這個亭子就是專門為你設計的！] 他又接著說：[他在美國時常跟我們提到你和你的音樂。他一直想像你坐在湖心亭裡彈琵琶的畫面哦！]

坐在蘇州湖心亭月下彈琴的吳蠻，仿佛也進入了貝大師的畫面。

吳蠻就像是他們的女兒一樣，貝先生每次見到吳蠻都喜不自禁。她在紐約開音樂會的時候，總是找機會去看望他們，大家聊天說地聽音樂，一團歡喜。有次，貝先生沒來得及穿上講究的西服外套，貝太太就已經給吳蠻開門讓她進來了，結果貝先生認為自己穿戴不體面，九十幾歲的老先生心裡很是不爽，像孩子似的再三埋怨太太。最後還是吳蠻為他套上了西服，他這才安靜下來。

時光運轉，如今貝太太已經離開人世，貝先生也有一百歲了。老人寂寞，每看到吳蠻總是高興得像是看到久別的親人一樣，嘰嘰咕咕地和吳蠻說著

蘇州話，並且再三感嘆只有當她來到，他才有機會聽到鄉音，說說蘇州話。

2015年在畫家蔡國慶紐約的家中，吳蠻再次為貝先生演奏了古曲《陽春白雪》，把她的愛播在琴弦，把她的祝福彈在手指間，為這位偉人百歲慶生。

貝聿銘大師是吳蠻的粉絲，而他更是吳蠻敬仰愛載的華裔巨人！



與貝聿銘先生在巴黎

第十三篇
無限之音



我的琵琶古今相聯
我的歌唱響徹人寰
穿越文化種族局限
擁抱多彩世界村院

吳蠻搬到加州南部後採取低姿態，專注於家庭生活，把音樂的發展分割在外地。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上古之舞》之後，各地音樂廳爭相邀約，次年2007年拉荷雅音樂協會邀請吳蠻在聖地牙哥演出。消息傳出來，當地人才知道吳蠻已經搬到此地，美國西部各地邀約紛紛而至。

與西部音樂界合作

她開始與聖地牙哥交響樂團合作演出，在指揮家林望傑指揮下成功地演奏了作曲家趙季平大師為吳蠻量身定作的《第二琵琶協奏曲》；參加了拉荷雅夏季音樂會(La Jolla SummerFest)，與主持這音樂會的林昭亮合作，幾次演出，風靡觀眾；她也與加大聖地牙歌分校打擊樂名家席克(Steven Schick)教授合作，參加校內的創作和演出，她也應邀加入一年一度美國具有70年歷史的歐海現代音樂節(Ojai Music Festival)，作為音樂節的特邀獨奏家。

吳蠻是2014-15 兩年加州洛杉磯亨挺頓藝術博物館(Huntington Library)中國館的首位駐館藝術家，她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策劃並推出中日韓三國音樂家的聯合音樂會。在這異國的土地，如奇跡般出現一個優雅的中國傳統庭院，完全是由於當地華僑的慷慨捐獻，中國匠工才能用中國運來的材料，以傳統的方法，花了幾年的工夫建造出來的。庭園裡花木叢生，小橋流水，亭台樓閣，點綴著對聯字畫；這些正是吳蠻最心儀的藝術景象，使她好似回到她杭州的家鄉。吳蠻演出時特別感動，把她對故鄉的思念都表現出來。

在這兒排出的幾場音樂會，聽眾反應極為熱

烈，門票早半年就一搶而空，演出轟動一時。

吳蠻成了南加州的音樂忙人了。

亞利桑那樂器博物館

亞利桑那樂器博物館於2014年十月新近完成，是全美國最大最完備的樂器博物館，也是聞名世界的主要樂器收藏館之一。克諾斯四弦樂團是他們的顧問之一，曾經告訴過這博物館，說是如果有關中國彈撥樂器方面的問題，就要請教吳蠻。

博物館的亞洲部負責人皮爾森(Colin Pierson)來信與吳蠻聯繫，告訴她博物館非常希望有機會可以榮幸地收藏吳蠻的琵琶，專門陳列一個她的展櫃。並想請教中國彈撥樂器的一些詳情；過了不久，又請吳蠻從聖地牙哥飛到亞利桑那州的首府鳳凰城(Phoenix)，親自帶她參觀全館，看估他收集的一些亞洲樂器。

亞利桑那樂器博物館位於城郊，四邊圍著起伏的小山，博物館是個寬敞明亮的平頂現代建築，像是個藏在幽谷的世外桃源。館內有很大的收藏室，收集上千件樂器，參觀的人很多，也有學生在聽專題講座。其中有個廳專門陳列音樂家曾經用過的樂器和樂譜，包括很多過去和現代有名的音樂家和歌手，譬如拉維·香卡(Ravi Shankar)，吉米·亨德里克斯(Jimmy Hendricks)，和貓王普雷斯利，連貓王穿不離身的皮夾克也陳列在那兒。

第二次去的時候，吳蠻作了一個關於琵琶樂器的講座，又應皮爾森的要求，捐獻了一些個人音樂用品，博物館為她製作了一個專門介紹吳蠻音樂生涯的展覽陳列櫃。那兒有她最早用過的琵琶、琴弦和早期用過的綠色琵琶盒子，上面貼滿了很多國家的

貼紙標誌，那些還是吳蠻第一次出國演奏時留下的記念；吳蠻製作的DVD、唱片、用過的樂譜、演奏時的影相、中國人民音樂出版社早年出版的琵琶選輯等等。旁邊的銀幕不斷重複地放演吳蠻演奏時的影片。

吳蠻與2012年去世的印度音樂家拉維·香卡是兩位唯一在此有展覽陳列櫃的亞洲音樂家。恰巧香卡也是吳蠻最崇拜的音樂家之一。能夠與香卡並立來代表東方的音樂，把中國的文化傳統介紹給西方人，吳蠻很是驕傲。

吳蠻與朋友

〈吳蠻與朋友〉這個音樂項目的誕生於2005年。在這過去的十年中，這個音樂系列邀請各國音樂家與吳蠻合作，共同創作多文化多風格的音樂會。吳蠻喜歡探討和思索新的方向，不願音樂受到形式上的羈絆，她認為21世紀的音樂人眼界更開闊，思想更敏銳，對新的事物有更大的容納量。如果這世界是一個鄉村，所有的民族自然都是我們的鄰居；我們必要接觸到我們的鄰居才能對自己有更深的了解。音樂沒有語言的障礙，是人類共同的喜愛，吳蠻希望用音樂去與我們的鄰居相會，聆聽他們的聲音，發掘他們的民謠，像朋友般圍坐一起創制共同的新聲音。琵琶只是用以與人們交流的工具，吳蠻其實是在各文化地域之間的音樂大使。

首集〈吳蠻與朋友〉在2005年展出，當時有四位彈撥樂器演奏家：一位美國班卓琴家來自北卡州代表美洲，一位在印第安納大學任教的烏干達彈撥樂家代表非洲，另一位是紐約的烏克蘭21弦琴家代表歐洲，再加上吳蠻以琵琶代表亞洲。他

們四人為〈吳蠻與朋友〉錄製專輯並開始在美國巡演。音樂會以輕鬆活躍的形式呈現，主題是各大洲的民間音樂，樂器以重奏和獨奏互相對話。吳蠻以琵琶和班卓琴合奏出活潑的美國鄉村音樂，與談諧的烏干達民間曲調作音樂遊戲，並與烏克蘭21弦琴深沉對話。這四位音樂家都有強烈的幽默感，在台上與觀眾隨心所欲地交流，笑聲連連不斷。觀眾一再哄堂大笑，反響熱烈，音樂會完結過後還遲遲不願離開，紛紛擠進來與音樂家見面相會，爭相索取簽名。

維吾爾與中亞音樂

琵琶的祖先來自中亞，讓琵琶與“失散的親戚”見面對話，是吳蠻製作《邊疆---吳蠻和絲路音樂大師》系列作品的主旨。

吳蠻先前推出的幾個項目都是尋找那些鮮為人知的，在中國偏遠地區的傳統音樂。她還訪問了中亞地區，進行了一些由阿迦汗音樂計劃 (Aga Khan Music Initiative) 資助的音樂家項目。吳蠻常常在想：如果琵琶與薩塔爾琴和杜塔爾琴這些中亞的彈撥樂器混合一起會有什麼樣的聲音？如果用琵琶來演奏維吾爾族的古典木卡姆音樂，或是伊犁的傳統民歌，又會是怎樣的風格？吳蠻的想法與阿迦汗音樂計劃產生了共鳴，因為他們的目標正是要重新建立中亞地區的音樂遺產，並體現世界性和現代化的中亞音樂形式。在阿迦汗音樂計劃基金會的邀請和支持下，吳蠻積極尋找來自新疆地區的傑出音樂家，通過學習、排練和錄製唱片，排出了一套傳統歌曲、器樂即興和獨奏的混合演奏，又成為吳蠻與朋友的系列作品。吳蠻與維吾爾音樂大師賽努拜爾、阿布

杜拉、艾薩江等人合作成功順利，琵琶與中亞樂器的合作展現了屬於世界音樂的聲音。從風格上來說，維吾爾的音樂處於中亞腹地與中國漢人的音樂之間。有趣的是，中亞聽眾認為維吾爾音樂是動聽的中國歌曲，而對中國漢人來說，維吾爾音樂充滿了異國情調，偏向中亞色彩。有好幾首維吾爾歌曲已經翻譯成漢文歌曲，它們神秘而迷人，普遍流傳在中國，受到漢人的喜愛。

琵琶自從傳到中國後，已經發展出獨特的音樂語言，中國和中亞音樂有不同的基本音階音律，最顯著的區別是音樂的語調：現代琵琶的聲音往往是明亮而高亢的，尤其是在二十世紀 60--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高昂和明亮的聲音適用於政治的宣傳目的，而失去了琵琶原有的音色特色。在與中亞音樂家合作的項目中，吳蠻特意調整了她的琵琶音色，使其更接近中亞的音樂風格，也就是說更接近了琵琶原來的色調。

臺灣原住民朋友

與臺灣原住民藝術家合作的願望早在20年前已經在吳蠻心裡播下了種子！大約在1993年左右，吳蠻剛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不久，還是個在美國尋夢的年輕學子，一次偶然地聽到由台灣風潮唱片公司發行的《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唱片集，那種古樸而自然的聲音，既陌生又熟悉，將她完全迷住了！這以後她多次去台灣尋找機會去接觸原住民的音樂，可惜當時市面上的音樂文獻和音響資料並不多。

2005年她再次與朋友張璇女士談起她的願望，她如何想要創作一場用琵琶與原住民對話的音樂會。經張璇和朋友們多方的熱心推薦介紹，吳蠻終

吳蠻琵琶行

於得以去山地親自和藝人們交流。她在台東海拔600米的山裡見到一個約20多戶的村莊，裡面住著霧鹿村布農族，村民聽說吳蠻上山來了都紛紛聚集在村中心的大棚子裡，那就是村會和活動的所在處。在那裡，吳蠻聽到布農男子八音多聲部合唱，這是世界之絕，天下無雙的歌聲。當歌聲響起時，不僅是村裡的大人小孩，連狗、貓、雞和鴨也都趕來湊熱鬧，鄉土氣氛極為濃厚有趣。

吳蠻為這八音多聲合唱的氣勢之圓潤和諧感動不已，當即拿出琵琶與他們合奏起來。她喝著村民為她準備的小米酒，吃著野火烤的山地豬肉，深深感受到熱情純樸的民風。

這之後她又到屏東的排灣族去聽泰武村國小學生合唱團如天使般的歌聲。經過音樂老師查馬克的幫助，她從中選出十個小朋友，再加上會傳統口簧琴和鼻笛的女歌手少妮瑤，阿美族的女高音歌唱名家林惠珍，目前任台灣藝術大學教授，也熱情參與。

經一年多的策劃，由台灣藝術界最好的燈光師、音響師及舞台總監組成團隊，在〈2011台北國際藝術節〉的主辦之下推出《吳蠻與台灣原住民朋友》成為（吳蠻與朋友）系列之一。次年這組音樂家在〈香港新視野藝術節〉再度演出，並接著參加藝術節的〈原住民音樂研討會〉。

吳蠻希望通過古典琵琶音樂和台灣原住民朋友的獨特歌聲，讓古老的器樂和歌調相互融合，可以尋找出兩個音樂系別的共同點，並且籍這樣的合作能使琵琶的音樂語言更為豐富。她又同時把台灣和香港的觀眾帶進音樂廳，聽到原住民朋友的声音，了解到台灣的多元文化。很多觀眾反應原住民的音樂是台灣本地的聲音，多年來未曾得到應有的重

視，大多是放在室外活動露一下而已，所幸吳蠻把它發揚開來，登上正式的音樂廳堂與主流觀眾見面，台灣和香港聽眾都表示這是有意義的音樂會。

與拉丁美洲相會

在2014年，吳蠻榮獲聖地牙哥藝術家個人創新獎(The San Diego Foundation's Creative Catalyst Fund -- Individual Artist Fellowship Program)，她又一次推展出新的視野，以溶合東方和拉丁美洲的音樂為目的，與本地墨西哥吉他四重奏(Son de San Diego)合作，策劃出中國與拉丁美洲相會《邊疆 --- 吳蠻和絲路音樂大師》(When China meets Latin America)的〈吳蠻與朋友〉系列項目。吳蠻看到亞裔和西裔雖然同住聖地牙哥一個城，但在文化和音樂的領域並無太多交流，成心以這個項目把兩個族裔通過音樂聯接起來，增加雙方的了解。

琵琶與吉他其實並不陌生，它們都是來自彈撥樂家族。這個音樂節目在當地作出一連串的演出，深入社區民間，其中的高潮是最後一場在卡爾斯本音樂節(Carlsbad Music Festival)的演出。聖地亞哥是聚集了最多拉丁裔和亞裔人口的西南端城市，這音樂節深受墨西哥移民的喜愛，擁擠得座無虛席。吳蠻的琵琶演奏表現出高度的容納性和多元性，琵琶與墨西哥吉他配合得天衣無縫，吳蠻的手指狂熱地在弦上飛舞，她不拘一格，勇於冒險的精神贏得全場的歡呼。

她在台上談笑自如，與其他演奏者瞬間間建立了合契，也與觀眾輕易地交流共鳴；她以即興演奏的方式參入四把大小不同型的吉他，一起演奏墨西哥和中國民謠，帶給觀眾全新的感受。音樂

吳蠻琵琶行

會結束後，熱情的亞裔和墨西哥裔人把吳蠻團團圍住，他們難以相信吳蠻與這四位吉他藝人才只磨合了四次就能如此合作無間，一再表示這場音樂會意義非凡。

吳蠻對於藝術和生命都有強烈的熱情，音樂是其中的一面，是她最敏感的、也是她用以表達心靈的波濤衝激的工具。吳蠻覺得作為一個音樂家不可能對藝術和生命沒有這份強烈的感受。她演奏的，如其說是琵琶的曲調，不如說是對生命的歌頌。藝術是人文中最基本的動力，而音樂是藝術裡最接近人心搏動的原始舞蹈。吳蠻想要與聽眾分享這對於生命的感動，使音樂進入更深入的境界；她熟知音樂是多元的，每個人對於音樂的感受不同，她希望聽眾能從她的音樂帶一些回去，一些心靈的顫動，一些屬於人文的東西。音樂沒有限制，如中國的水墨畫一樣抽象而空靈，遼闊而無邊，有無盡的思想空間。



與台灣原住民
布衣族音樂家



與台灣原住民
排灣族歌手少妮瑤

第十四篇
瞻前顧后

新月倒映西湖
心繫故鄉舊廬
彈破碧雲天穹
千山萬水遠渡



2013五位美國音樂演奏家風雲人物

吳蠻已是位中年音樂家，有了美滿的家庭和將進大學的兒子，她的音樂成就也到了一個高峰，她對自己的音樂生涯有什麼感懷呢？

是中國人也是美國人

在2015年，吳蠻到美國已經整整25年了，生命中恰好一半的日子過在中國，而另一半是過在美國的。吳蠻覺得自己很幸運地生長在中國，而又避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國給予她豐富的歷史文化，音樂學院給予她最堅實的音樂知識和基礎，前輩大師們傳授給她深厚的琵琶傳統根底。她知道自己是個生逢其時的幸運兒，到她完成學業時，西方又對她打開了大門。她也同樣地感到能夠來到美國是無比的幸運，這個自由而開放的多元國家給予她成長的營養和創業的機會，向她顯示了新的音樂境界之可能性。更巧的是，正逢西方音樂家往東方尋求新的聲音之際，在吳蠻身上找到了最好的合作夥伴。

吳蠻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中國的過去仍舊魂縈夢繞，她永遠不會遺忘；可是在美國過了半生之後，她也成了美國人，有了在美國建立的家，一個在美國生長的孩子，和在這兒發展出來的音樂天地。對吳蠻來說，同時作中國人和美國人並沒有衝突，就像傳統和現代可以在音樂中相會，不同的國家和文化也可以在音樂裡相交。她覺得自己就是個跨文化，跨國境，走在藝術前衛的地球人。

吳蠻喜歡往前望，她有寬闊的視野，她勇敢不畏艱難和障礙，前面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很多音樂正等待她去發掘去創作；她抱著琵琶前行，她的音樂會衝破天際，她是屬於世界的音樂家，是不同文化

間的音樂大使，是個有思想和貢獻的現代女人。

吳蠻走過的這條琵琶行漫長而多彩。她早已大步走出了中國琵琶家的地界，她的貢獻也跨越了演奏家的範疇。正如維基百科對吳蠻的記載：

公認的世界首席琵琶大師和領銜的中國音樂大使，葛萊美獎提名的吳蠻已經開闢出一個以作曲家、獨奏家、和教育家聞名的音樂事業。她給予在中國已有兩千年歷史的琵琶樂器在傳統及當代的音樂界一個新的地位。她多次回歸她出生的土地採納傳統的聲音，在她首演幾百首新作品之際，以多媒體藝術來保存和促進中國固有的音樂。她勇於探索的精神，精湛超凡的技藝，與各領域的藝術家合作無間的能力，使她超越文化和音樂的邊界而與廣大的聽眾接觸。

不是琵琶演奏者

有位知名音樂評論家說吳蠻：[是一位不隨波逐流的獨特琵琶家。雖然她是劉德海先生最早期的學生，正值劉的創作期。在中國琵琶界人人演奏劉版本作品的今天，吳蠻卻未必投入，且有自己的藝術人文觀點。]

中年的吳蠻是如何為自己定位的呢？吳蠻說她自己不是個琵琶演奏者，而以音樂文化人自居；她自認是位世界性的音樂大使，一個有思想和貢獻的當代女人。也許這會引起很多人的驚訝，尤其是對國內音樂界來說，因為在國內吳蠻以彈奏琵琶聞名，國人認為她是個技術精湛享譽美國的琵琶演奏家，為什麼她自己不認為是位琵琶演奏者呢？這實在令人困惑。

吳蠻的發展和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沒有前例可循，

國內對她的了解其實非常有限，並不理解一個有創造性的藝術家會不斷地發展和變化，而不是永遠固定在出發點。這中間有很多層意義值得我們去仔細玩味和分析。

首先，我們都知道成功的音樂家必需要有才能，之外還得不斷練習，再加上恆心毅力和熱情；也就是說除了才能之外還要有熱忱，能夠長期全力赴之於音樂。但是有才能和熱情的音樂家也不少，他們努力不懈地獻身音樂，大多數人所能到達的程度還是有限。吳蠻向來一帆風順，機會好像是從天上掉到她頭上來的。

其實，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會碰到一兩次機會，關鍵在於當機會在敲你的門時，你是否預備好了。吳蠻從來沒有歇息地為這可能的機會預備自己，她在求學的過程中堅定而有恆地學習，韜光養晦；她在創造事業中全神貫注，心無二念地晝夜不息，忙碌和艱辛的程度不是外人能想像的。當生活出現困境和僵局，吳蠻定下心來應付，把這些當作對她的挑戰，要從這些學到寶貴的應對方法。她當然也曾經多次挫折和失敗，在懊惱頹喪之餘，她總是重新站起來，試探該如何去面對挫折和改進自己，把不如意的事當作最有意義的生活教訓。她從來沒有停止學習，從不曾停止成長，絕不是坐在那兒等待機會來敲門，而是主動地去尋找時機，創造可能。

然而，以上這些成功的因素仍然拼湊不出這個猜謎的完整畫面。還有最核心的板塊被我們忽視了。

音樂的視野

聽過吳蠻演奏的許多聽眾都說她在台上有一股迷人的魅力，能夠吸引世界各國觀眾的注意力，使

大家聽她用琵琶敘述故事，為她的音樂神情傾倒。筆者與吳蠻22次面談會晤，與她的家人談話，參加過她的演奏音樂會，研究過她的唱片和錄影，詳細閱讀報章雜誌對她的評論和報告，這才意識到其中還有個往往被人忽略的因素：吳蠻能走到今天不僅是上天給予她的才能和熱情，不僅是她自己的努力和她個人的特殊風格，最重要的還是她對音樂的領悟，她獨特的見解，和她在潮流尖端的視野。這些才是推舉中國琵琶到國際舞台的主要動力，是這些使吳蠻能帶領潮流給傳統音樂開闢了一條新途徑，是這些使她從彈琵琶者演進為世界的音樂大使。

視野(vision)是什麼呢？這個詞彙在中國談得不多，好像也沒有很恰當的字眼可以把它的意思能夠直接了當地表達出來。筆者在此試作解釋：視野是種敏銳的直覺，一個沒有羈絆，不循常規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使得當事人能夠意識到創造新途徑的可能性。

用吳蠻的例子來說，當初她從中國來美時，沒什麼個人的行李，卻帶了七件笨重的中國樂器。她那時已經在考慮中國傳統樂器在西方演奏的可行性。到了美國不久，她決定要找一條途徑讓美國人先聽到中國傳統樂器，進而讓琵琶進入美國音樂市場，而立即意識到以琵琶與西方樂器合奏的可能性。她與交響樂團及弦樂重奏團組合，並擴大琵琶的領域而進入爵士樂、美國鄉村音樂和藍調樂隊。克諾斯是個以擁抱多元音樂而享名世界的美國弦樂四重奏團，與吳蠻有共同的視野，所以雙方一拍即合，彼此融洽合作一直到今天，使得雙方的音樂領域都擴大了很多。吳蠻於是創作琵琶新樂曲，以獨奏及合奏的形式在各地演奏。

吳蠻琵琶行

在美國這個自由而開放的多元性國家，吳蠻體會到音樂是無障礙的語言，琵琶可以超越國界普及世界，成為連結絲路眾國和民族的主軸，而與馬友友合創絲路計劃。吳蠻又直覺地意識到東方和西方的音樂可以相會，世界上的人類都是鄰居，她創立吳蠻與朋友，進化成了一個連繫各地音樂和文化的大使。

在今天這個時代的音樂家，除了具有音樂方面的才能和技術之外，必需有一個寬闊的世界觀，敏銳的直覺和無羈的視野，否則不可能意識到創造新天地的可能性。如果一個從事音樂的人沒有這份寬廣的胸襟和可以突破陳舊的視野，音樂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打個例子來說，琵琶只有不到三十首古典曲目，那麼琵琶家即使再有功力，也只是個琵琶演奏家，從事演奏和傳授這近三十首曲目；當然這些職務也有其價值和功用，只是這些人就是樂手，他們的音樂才能被他們的樂器所限，既不可變化也無能超越，既然體會不到創造新音樂和開闢新視野的可能性，也更無法成為世界級的音樂家。

進一步來說，在所有的行業中，這份敏銳的直覺和無羈的視野都是創造新作品和突破陳腐必要的動力，譬如創立蘋果電腦的史迪夫·傑布斯(Steve Jobs)和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研究他們身世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們就是具有這種特質的典型人物。不僅是音樂和電腦科技，從文學、藝術到工程、建築以至於科學、醫藥，所有的行業裡的新天地都來自這份無羈的視野，從想像到實踐一步步創造出來的。

筆者不知道這種視野是怎麼來的，該如何去培養它才可以使其茁壯成長。但是筆者相信只有在開放

和自由的社會它才有機會發展出來；如果環境是閉塞的，制度是大一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會遭到封禁和懲罰的，人們的視野必然有限，創造力也沒有機會得以發揮。

我們的教育界是否該深思自省？

回顧傳統音樂

在領導潮流走在音樂的前線之際，吳蠻從未忘懷她的中國根源，她始終不斷思考什麼是中國傳統音樂？它是從何處來的？要到那裡去尋找它？它將往何處去？她意識到要了解自己過去的根源才能更明澈前方要走的路徑。在這過去十年的音樂旅程中，她留下的足跡都是這些深思熟慮的音樂結晶。她在回顧過往之際，開闢了許多音樂界的新疆土。

吳蠻尋求機會，在各方面籌劃如何有效地表達傳統音樂的現代面貌。在2009年，吳蠻應邀為世界著名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擔任中國音樂節節目委員會成員，並成功地籌劃出兩場中國傳統音樂會，其中包括中國民間的皮影戲、道教和佛教的音樂，西北地區的民間音樂，還有西南地帶侗族的一種無伴奏女聲獨唱大歌。中國音樂節把中國傳統的音樂帶到美國最高的音樂宮殿，獲得巨大成功。這些我們曾經在第十篇吳蠻的音樂創作裡談過。次年，吳蠻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演奏哈瑞森的《琵琶與弦樂隊協奏曲》，以傳統的琵琶與弦樂組合。這個演奏收錄在芝加哥交響樂團的《絲路之聲》唱片中，獲得美國音樂格萊美(GRAMMY)提名為2010年最佳協奏曲獨奏家獎。

同年吳蠻再度與前衛而多元的克諾斯四重奏樂聯合，與享譽國際的亞裔舞台導演陳士爭合作，從構

吳蠻琵琶行

思策劃以至創作及演出多媒體舞台音樂劇《中國之家》，這是一部以音樂演奏與多媒體結合，以介紹中國近代歷史的重量級音樂作品。

2010年，吳蠻應美國國家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和阿迦汗音樂計劃(Aga Khan Music Initiative)之邀約，共同發行了《邊疆---吳蠻和絲路音樂大師》(Borderlands: Music of Asia, Master Musicians from the Silk Route)唱片和DVD。吳蠻與這些來自絲路的音樂大師在北京工作錄音，並到巴黎去演奏。絲路正是琵琶從中亞一路傳來的途徑，至今還有與琵琶相似的樂器和琵琶當年留下的古老音樂記憶；絲路上的音樂家自維吾爾、塔吉克和哈薩克而來，加上住在甘肅西北部的回族人，帶著他們的樂器和他們的民歌，與琵琶合奏出新的聲音。這些音樂家後來還在2012年上海世界音樂節演奏，一時盛況空前，萬人聳動。

最近，吳蠻在2014年創意策劃的唱片《聽見彩虹謠》(Our World in Song) (Daniel Ho Creation and Wind Music)，力邀曾效力於麥當娜和斯丁樂隊，美國流行音樂界的南美洲鼓大腕 Louis Conte，和著名夏威夷音樂製作人及彈撥家 Daniel Ho 共同製作，詠誦世界各地的民歌民謠；這唱片榮獲格萊美獎提名為2014最佳世界音樂專輯，是她的唱片第六次獲格萊美獎提名。

這些都是她回顧傳統音樂而創作出來的新視野。

美國藝術家

2008年的一個春天，吳蠻正在美國東部巡演途中，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為美國藝術家協會的人員，祝賀她被提名為當年藝術家獎的候選

人，要求她把工作資料寄過去。吳蠻沒聽過這協會的名子，對這藝術家獎沒有認識，一下子腦筋還沒轉得過來，只有馬上上網查詢。

原來美國藝術家獎是美國最有名望的大獎，也是藝術界唯一的獎金協助；獎金高達五萬美元，對於大多是在貧困中掙扎的藝術家來說，真是筆天文數目。這獎金並不是發給已經出名的大藝術家，而是專門給具有潛力而還在繼續上升的年輕藝術家，著重他們對於社會的影響和貢獻，他們對於藝術的思維和目標。協會主動在全國內挑選有潛力的藝術家，提名有資格的競爭者，然後鼓勵提名者呈上申請文件，述說個人的經歷，關於藝術的理想和抱負，還有在美國社會的參與和貢獻。

吳蠻開始興奮起來。把需要的質料預備齊全，還附上錄音帶。寄出去後，再沒有去想它，自覺希望不大。

半年以後的一個星期五晚上，難得的全家四口都在家，在油煙四起的廚房裡，吳蠻手腳忙亂地炒菜作晚飯。電話響起，居然是美國藝術家協會的人員向她道賀，說她經過評審委員們一致通過，獲得了藝術家獎。一時全家大樂，那餐飯吃得可真香。

接著吳蠻趕著上路參加絲路樂團演出，隨隊在路上巡演。吳蠻從來喜怒不露，是有名的外冷內熱，所以這個大消息也放在心裡，沒跟人吹噓。最後音樂會結束了，大家都放鬆了；在慶功會的酒席上，吳蠻實在憋不住了，悄悄地告訴馬友友：[馬大哥，我得到了美國藝術家獎。有五萬元獎哦！]

馬友友大叫起來：[真的？真的？]

全場的人看到馬友友這麼激動地叫喊，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都圍集過來。於是馬友友當場宣佈這

事，大家哄動起來，嚷著要吳蠻請客。

吳蠻飛到芝加哥受獎，2008是第三屆美國藝術家獎大會，她和當年選出的全國五十位各行各業的藝術家共享這個殊榮，滿懷激動地發現自己的藝術終於被美國的藝術界肯定了；這些年來，把中國傳統音樂介紹給美國人的努力終於得到藝術界的認可。

得獎人中包括與吳蠻合作多年的老友爵士音樂家杜德基爾(Henry Threadgill)。得獎的人都非常興奮，相對述說這是今年最偉大的禮物，藝術界總是經費不足，作藝術家要賺點錢可真不容易。

在開幕式的表演台上，有人唱歌，有的跳舞，也有人說故事，吳蠻當然彈她的琵琶。表演者的水準不齊，並不能稱為精彩；有些得獎的藝術家默默無聞，衣著舉止看來也很普通。有位建築師專門設計社區圖書館或是社區會所，利用當地廢棄的材料和器材；有位中年女性，身材胖胖的，跳起舞來也不夠專業。原來她得獎是由於她長年投入貧窮社區，專門教弱勢孩子跳舞。

吳蠻是唯一得獎的亞洲裔音樂家，從得獎者中形形色色的社會群族，可以看到美國社會的各大層面，而深深感到美國的特色就是這國家的寬大和包容，能以獎金鼓勵那些為各種不同文化種族獻身的藝術家。

年度演奏家風雲人物

2012年12月一個寒冷的紐約冬日，吳蠻正在與她的經紀布萊克本(Earl Blackburn)開會，商量巡迴演出的計劃。她的宣傳公司負責人康妮突然來電話，說是美國音樂剛宣佈吳蠻得了年度演奏家獎。吳蠻還沒會意到，不經心地回答：「哦！我正在開會，等下

再回你的電話好嗎？]

吳蠻轉身告訴了布萊克本，他驚喜得難以置信地問：[真的嗎？會不會是你聽錯了？]因為美國還有幾個名子相似的中國音樂家，譬如吳涵(Wu-Han)，一位著名的台灣裔鋼琴家，名子與吳蠻只差一個英文字母，音樂界常把這兩位音樂家弄混。

後來證實這消息千真萬確，並沒有弄錯。這是美國音樂界最大的獎，發給一年一度選出來的成就顯赫的音樂家，獎勵他們終身的成就。得這獎的華裔音樂家先後一共不到五人，馬友友和林昭亮都得過這美國音樂年度獎，但是美國音樂還從來沒授獎給外地來的樂器(即非西方樂器)的演奏家。吳蠻還是唯一以傳統中國樂器演奏而得到這個美國音樂界的演奏獎。

吳蠻從康妮那兒拿到得獎的具體情形，得知還要預備資料，相片，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和寫一篇得獎發言稿。她就開始很認真地準備。

12月底，吳蠻還在台灣風潮唱片公司錄音和製作她的琵琶專輯，接著又與台灣原住民一起出現在台北的國際音樂節。她在一月初轉身趕到紐約，參加林肯中心的頒獎大會。

康妮知道吳蠻一向低調，就是大場合也不甚梳妝，就把吳蠻的行程一手包辦，並與專人訂約，按時把吳蠻送到各處去作頭髮，打扮化妝，與媒體見面，忙得不可開交。吳蠻經過專家修飾，美艷出眾；她自己平時不作興這些，感到很不自在。往林肯中心走去參加典禮的時候，所有路過的人均大為驚艷，頻頻回頭向她張望。

康妮和她的助理妮亞笑著說：[你瞧瞧，打扮了一下，就是不同，回頭率這麼高！]

吳蠻琵琶行

出席的全是音樂界有頭有臉的大師，大家濟濟一堂，有說有笑；來自南美的新星洛杉磯交響樂團指揮杜達梅爾(Gustavo Dudamel)也躋身其中，那年他得到了年度音樂家獎。他正青雲直上，響徹雲霄，廣受世界音樂界的注目。

會中，美國音樂的負責人和吳蠻款款交談，他說：[我們注意你已經有些時候了。去年就在商量要把年度演奏獎頒給你的。今年終於作到了。這是給你在音樂上的成就一個響亮的肯定。]

吳蠻的受獎致詞是這麼說的：

當我的公關康妮打電話給我說我已被美國音樂宣佈為2013年的演奏家時，我以為她在開玩笑。我說：[不可能的，這是給演奏西方古典樂器的音樂家的，你確定他們宣佈的不是彈鋼琴的吳涵？而是彈琵琶的吳蠻？]

(當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因為這個名字混淆的事的確不時發生。)

謝謝美國音樂協會給我這個獎勵。謝謝我的經紀人Earl Blackburn, 助理Tania Leung 和 Opus3 Artists。謝謝你康妮，妮亞和修漫公司的員工。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我以作為今年年度演奏家為驕傲。如此被美國音樂界尊崇實在是我的榮幸。

22年前當我第一次到達紐約的JFK機場，我親手帶來了七件中國傳統樂器。我夢想有一天我可以把這些樂器及中國的傳統音樂與美國聽眾們 --- 或者任何喜愛音樂的人分享。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甚或是否有誰會關切我的音樂，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我的夢想。

這個旅程如此令人難以置信，20多年來的日子充滿了興奮和挑戰。我的演奏打開了很多人的眼

睛，使他們察覺到中國音樂特殊的語言和富麗的聲音。而同時美國滋潤著我，使我成為一個音樂家、演奏家和教育家；並且還繼續不斷地給予我創作音樂的無限機會。

有史來第一次我的樂器 --- 琵琶 --- 與西方的交響樂團一起演出。也是第一次，琵琶得以加入中亞的音樂大師，與台灣的原住民一起歌唱。還是第一次我能與作曲格拉斯、哈瑞森和譚盾合作，與克諾斯四重奏和絲路樂團一起演出。美國挑戰著我，讓我唱、演、作曲、拍攝，無畏無懼地把我和我的琵琶推向音樂的極限。我已經為琵琶開發了新的領域，發現了琵琶新的聲音，而用這聲音來分享、保存和吹拂新的生命到音樂裡。

我走了一長條路，但是我不會停止。我將繼續探索新的計劃，新的委託和新的首演。我的夢是把這樂器從傳統角色中帶出來，使她不僅是屬於中國 --- 也是屬於世界的文化，使她成為21世紀音樂大家庭的一份子。

謝謝大家。

這最後的一句話是用中文說的。

作者簡歷

荊棘



本名朱立立，英文名 Lily Chu；湖北省黃岡人，在台灣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畢業於新墨西哥大學心理系，獲實驗心理碩士和教育心理博士。執美國醫技士及諮商心理家執照；在美國蘇比略湖州立大學、新墨西哥州立大學任教25年，並任德州大學及加州大學訪問教授。執行美國“少數民族及婦女研究計劃”三年，曾在在非洲、中美洲發展中國家作過教育發展工作，足跡踏遍世界各大洲。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2016年會長，聖地牙哥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荊棘走上文藝寫作緣於興趣。在大學讀書時因在台灣《現代文學》和《文星》雜誌發表《南瓜》等而受到重視。出國後專心教學，受到台灣爾雅出版家隱地的鼓勵才又重新提筆以中文寫作。說到創作目的，荊棘說是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

她的中文創作以散文和短篇小說為主，也有遊記和地方性的風俗小品，常以荒郊野外一般人不大駐足的地方為主題。著有散文小說集《荊棘裡的南瓜》、《異鄉的微笑》和小說集《蟲與其它》，散文集《金蜘蛛網 非洲蠻荒行》。近年來，她從事健康心理的寫作，出版了《身心健康在於我》，並多年在《華人月刊》發表同名的專欄，為華僑社區服務。她的簡體版《南瓜與荊棘》被中國三聯出版社於2014年發行。

有評論家認為她的創作“善於運用象徵手法，加上觀察

人物心理的敏銳眼光，使作品達到一種哲理的層次。”中年之後，因遠赴非洲地區幫助發展國家，她的作品轉入表現異鄉人的心態；白先勇在他的《鄰居的南瓜》一文中說：“堅韌的生命力來自兩大泉源：其一是她對文學的熱愛，其二是對土地和大自然的一種出於天性的親近。”她的《荊棘裡的南瓜》尤其廣受到好評，還有不少評論家在台灣報刊對其散文集發表過評論。

荊棘自認寫作的內容和格式寬闊無限，她自己出道於英文科班式的科學論文，寫到中文的抒情散文，進而發表健康心理的大眾化作品，還有些是描述發展地域的風土人情，最近又開始發表英文小說，收集在兩本英文短篇小說選集中。這些格式廣闊的寫作，有的枯燥純粹理論化，有的富有感性和思想，也有的充滿諷刺幽默，還有的是為了促進大眾對自己身心健康的主宰；這些都是生命中千貌萬相的一個片面表態。

這本吳蠻前半生傳記的繁體版，記載一位享譽世界，令荊棘感動敬佩的藝術家；經由22次面談，訪問吳蠻的親友，參加吳蠻的音樂廳演奏，研究她的唱片和DVD，以及閱讀有關她的評論和報導，而得到的寫作資料和印象。吳蠻在音樂領域中顯現出來的寬闊無際，對多元文化和人種的擁抱，不斷地突破創作的前限以尋找新境界，這些正巧是荊棘在文學中追求的境界。跨過文學和音樂的界限，她們有知己之感。



作者与吳蠻





彈破碧雲天

吳蠻琵琶行

第一位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的琵琶演奏碩士，也是1989全國傳統樂器競賽琵琶第一名的吳蠻，自1990遷美以來已經是聞名世界的演奏家。她把中國的琵琶介紹給西方世界，把琵琶融入西方交響樂，弦樂四重奏和室內樂，並與世界各地民間音樂和各種藝術形式結合。吳蠻在2010年榮獲《美國藝術家獎》，又在2013榮登《美國音樂》年度演奏家，這是美國音樂界最高榮譽，是近百年來首次給予傳統音樂家的榮耀，也是音樂界對吳蠻終身成就一個正式的認可。《美國音樂》如是說：[吳蠻是一位當代器樂演奏家的典範。更重要的是，她的工作是西方古典音樂大步進化過程當中的一部分。]